

中國俗文學研究

阿英著

中國聯合出版公司印行

中國俗文學研究目次

玉堂春故事的演變·····	一
關於杜十娘沈箱故事·····	三〇
馬如飛的珍珠塔及其它·····	三三
太平天國的小說·····	四九
庚子聯軍戰役中的老殘遊記作者劉鐵雲·····	五二
關於老殘遊記二題·····	五九
中國現在記的發現·····	六三
重刊庚子國變彈詞敘·····	六九
吳趸人的小說論·····	八一
彈詞小話引·····	八四
關於石玉崑·····	九〇
刺虎子弟書兩種·····	九四

浙東訪小說記	九八
蘇常買書記	一〇六
小說人物考略	一〇九
濰亭聽書記	一二〇
彈詞論體	一二三
孽海花雜話	一二五
紅樓夢書話	一三一
關於清禁淫詞小說	一三九
彈詞書日記事	一四五
小說新譚	
一 白狐裘	一四八
二 滴水珠	一五〇
三 欽命江南	一五二
四 雕龍寶扇	一五四

五	女舉人傳	一五六
六	雅觀樓	一五九
七	西湖小史	一六一
八	花鳥爭奇	一六四
九	畫圖緣	一六七
十	西遊真詮圖	一七一
十一	女界文明燈	一七三
十二	法國女英雄彈詞	一七五
	史叔考佚著櫻桃記	一七八
	關於秋瑾的戲曲	一八二
	琵琶行的戲文	一九〇
	清末的時調	一九三
	滿江紅雜曲	一九八
	黃花崗紀事	二〇一

明人筆記小話(附錄)

一	喃喃錄·····	二〇四
二	枕中祕·····	二〇八
三	山林經濟籍·····	二一二
四	珊瑚林·····	二一八
五	讀書志·····	二二一
六	戲瑕·····	二二四
七	閒情小品·····	二二七
八	煙霞小說·····	二三一
九	古今譚概·····	二三五
十	雪濤小書·····	二四一

中國俗文學研究

玉堂春故事的演變

一般考證玉堂春故事的人，大都把玉堂春與蘇盼奴和她的妹妹小小事混爲一談，說院本玉堂春的故事，是以蘇氏姊妹事爲藍本。蔣瑞藻作小說考證，曾引花朝生筆記說明這部戲的本事道：

今劇有女起解（後本名三堂會審）亦名玉堂春。演名妓蘇三（一名玉堂春）與王金龍狎，有白首約矣。會王金盡，不爲鴛母所容，蘇三出纏頭助之，使入京應試。旋撥魏科，巡按山西。蘇自與王別，卽爲富民沈某者，置之筵室。未幾沈以事爲婦所醜，縣令周內，坐蘇預其謀，流太原府。時金龍方下車，力爲斡旋得脫，踐前約焉。

這是院本玉堂春的本事。與明郎仁寶七修類稿所說蘇小小姊妹事，頗有可符合的地方。據類稿所載，蘇小小是錢塘的名妓，很美麗，能詩詞。姊姊叫做盼奴，與太學生趙不敏愛。二年的光景，趙弄得很窮，盼奴接濟他，使他用功讀書，始得高中。得官，授襄陽司戶。盼奴這時還沒有落籍，不能同去。趙在那裏做了三年官，便

得了病。快死的時候，把餘貲一半給自己的弟弟院判，一半要他送給盼奴，並說盼奴的妹妹小小，如可以謀致到，是一個很好的配耦。院判到了錢塘，有宗人正做杭倅，託此人去找盼奴，而盼奴已先一日過了世。其妹小小也因於潛官絹事被繫在獄。倅召小小來，問她：「你誘取商人於潛官絹百疋，打算怎樣償還？」小小說：「這是亡姊盼奴的事，請你幫忙。我和亡姊，將都會感激你。」倅又問：「你認識襄陽趙司戶麼？」小小告訴他盼奴和司戶的過往關係。倅便告訴她司戶已死，並把信和東西轉給她，又院判寄小小的一詩：「昔時名妓鎮東吳，不戀黃金祇好書。試問錢塘蘇小小，風流還似大蘇無？」倅娶小小作和，小小和云：「君往襄陽妾往吳，無情人寄有情書。當年若也來相訪，還有於潛絹事無？」於是小小與院判結了婚。

花朝生以爲蘇三事卽以此爲藍本，以之寫入筆記，作爲考證。但對將盼奴姊妹名易爲玉堂春、蘇三，認爲不可解。嗣後雖然有考者，大都襲此。錢靜方作小說叢考，所說也是一樣，不同者，只是在類稿外，又加上了梁紹壬蘇小小考。予按花朝生之附會，以類稿所說蘇氏姊妹事觀之，自有其可能之處。實則院本所演玉堂春，並非以此爲本，而是實有其事，也實有其人。蓋關於此事之檔案，張文襄公撫晉時曾經調閱過，現猶存於山西洪洞縣也。

去年（一九三五）歲暮，時報上曾登一新聞，說玉堂春中王公子的父親墳遭盜掘，金龍的墳無恙。今年紅軍退出洪洞縣後，晶報上亦有一條通信說明關於玉堂春的檔案無恙。不過幾個月前，會到山西衛聚

賢先生，據他說，此檔案在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前確是存在，十九年後，已被當時的縣長私自帶走了。他在那里時，想看也不會看到。兩說完全相反，不知道晶報的紀載是否有誤？不過現在散佚了沒有，儘可以不必問，至少藉此可以知道玉堂春事，決非以蘇小小姊妹事爲藍本，是毫無疑義的。最近兩天在某日報副刊上，載有無名氏的王金龍的身世考（四月二十八—九），是更進一步的在玉堂春故事外，說明了王金龍與蘇三兩個人物的真實存在：

……原來玉三公子並不是南京人，而是河南永城縣的「王樓」人。因爲他的父親作南京的吏部天官，所以就姑且說他是南京人了。（明朝陪都也有各部尙書衙門和一切職官）……

在永城縣西的十里以內，有一座「王林」就是王氏的先塋。王林的林門枕着汴水的隋堤，而墓穴還遠在正北的十里以外的確，這王林的氣魄是很偉大的，殘存的石人石馬，現在已經大半沉在土裏，林門的神道之上，還有一堵高大的華表，上邊寫的是：

萬 歷 四 十 七 年

王 氏 先 塋 神 道 碑

孫 男 王 三 德 益 善 敬 立

這王三善當然就是王三公子，在縣志上還有他的家傳和本傳，明史上的王忠勇公也就是他。據永城縣的父老傳說，他的小名叫王金龍……他在後來晉京應試，舉人考場是在南京，就在這裏結識了玉堂春。因此因頓流落，直到闕王廟贈金，連捷成狀元，和蘇三從良，被誣殺夫，都和戲文上的演出，大體相符。

不知隔了多少年，王三公子才外放山西的八府巡按，這時的蘇三大概也老了。三公子的舊情雖是難忘，但是南北睽遠，環境變遷，彼此的間訊，大約是不可能的，直到他看見奏請秋決的冊子，才知道蘇三已經犯下彌天大罪。這一急非同小可，馬上飛籤火票，行文到臨澗縣去提案重審……冒着絕大的嫌疑，把蘇三的彌天大恨昭雪了……惟司理果然因挾嫌把他稟參了，三公子只得落職回家去爲民……

……玉堂春在回到永城的王樓以後，不久就仙逝了。這對於三公子也無異宣佈了死刑。蘇三的墳並不在玉林。大概因爲妾的身份，不能和正妻相提並論，而三公子又因深情摯愛，不忍教她受無謂的委曲，所以單獨把她埋在祖塋的旁邊……一堵碑碣，上邊有這樣一行字：「亡姬蘇氏之墓」……

……不知受了什麼人的推薦，復又起用他去征苗……他趁著連戰皆捷，屢屢的深入窮追，被苗人誘到山窮水盡的地方，把頭割去了。

皇帝眷念他死於王事，功在國家，所以賜諡忠勇，御賜祭葬，並且賞給他金頭銀頭各一顆。當他出殯的時候，他的姑娘哭喊着說：「金頭銀頭，趕不上爹的肉頭！」現在民間還傳誦着這幾句口號……

永城縣原有五個城門，因爲三公子有御賜的金銀頭，不得不佈下疑棺和疑塚。據說，三公子的棺共有五口，五門同時出棺，埋在如今的王林。現在逢人家有大殯，一般人常用妬忌的口吻說：「無論怎闊，總不能五門出棺！」

這是玉堂春本事考的最可靠的一篇，從事實上說明了男主人公的歷史。有明史，有縣志，都可以作證。我很想從洪洞縣志裏找一點關於蘇三的材料，來做對女主人公事件的補充，那知費盡力量，借得乾隆洪洞縣志稿本，竟什麼也沒有得着。王金龍本事考的作者不知爲誰，但就考證文字觀之，卽不是永城縣人，也是與那地方極有關係的。所以我把不必要的王金龍幼年生活的傳說，和與史實無關的部分刪却，全部錄存於此。萬一將來有機會能見到洪洞縣的檔案全文，我想蘇三的材料定會有很多的新發現。因爲在正史、家傳裏，對於這樣的人物，這一類事件，總是諱莫如深，絕對不提，在王金龍而外，是找不到蘇三的。

關於王金龍，考證裏說他是河南永城縣人，這就在關於玉堂春的說部裏，也可找到證明。警世通言第二十三卷玉堂春落難逢夫篇，王公子被逐遇劫後，他和鄉民的對話，就說自己是河南人。而乾隆本玉堂春全傳，王金龍上場自白，也祇說「祖居南京」。可見南京之說，卽在說部裏，也未能一致。其次，與蘇三關係的經過，據無名氏的意見，是和院本相同，這當然是根據傳說而來。傳說大概也是依據小說院本，不十分可靠。至少在若干部分，是經過極度的想像與誇張的。這一部分現在無法證明，祇有洪洞檔案全文發現後，可以得到最後的結論。從這一篇考證裏，能以作爲定論的，只是王金龍曾爲眷念玉堂春而困頓，玉堂春在經濟

上曾予以援助，後來玉堂春入獄，因王金龍的斡旋得脫，玉堂春終於嫁了王金龍而已。不過結論雖如此的作過，但仍須辨明的事實，就是萬歷刊本全像海剛峯居官公案傳（據郁文堂本）卷一裏，也有關於玉堂春的記載，那是卷一第二十九回公案姁奸成獄：

南京聚寶門外，有一王舜卿，父爲顯宦，致政歸。生留都下，與妓玉堂春日久情深，不忍相捨。乃所攜之銀漸消，還只戀妓。後囊罄，然妓待如故。但鴉日憎，生不得已出院。流落都下，寓一城隍廟中廊下。有賣菓者見之曰：「公子適在此耶？」玉堂春爲公子誓不接客，命我訪公子所在，今幸毋他往。」乃走報玉堂春。妓誑其母，往廟酬香，見生抱泣曰：「君名家公子，一旦至此，妾罪何言！然胡不歸？」生曰：「路遙費多，欲歸不得！」妓與之金曰：「以此置衣服，再至我家，當徐區畫。」生盛服飾僕從復往，鴉大喜，相待有加，設宴。夜闌，生席捲所有而歸。鴉知之，撻妓幾死，因剪髮跣足，斥爲庖婢。未幾有一浙江客，蘭谿人，姓彭，名應科，聞妓名求見，知前事，愈賢之，以百金爲贖身。踰年，髮長，顏色如舊，擬歸爲妾。初商婦皮氏，以夫出，鄰有監生，泥姪與通，及夫娶，皮氏妬之，夜飲，置口口口，妓疑未飲，夫代飲之，遂死。監生欲娶皮氏，乃咬皮氏告官，云妓毒殺夫。妓曰：「酒爲皮氏置。」皮氏曰：「夫始給妓爲正室，不甘爲次，故殺夫，冀改嫁。」妓遂成獄。生歸，父怒斥之，遂矢志讀書，登甲後，擢御史，按山西。時公已轉江浙運使，生以之告公，可爲生根究此，公諾之。口至浙詢之，乃知妓成獄已久。一日，按院錄囚犯，解妓往審，值公轎至，妓卽扳公轎曰：「老爺神識，小婦冤於囹圄，乞爺爺救之！」公沉思曰：「舜卿曾託究此，妓下落，今日可救之，以脫其罪，日後可好與舜卿相見。」乃卽帶歸衙審，令隸去逮劉姪，胡監生等至，不伏。乃潛匿一卒於庭下櫃中。監生皮氏與

嫗俱受刑於櫃中（疑外）。公僞退，吏胥散，嫗老年不堪刑，私謂皮曰：「爾殺人累我，我止得監生銀五兩，布二匹，安能爲此挨刑？」二人曰：「老嫗娘，再奈煩一刻不招，我罪得脫，當重報老娘。」櫃中卒聞此言，大叫曰：「三人已盡招矣！」公出，卒回（疑面）證，俱伏。公令人僞爲妓兄，領回籍，後與舜卿爲側室。妓冤得白，公作文書申詳察院，願大巡見之，大爲明識，抑稱之。

〔告謀死親夫〕告狀婦皮氏，告爲號究夫命事。藥妾周氏，不甘爲小，苦要夫嫁伊身。夫堅不從，豈藥置藥毒死。少年冤斃，聞者傷心。夫係無辜遭毒，情慘蔽天。恩愛相殘，五倫滅絕。叩天法究，感恩上告。

〔訴〕訴狀人周氏，訴爲冤誣陷害事。初身嫁彭應科爲妾，謹守閨訓。皮氏每懷妬嫉，置藥欲殺妾命。豈夫誤飲遭傷，殊仇反捏架言，欲嫁毒殺。不思酒由爾置，死夫一命不足，又欲害身以死，情實可憐。哀訴天台作主，劈冤上訴。

〔海公判〕審得皮氏以夫久外不歸，乃與胡才成姦。應科娶周氏而歸，伊見執妬，置藥毒之者實矣。豈周疑不飲，乃飲之，而中毒死，何尤反陷周之不甘爲妾，殺科將以再事他人惡毒之心，胡甚之耶？然伊雖惡毒不盡，亦無此能陳告，必胡才之奸計也。皮氏大辟抵命，胡才合應擬戍矣。

這是本回公案的全文。傅惜華作玉堂春劇本考，曾經引用。惟卷一作卷二，不知是否誤記。本文中也有「二字差異處，想係因原本漫漶而改。其人物名稱，與今玉堂春頗有差異。傅先生曾記疑云：『書中謂海忠介公識此案，在轉任浙江任使時。考之明史海瑞傳，及是書附載之小傳，公數歷中外，實未嘗一蒞浙省。又按

江寧府志，明季嘉隆兩朝前後，亦實無由甲科出身，擢授山西巡按之玉姓其人。則此案個中隱微，似又有於迴護之中，更有所託者也。」

按傅先生的疑問是很對的，而卽此也可反證永城說的可靠與有據。此書書前有萬曆丙午晉人義齊李春芳所作序，其間有幾句話極是重要：「決獄在明，口碑載道，人莫不喜譚之。時有好事者，以耳目所覩記，卽其歷官所案，爲之傳其顛末。余偶過金陵，盧舟生爲予道其事若此。欲付之梓，而乞言於予，予亦建言得罪者，忽有感於中，因喜爲之序。」

從這序文裏，很可以看到幾件事。最主要的是「耳目所覩記」五字，可以證明此公案所述，一部分得自傳聞，不盡確切可靠。海瑞在當時有明朝的包公之目，安知不會有許多，把無關於他的奇獄，輾轉相傳，附會到他身上去，用他作爲一個判冤獄箭垛人物？故此案並非海公所辦，加以傅先生之證是極可能的。第二，我很懷疑盧舟生卽是李春芳的化名，觀序尾幾句話，頗有言外之感，似有可能。且李春芳是晉人，把當時本鄉發生的事託之於嘉隆藉以迴避，也是很普通的事實。所以此公案的存在，其最大的價值，在更有力的使我們知道玉堂春的事情，並非附會盼奴姊妹事，而在當時實有此一重公案。至於冤訴中玉堂春自稱爲周氏，既非抄錄公案，當是李氏杜撰，也未可知。

是以根據各方面的事實去看，既有明史、縣志、碑碣等實物作證，仍不得不以無名氏的考證最爲可靠。

還有一種傳說，說今隴海路鄒州有明刑部侍郎王斌墓，王斌即王金龍，那是毫無根據的。大概是由地域的隣近，和姓氏的相同，遂附會而成。到這裏，我們可以更進一步的斷定玉堂春故事的發生，大概是在萬曆初年，地域是在南京山西兩處，男女主人公都是實有其人。這事發生以後，就傳遍了遐邇，有人把他演成小說，也有人把他附會成海瑞的公案。

二

最早的關於玉堂春的小說，現在還能找到全文的，是「尼州」本四十卷的警世通言第二十三卷，即是玉堂春落難逢夫篇。從這一篇標題下附註的一行：「與舊刻王公子奮志記不同，」可以知道還有更早的一本，題作王公子奮志記。這二種都可說是當時的時事寫實小說。從落難逢夫在字數倍於通言其他各篇，和通言是平話的編輯本，以及附註「舊刻」字樣的三點上，很可以證明落難逢夫與奮志記，最初是兩個單行的本子，同是取材於王金龍與蘇三的結合經歷，而內容情節有不少的差異。可惜王公子奮志記已經散佚，很難以再得到。可是若果我的假定沒有錯誤，奮志記的內容，是依然能够把握到的。因為玉堂春的故事，從明萬曆到現在，幾百年來，其發展始終是有兩條線，如下表：

海剛峯先生居官公案傳(公案)

王公子喬志記(小說)——真本玉堂春全傳(彈詞)——重編官話玉堂春全傳(七字唱)——玉堂春
 (連環圖畫)
 玉堂春落難逢夫(小說)——新刻繡像玉堂春(鼓詞)——破鏡圓(傳奇)——玉堂春院本(京戲)——
玉堂春(大鼓書)——全本玉堂春(蹦蹦戲)——玉堂春(文明戲)——玉堂春(電影)

也就是說，到現在為止。玉堂春的故事，是存在着兩種：一種是喬志記，一種是落難逢夫。後一種因京戲傳播的關係，幾成爲盡人皆知。前一種只有七字唱本在稍延一脈。在落難逢夫的一條線裏，從明代的小說，到最近的蹦蹦戲，其間也有若千的變易。如從彈詞、鼓詞、到院本，其不同處是很多的，但是很合理。爲便利敘述起見，這裏先把兩線各主要本子人名的異同，排成如次的一張表：

玉堂春故事人物名稱異同表

居官公案傳	警世通言	乾隆本彈詞	共和書局本	七字唱本	傳奇 京戲	大鼓書	人物關係
玉堂春 (周氏)	玉堂春	玉堂春	玉堂春	玉堂春	玉堂春	玉堂春	卽蘇三
王舜卿	王景隆 (順卿)	王鼎 (順卿)	王景隆 (舜卿)	王金隆	王景隆	王景隆	卽王三公子
	王瓊 (思竹)	王炳	王瓊 (思竹)	王炳			王金龍父
彭廣科	沈洪	方爭	沈彥明 (洪)	王得美	沈洪		山西客人公案 傳作浙江商人
	金哥 王銀匠	段四 (仲華)	金哥	王仲華	金哥	金媽媽	小販
皮氏	皮氏	蔣氏	皮氏	皮氏	皮氏	皮氏	沈洪妻

胡才	趙昂	楊宏圖	趙昂	趙昂		黃武舉	皮氏奸夫
王定	王鳳	王定	王鳳			金龍僕	
翠香	雪李梅	萃姐	雪李梅		翠湖	玉堂春盟姊	
翠紅	唐一仙		唐一仙		翠寶	玉堂春盟姊	
蘇淮 一秤金				李清		鴉兒鴉母	
	屠隆						

從兩種不同的故事存在上，我假定乾隆刻的真本玉堂春全傳彈詞二十四卷，是據明王子齋志記所改編，而奮志記的內容，也是因乾隆本的獲得，使我們能以得知其大體。但內容是和落難逢夫迥然不同。故事的開場，是王瓊已經歸隱很久，家境漸漸的不寬裕起來，便叫第三的兒子王景隆，偕僕王定去京，向老友屠隆索欠。景隆這時已與丁鞋巷妓女唐一仙戀。臨行走辭，一仙託景隆到京，代候其盟妹玉堂春，和雪李梅，並力讚玉堂春的美豔。所以景隆到屠隆處索得欠款，就帶了一仙的信去訪玉堂春。兩人一見傾心，馬上移住院內，大肆揮霍。因放蕩至於窮困，時出入於鴉兒家的段四，也受了他的厚賜，得到資本來成家立業。王定屢諫不聽，回家又怕遭王瓊的怒，就偷了五百金，私自逃掉。景隆得知，毫不為意，一笑置之。

這時，有山西客人方爭，性極豪爽，慕玉堂春名，前來求見。因為景隆在鴉兒拒絕了他，方爭於是闖席與

景隆接談之下，竟一見如故，兩人結爲兄弟，甚是親密。會權臣嚴世藩亦來，恃官勢逼玉堂春出見。觸方爭怒，指揮從人把他痛打一頓，連轎子也給毀了。景隆恐怕世藩要用官勢來報復，勸方爭回到山西去，暫行躲避些時。後來就是公子金盡，鴛兒板面孔，玉堂春乞求鴛母騙景隆出去看會，玉堂春知是計，不要他去，他不以爲然。果然回來的時候，雙門已緊閉了。哀求了很久，鴛兒才允許他在門縫裏和玉堂春告了別。

景隆獨自茫茫無所之的在街坊上走，看見路旁有一個澡堂，身邊也還有點錢，便進去洗一把澡。那知臨下浴的時候，忘却鎖衣箱，到洗好出來，櫃裏已被換上一套破爛的舊衣，自己的衣服和錢，不知給誰掉穿走了。澡堂當然不負責任。景隆自覺已到絕境，便去投河自殺，爲一過路的道士所救，給了他一套道服，一點錢。他沒有辦法，想起在院時曾跟玉堂春學過一些戲，便買了一把胡琴，在街坊上賣唱度日。

一天，段四去玉堂春那裏看三公子，知道了被逐的事。這時玉堂春已因不肯接客，開始受鴛兒虐待。玉堂春託段四訪問景隆消息。段四跑了幾天，才在他賣唱時把他找到。段四感他的恩，把他帶到自己的家裏居住，一面報知玉堂春。兩人設計到關王廟燒香，實則是到段四家相會。玉堂春留給景隆三百兩銀子，叫他再去逛一次院。於是景隆買衣雇馬，用石子裝箱，找僕從，再聲勢浩蕩的到玉堂春家。抬進的箱子一共是十二隻，到了夜半，玉堂春把自己值錢的東西裝了六隻箱，把六箱石子換到自己箱子裏。第二天，景隆將鴛兒喚來，說明自己到別處有事，一月就來。付了一些錢，留存六隻箱子，招呼不許玉堂春接客，便出了院，回到段

四家，偕同段四返里。遵照玉堂春的約，回家添湊款項，前來替她贖身。

那知一到家裏，就遭了父親的毒打，疑心他已入盜夥，六箱銀器布匹全是劫來的東西。經母親等的哀求，總算沒有把他送官，祇鎖在書房裏讀書。段四自然不能見容，祇得回去。走到山東，在旅店內竟一病數月。等到回京，玉堂春早已給方爭贖身去了。原來王景隆臨行，本是約定一月即回的，到期不來，鴛母已有閒話，勉強待到八十日頭上，鴛兒忍無可忍，便把景隆留下的箱子打開，便知全是石頭。又把玉堂春的打開，一樣是石頭。鴛兒怒極，將她毒打。她仍舊不接客。鴛兒便廢她為燒茶的使女，由她的妹妹雪李梅冒名玉堂春應客。方爭恰在這時重來，向雪李梅訊得究竟，於茶爐間覓得蓬頭垢面之玉堂春，大為忿怒。呼鴛兒來，問玉堂春身價，把她贖出，告訴玉堂春，景隆決非負義之人，定是家中發生事故。他願意把她送到景隆家去。

最初，玉堂春對方爭的如此仗義，也頗有一些懷疑，後經再三說明，才加信任，才跟他下船。到了景隆家，方爭先上岸去找，景隆的父親，看方爭魁梧奇偉，疑心是盜黨，回答說：「三兒在京，一直沒有回來。」方爭回船告訴玉堂春。她大不高興，以為方爭騙她，是方自己在弄玄虛，想得到她。方爭急得對天發誓，又以一路上對她的態度為證，勸她先到山西他家裏暫住，待他慢慢地訪問景隆。玉堂春這才跟他回到了山西。皮氏大娘與奸夫楊宏圖見方爭回來，遂設計謀害方爭。端午這一天，吃酒的時候，輪到玉堂春向方爭敬酒，女侍按照大娘的佈置，把有毒的一盞給她，結果是方爭死了。洪洞縣得賄，玉堂春下獄。幸遇獄卒就是那私逃的

王定，玉堂春因而得到較好的待遇。不過洪洞縣雖因得賄把玉堂春判罪，太原府的刑廳喬季先，却很懷疑這個案子，預備提去重審。就在工作準備中，他的父親死了，丁了憂回去，玉堂春的案子遂陷於無可挽回的地步。季先回到京，有一天夜晚，正從路上回家，碰着一個私逃的女子，季先把她救了回去。問她叫什麼名字，她說：玉堂春。季先很奇怪，告訴她玉堂春在山西受苦，那裏會再來一個，然後才知道這玉堂春實在是雪李梅。原來那嚴世藩自遭方爭一打，懷恨在心，這一天動了復仇之念，又跑到一種金家去。他沒有見過真玉堂春，便以為雪李梅就是她。馬上替她贖身，抬了回家。雪李梅早已與玉堂春同樣的許身景隆，便加以拒絕。世藩怒，將她痛打正在這時，朝命喚他去，他只得把雪李梅交給一個寵妾看管，自己前去上朝。雪李梅的自白，感動了那個女人，便私自把她放走，預備自己挺身受過。雪李梅遇到了喬季先，就在逃出的時候。於是季先把她留在家裏，和母親住着。這邊世藩回來，知道雪李梅已經逃走，大大的責備他的妾，並領人到勾欄裏一打，一秤金看看房子已毀，也就歇業回到山西老家去。

這裏可以回頭說到王三公子王景隆，被鎖在書房裏讀書，直到開考的時候，便向父親要求去應試，父親怕他出去，又做不正當的事，毫無挽回的加以拒絕。母親親戚全無辦法，還是他的妹妹想出一個法子，用水揭了父親的門封，自己跑進去身代，讓景隆偷偷地出去。父親始終沒有知道，祇曉得裏面每餐照常有人接飯去吃。母親知道，當然不說。直到景隆中了，報條報到家裏，他才奇怪起來，但還有些不信。自己跑去揭封

開鎖，放出女兒，才恍然大悟。可是因爲兒子中了，當然也就沒有什麼話。景隆回家照例有一番懺悔的話。過了幾天，便仍舊帶了那幾隻箱子到京去應試。一到那裏，會到段四，才知道玉堂春已爲方爭贖身去。但不知道方爭是替自己所贖。可是考試期迫，雖想去山西，事實上也不得不放下念頭，預備中了再說。他仍舊住在段四家裏，一直到中了狀元。

從玉堂春的供詞和雪李梅的訴說中，喬季先早已認識了玉景隆，看到考冊，知道他中了狀元，便特來訪問，用話試探。景隆很坦白的說自己就是三公子。季先便先把玉堂春在山西受苦，雪李梅爲他所救的事說明。景隆很感激他，兩人成了密友，一面又爲玉堂春焦急。幸而這一日，景隆竟點了山西按察使。快到洪洞的時候，他下船前去私訪。充作賣卜的人跑到方家，探得了究竟。馬上便去接事，發提玉堂春一案重審。三堂會審的事，在這裏是沒有的。起初，皮氏等當然否認，就是到後來說明自己就是那賣卜的，她們也還不肯招供。景隆無法只得另找線索。他發現了皮氏的婢女有孕，據此追問，使女無可奈何，才說明孩子是楊宏圖的。這樣一步一步的緊逼，纔把皮氏與楊宏圖定計，自己換酒嫁禍玉堂春的事，原原本本的招了。皮氏等自然不能再有異說，受了極刑。玉堂春回方家與方氏二娘同居，王定受景隆命前來照料，她才知道審她的巡按，就是王景隆。

接着是王景隆到方家致祭。歸途中，經過一典當，門前有許多人在鬪鬧。叫差役去問，說這典當不規矩，

常常竊取當貨中的一部分東西。景隆叫帶衙審問。那知這主人竟是一秤金夫婦，受了重罰。後來是玉堂春由王定護送到唐一仙那裏暫住，喬季先也把雪李梅送去了。王景隆仍在那裏做官，把自己的妹妹許給了喬季先。直到任滿回京，才請假回家完姻，三姊妹都做了他的偏房，另外又娶了一個妻子。這時嚴世藩勢已敗，全家瓦解，有恩於雪李梅的那個妾，流落為丐，無意的乞討到她們這裏，被收留了。王景隆成婚半年，便舉家往京，把妹妹嫁給了季先。

就我的假定，這故事就是奮志記的內容。情節很複雜，出現的人物也很多。是在玉堂春的一條線之外，又有唐一仙一條線，雪李梅的一條線，四姊妹的一條線。最奇怪的是沈延林這個人物，在這裏竟是一個豪爽的俠客，而不是一個「丑」。性格是極可愛的。不知如何，到了後來的本子裏，竟成了給人印象最壞的市儈人物。從小說方面講，這故事是優於玉堂春落難逢夫。世界文庫第八期已載落難逢夫全文，是京戲玉堂春所依據的本子。其不同於奮志記的，是把情節單純化了，祇留下了玉堂春的一條線。便這一條線也有若干的改變，其相異處，約略如下表：

	王公子奮志記	玉堂春落難逢夫
(1)	家中衰落後被命入京討帳。	全家返里，王公子留京討帳。
(2)	王定竊銀逃到山西做禁卒。	和 <u>景隆</u> 說好先回家去。

(3)	<p>鵝兒騙景隆出去看會。閉門不納。景隆洗澡失衣銀。自殺遇道人搭救。因會學得錢齣戲，便沿街賣唱度日。</p>	<p>景隆被逐，係鵝兒騙他和玉堂春到姑娘家送生日禮。中途叫三公子回來鎖門，把玉堂春弄到鄉間住一月。公子遇盜，衣物盡失，去敲榔度日。</p>
(4)	<p>段四受玉堂春之託，在他賣唱時找他，引回家住，通知玉堂春。玉堂春借燒香爲名，到段四家會晤，贈銀。</p>	<p>爲王銀匠遇見，引其返家居住，不爲其妻所容，至廟許願，遇到賣瓜子的金哥。玉堂春在關王廟會金龍，贈銀。</p>
(5)	<p>王景隆以空箱換得寶箱歸去。八十日不回，鵝兒發覺真相，毒打玉堂春，廢爲燒茶女子。</p>	<p>王景隆夜間攜玉堂春所贈物行。次晨玉堂春以謀害罪嚇鵝兒，逼寫伏辯，給鵝兒以完全自由，自己住在東樓。</p>
(6)	<p>方爭爲三公子盟兄，見玉堂春被虐待，爲之贖出，送往景隆家。景隆不在，攜回山西暫住，旋即爲皮氏用酒毒死。</p>	<p>沈廷林嫖院，見玉堂春貌美，請他妓設法，遭玉堂春毒罵。謀於鵝，許以重金，借燒香爲由，把她送到廷林船上。玉堂春以死拒得免污。到家卽爲皮氏用麵所害。</p>
(7)	<p>嚴世藩因雪李梅，怒打妓院。</p>	<p>王景隆聞鵝騙嫁玉堂春，怒打妓院。</p>
(8)	<p>景隆得中，卽點山西按察使。</p>	<p>景隆得中，先到眞定做官一年。</p>
(9)	<p>到方爭家賣卜私訪。</p>	<p>在茶坊私訪得情。</p>
(10)	<p>破案關鍵，因於使女之孕，由此逐步追詢得實情。</p>	<p>用櫃一，中藏書記，退匪後，聽皮氏等互相埋怨，錄成卽出，使無可辯解，一訊而服。</p>
(11)	<p>玉堂春被送至唐一仙家。</p>	<p>玉堂春被送至王銀匠家。</p>
(12)	<p>鵝兒聞典當犯案被懲。</p>	<p>到京提鵝兒，枷死。</p>

玉堂春落難逢夫的內容，據上文所說，和這一張表所開列的，很明白的可以看到，與後來的京戲本玉堂春，是差不多的。在這相異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寫玉堂春逼鴉兒寫伏辯一節。這不但顯出玉堂春這人物的機智，也強化了她的性格。她一面把重要的東西給王景隆在半夜帶走了，一面却向鴉兒要人，咬定是他們謀財害命，半夜裏將他弄死，她要到衙門裏喊冤，鴉兒問他們箱子裏何以盡是石子，她反說是鴉兒們換上的，自己一推乾淨。後來鴉兒怕事鬧大，祇得承認她的條件，寫伏辯，承認她往後的絕對自由，成爲一個「自由人」。這改變雖有機智，總覺得和這人物日常的性格有相當的矛盾。雖使人感到痛快，究不免於突兀。反是破案的一段，用人藏在木櫃裏寫供，倒是很合乎情理的。

在明代小說中的玉堂春故事，存在着的是這樣的兩個形式：先有王公子奮志記，沒有玉堂春落難逢夫。落難逢夫是奮志記的改編本，剛繁就簡的成了一個較短篇幅的作品。而後者因爲情節簡單，較適宜於戲劇，遂爲人普遍的知道。收在大部警世通言裏，未曾散佚，自然也是一個原因。這是落難逢夫的幸運，也是奮志記幾乎被遺忘了的理由。有這兩部不同的小說，所以到了清初，也就產生以奮志記爲底子的真本玉堂春。余傳彈詞，和還沒有看到木刻本祇有共和書局石印本的鼓詞新刻繡像玉堂春。而七字韻本，連環圖畫本，也依據前者而產生，一直流傳到現在。依我的推測，新刻繡像玉堂春，產生於有京戲本玉堂春以後，也是很可能的。

玉堂春變成戲劇，是在什麼時候呢？這問題是很難以作確切的回答的。據道光栗海庵居士之燕台鴻爪集，及道光十七年春台義園碑記，春台班汪一香已演此劇。咸豐初年之都門紀略，亦有三慶班胡喜祿演三堂會審玉堂春之節目。全部的編成與演唱，似在民國年間，有近五十年梨園史料，和梨園繫年小錄可證。再據傅惜華所考，在雍乾後已先有傳奇一種，名為破鏡圓。記云：

「余家藏鈔本戲曲，有破鏡圓傳奇一種，蓋即演玉堂春王金龍相愛事，因劇中二人雖經種種波折，然破鏡終為重圓，遂有是名。此本係梨園世家舊鈔者，未題撰人姓氏。而遍考曲海傳奇彙考、曲錄諸書，亦皆不見著錄。審其詞章律法，結構排場，殆出於雍乾以後人之筆。此本發現，始知今日梨園盛演皮黃之玉堂春一劇，實非杜撰，乃據破鏡圓傳奇翻換改製而成者也。

「此劇會審一齣，排場，歌曲，賓白，皮黃劇本則完全剽襲於傳奇本。」可見玉堂春從公案到奮志記，是經過一回演變。從奮志記到落難逢夫，又是一演變。再到彈詞本是一演變。然後改成傳奇京戲，是更有着一個大的演變，是很明白的事實。傳奇我沒有見到，友人中亦無藏者，故祇得引此為據，以證一階段的發展。至其情節，已如文中所述，和院本是一樣的。

院本玉堂春的本事，是說王三公子進京趕考。有友人引他去嫖院，遇到玉堂春。後來王景隆錢花完了，鴛兒用到關王廟燒香的計，先把玉堂春調開，然後將景隆趕走。後來在關王廟遇到金哥，託他送信給玉堂春，因此再借燒香的名兩人私會。以下是贈銀，遇盜，再贈銀。然後就遇到沈延林嫖院，與鴛母定計把玉堂春騙了回家。皮氏大娘與趙昂定計，用毒麵去害玉堂春，恰遇沈延林歸來，搶了充飢，因而致死。皮趙賂賄洪洞縣，將玉堂春定罪收監。幸遇景隆得中，發放山西按察使，調案至太原府，三堂會審。結果，是皮趙伏法，玉堂春宣判無罪，與王三公子成婚。

由京劇再發展，然後在戲文方面，又有了蹦蹦戲的本子。蹦蹦的玉堂春本子和京戲差不多。局部有不同的地方，大概是參照了唱本或小說所改動，而這改動，也是各班不同。譬如白玉霜所演的全本玉堂春，和朱寶霞演的，就各有分別。大概白玉霜的本子，完全以京戲為藍本，而朱寶霞却加進了落難逢夫和奮志記裏的成分。此可於兩點證之：其一，就是在會審的時候，朱本所寫是審不出結果，便宣布退堂，而隔壁去竊聽皮趙私語，錄成供詞，使彼等無可抵賴，和落難逢夫叫書記生戲在旁邊的一隻箱內竊聽是同樣的。其二，朱本洪洞縣初審時，為一清官，二審時已調任，與奮志記所述，很有符合之處。白玉霜的本子，和京戲是始終沒有二樣。

還有不同的地方，就是白本說王三公子在嫖院時已父母雙亡，及至再回取銀，家中恰遭回祿之災，因

此一蹶不振。朱本則說他有一個親母，後來燒死在火裏。贈銀也有不同處。白本第一次是關王廟，第二次是被劫後偷進玉堂春家。朱本又不然，第一次是和兩個用人，偷了廟裏菩薩的衣服，冒充查夜的官混了進去，遇盜劫纔是關王廟。白本是沒有失身於沈延林，朱本則是沈用刀威嚇，而勉強相從。白本有敲梆一節，朱本則刪去，加入與回家取銀之兩用人相遇一場。白本在會審時，臬台對景隆是毫無畏懼，朱本雖亦如之，但經過相當時間調侃後，則因景隆一怒，訊及正案，戲情遂變為快速度的發展，緊張下去，唱白全變過調子，較白本優勝得多。一般的看起來，朱本確是蹦蹦戲的玉堂春，而白本是京戲化了的，這從朱本許多地方比白本的落後上也可以看將出來。而這裏也就可以根據京戲與朱本，作成京戲與蹦蹦戲玉堂春較詳細的異同表格：

京戲本玉堂春		蹦蹦戲本玉堂春	
(1)		王三公子辭母赴京趕考。	
(2)	王公子偕二幫朋友嫖院。	王三公子偕書僮春遊嫖院。	
(3)	攜三萬六千銀入院，起造東西二樓，直到金盡，自己歸取。	攜金入院，遇沈延林亦來，沈旋去。造樓，金盡，派書僮歸取。	
(4)	失望回，為鴇母所拒，幸玉堂春得知，強拖上樓，搗無如何。	火神出場，王母被燒，兩僕歸京。	
(5)	搗兒定計，叫玉堂春到關王廟燒香，騙出景隆，遂走。景隆敲梆度日。在關王廟遇金哥，與玉堂春重見，贈銀。遇盜。夜偷入玉堂	僕久不歸，玉堂春被弱燒香，景隆被騙逐。途遇二僕充巡夜人回，玉堂春贈銀。遇盜，在關王廟會金哥，玉堂春來見，再贈銀。	

	春處再贈銀。	
(6)	玉堂春晨起梳頭，爲樓下沈延林所見。玉堂春痛罵沈怒，燹院。玉堂春拒見。沈與楊謀，買之歸洪洞。玉堂春計騙延林，未成婚。	沈延林再度燹院，買玉堂春歸山西。玉堂春爲沈成逼勉從。
(7)	皮氏毒玉堂春，誤毒沈延林。	皮氏毒玉堂春，誤毒沈延林。
(8)	洪洞縣受賄，玉堂春屈打成招。	洪洞縣初審後即卸任，新任受賄，玉堂春屈打成招。
(9)	王三公子成八府巡按，到洪洞，囑移案太原會審。	王三公子成八府巡按，到洪洞，囑移案太原辦理。
(10)	玉堂春起解，拜解差崇公道爲義父。	玉堂春起解，拜解差崇公道爲義父。
(11)	三堂會審。王公子探監。再度復審。皮趙伏法。洪洞縣削職。玉堂春披紅釋放。崇公道感寃。王三公子與玉堂春成婚。	三堂會審。王公子探監。再度復審。皮趙仍不供。退堂竊聽。錄供逼查押。皮趙伏法。玉堂春披紅釋放。洪洞縣削職。崇公道感寃。王公子與玉堂春成婚。

關於玉堂春的小說、彈詞、與戲文最大差異的地方，是戲文中的三堂會審一場，就是京戲以及蹦蹦戲最得到成功的部分。其次才算起解。刪去其他的幾條線，僅存玉堂春的一線，這在落難逢夫裏已然，可以不談。所以改成三堂會審，其因究竟何在呢？說起來也是很簡單的，就是戲文不能像小說，在最後的地方應該有一個發展的頂點，一個全戲最大的高潮，才能够緊緊的抓住觀衆。採用「會審」的形式，正是高潮的頂點，既可以使原本散漫的審問匯合在一起，又加有了許多談諧、警策、以及做唱的段落，和沉寃大白，會合團圓，都在一起，是綜合了戲劇中的各種各樣的成分於一爐的。如果照原來故事的發展形式排演下去，勢必

逐漸鬆懈，到觀衆散完不看爲止。這種改動，是玉堂春戲本最大的成功，也是最合乎戲劇原理的地方。

第二爲什麼一個俠義的方爭到了戲文裏就變成粗俗的沈延林呢？我想這理由也是有說的，就是「丑」在這本戲裏是不可缺少的。原本裏有一個嚴世藩可以充當這一脚色，無如戲文既把事實簡單化，則世藩的一線勢必除去，而沒有了「丑」。方爭如果還照舊的存在，則無處可顯其「俠」。把他改爲「丑」是最適當不過，可以使許多事不必寫。這一人物是可愛的，但在戲文中變成了「丑」也自有其不得不如此的理由，同樣的是要藉此來加強戲劇的力量。再所以有許多改變，也當然是根據舞台上的條件而刪動。

從開始的考察裏，已經指出玉堂春的戲文，最初祇有起解和會審兩齣，由於這兩齣戲的號召，玉堂春得到了廣大觀衆的擁護，由種種方面的必要性上，產生了全本玉堂春。這部戲的產生過程，大體是如此。是其間最精彩的部分，仍不外於這兩齣。由這些地方，大概是不難意會得從小說到戲劇，其間所以然有改變的理由的。在傳奇京戲上，也有增入的部分，主要的一人，就是「會審」時那個藍袍的官。這官員是臬台，「會審」全場風趣的創造者，是爲觀衆憎惡而又覺得歡喜的人。在戲劇的結構上，有這一人物加入的必_要，就玉堂春的本事講，也是應該有這樣的一個人物存在的。武者小路實篤看過白玉霜的玉堂春，他說這藍袍的官，代表着一種變態的心理。這判斷是很有趣味的，這人物所說明的正是一種嫉妒的破壞心理的表現。而當時真實的人物，所以定要參王景隆，使他削職爲民，其心理上的原因，大概也沒有什麼例外。這是

戲文中特有的一個闖入的人物。

四

戲文之外，玉堂春又曾發展爲大鼓書，我所見到的有全本的一種，又有玉堂春、關王廟、三堂會審三齣，關王廟一種的開場是：「大明江山錦乾坤，正德年間出新聞。前門外有個本司院，開堂名的老板一秤金，花銀錢買了三個女，有翠蘭合翠寶還有一個玉堂春。」可見他們所依據的也是通言和京戲的本子。全本和節本都沒有藝術上的特殊的成就，祇是平凡的敘述而已。其較可觀的，是脫胎於京戲唱詞的寫三堂會審的一場：

大明江山太平春，正德皇帝有道的這個明君。皇恩浩蕩開科場，御筆親點王翰林，坐了三年都察院，又放山西八府巡。南北二司都來賀喜，大小官員上衙門。欽差上任閱案卷，瞧見了洪洞縣蘇三害死她的男人。欽差今天要審此案，忙壞了三班衙役人。喊嚇堂威，蘇三告進。鎖鍊響，欽差看，佳人原是玉堂春。大人座上朝下問，蘇三爲何不良害死你的男人？佳人聞聽這句話，說話的語聲好像有情的人。繞着灣的將他認，小奴試探他的心。今天不把別人告，告的是王景龍害苦了人。只願佳人說此話，嚇壞了南北二司二位大人。王景龍他本是大人官印，蘇三告狀少胡云。（白）南北二司二位大人正然威嚇蘇三，大人座上微發一冷笑，口尊南北二司二位大人，休要威嚇與他。我想世界上人，同名同姓也到有之。又問

蘇三，你告的是那個王景龍，家住那裏，那裏的人氏，他在何處居住呢？玉堂春爬爬半步，口尊大人容稟。（唱）我本是一個妓女，結交了一個王三公子南京的人。我們二人相交二年半，囊內空虛缺少金銀。到後來公子要了飯，關王廟裏把身存。（白）公子要飯不要飯，你怎麼會知道呢？（唱）打發我的老媽去把東西買，瞧見了王三公子歎殺人。金媽媽回來說了一遍，小奴家我好似那萬把鋼刀刺在我的心。（白）公子要飯你就應當搭救他才是哪。（唱）差派金媽定約會，關王廟裏會情人。我們二人關王廟裏見着了面，抱頭相哭淚紛紛。神靈面前盟下誓願，他道說：男不娶妻女不嫁人。贈他紋銀三百兩，奉勸公子回轉家門。自從三爺他哪走後，小奴家我茶不思飯不想，好無精神。（白）交遊滿天下，知心有幾人哪？（唱）終朝每日懶怠見客，惱怒老板一秤金。那一日來了個外路的客，挑上奴家玉堂春。叫奴家陪酒奴不陪酒，買奴出水奴不嫁人。媒婆巧定瞞天計，偷賣沈洪做妾身。帶到了山西洪洞縣，他有個大婆不良人。外面相交黃武舉，武舉瞧見奴家起了歹心。武舉皮氏將我勸，他勸我隨了武舉一條道的人。（白）那麼你也是那等樣的人，也得要天理與良心。（白）那麼你可從他未從呢？（唱）只因小奴不應允，惱怒皮氏懷恨在心。酒飯之中下上了毒藥，害死沈洪命歸陰。皮氏在當堂將我告，洪洞縣知縣是個渾人。屈打承招定了案，準備秋後刀斬身。尊大人思一思來想一想，我不為那王景龍啊，我如何受了官刑？（上板）救了他來害了我，世界上那有我這樣傻心人？王景龍不是我贈銀作盤費，早喂了北京的狗，做了外喪魂。只罵得王二官心難忍，二目不住淚紛紛。有心當堂將她認，又怕丟了八府巡。有心不認這件事，我的心怎對天地與鬼神？罷罷罷，八府巡按我不要，不捨佳人玉堂春。南北二司明白了，一道摺本奏當今。萬歲一見龍心喜，親口封佳人一品做夫人。勸明

公未從交人拿出一點好心眼，老天爺不負好心眼的人。這就是三堂會審他們夫妻見了面，到後來替沈洪報仇，奉旨完婚。

不過一千字光景，便把一個冗長的玉堂春故事，很乾淨的說完，這是很經濟的。在玉堂春的鼓詞中，要以這一則為最好。不過從這裏又可以使我們看到玉堂春的故事再變為鼓詞的時候，也有了不少的差異。第一，金哥到這裏變成了金媽媽。第二，皮氏的奸夫趙昂，到這裏變成了黃武舉。第三，加上一段皮氏想拉玉堂春同私黃武舉，在事理方面是很有可能。第四，是說二司奏請御賜結婚，封玉堂春為一品夫人，這完全與本事相反。這當然是大鼓書寫作人自由改動的結果，然而一個故事，經過一番改動，就會有若干改變，就可以想見了。如果再往下發展，就成了文明戲的本子玉堂春，阮玲玉主演的影片玉堂春，也都是根據京戲的本事所改編，不必再加任何說明。此外，據同治丁日昌禁淫書目小本淫詞唱片項下有大毒玉堂春一種，未見內容，不知究若何？一般的說，大概也是落難逢夫之類吧？

玉堂春故事，在四百年間的演變，大體如以上所說。最後還想補充一點的，就是這故事為什麼在幾百年來，受着觀衆的擁護，一直不見衰呢？我想這其間的原因，是有幾點好說的：

第一，是由於玉堂春的悲歡離合的情節，極富有戲劇性。即使本事的情節並不如戲文中的複雜與誇張，但通過藝術的描寫以後，悲劇的成分便十二分的加強，投合了觀衆愛好悲劇的心理。而後又用喜劇

的收梢，對於歡喜「大團圓」的中國人的心理，是能更進一步的把握住。

第二，從玉堂春這人物行爲上所表現的，是一個典型的擁護封建道德的人物，因此這戲的扮演，不但投合了觀衆歡迎悲喜劇的心理，也能以藉此擴大封建道德的影響，對封建社會是有益無害的。出身於娼妓的玉堂春也這樣的從一而終，守身如玉，而況別的人？這一本小說，一部戲文，是很有力的「閨訓」。其能得到各方面的擁護，是必然的。因此，大鼓書的最後一段，是「勸告明公」，而朱寶霞的玉堂春的收束處，也是以貞操相勉。

第三，當然是藝術手法了。特殊是戲劇，在編製的方法上，是有極大成功的。從開始到關王廟，是一個高潮，從關王廟到三堂會審又是一個高潮，而最後的一個高潮，更把各方面的事實都發展到了頂點。其間如調劑觀衆的沉悶，又加上了風趣的藍袍官，風趣的又近乎猥褻的審判，大段而有力的玉堂春唱詞和表演，自也是加強戲劇力量，獲取觀衆之一道。綜合了各種適應於觀衆的條件，結果玉堂春在藝術上，也自然而然的得到了成功。

至於一直到目前玉堂春還能廣泛的得到觀衆的擁護，在悲劇心理的一條件以外，很可以使我們理會到，封建勢力依舊是怎樣的在支配着中國的社會。這一類的小說戲劇，在繼續努力着的，還是擴大封建道德的影響。這種畸形的存在，對於中國社會的發展是極有妨礙的。所以新的通俗藝術的創造，在需要的

迫切上，從這些地方，也很容易看得出來。

五月十七日改定

附玉堂春傳奇與皮黃本之異同

(一)脚色 傳奇本，按察司名劉秉彝，正生色扮；皮黃本則訛作劉炳義。布政司，傳奇本名張正乾，副末色扮；皮黃本則改名周良傑。長解，傳奇本爲崇宏道；皮黃本則稱張公道。王金龍、蘇三，兩本姓名俱同。皮黃本之按察司、布政司，並以老生色扮之，殊不如傳奇本之規律謹嚴完善。

(二)排場 傳奇本開場：衆引副末上，念引子，上場詩，白，吩咐打道，歌「六么令」下。衆引正生上，念引子，上場詩，白，吩咐打道歌「六么令」下。衆引正生上，念引子，上場詩，白，歌「駐馬聽」雜上，京白。小生白有請。副末正生上，相見，賓白，副末正同下。小生更衣，吩咐開門。開門。副末正生同下……按此傳奇本之排場，實較皮黃本爲複雜，故覺緊湊可觀。

(三)歌曲 傳奇本於王金龍出場，引子上場詩完，念白云：「下官王金龍，前到洪洞縣監中，訪見玉堂春，與他寫下獄狀一紙。今日秋審，叫他當着東西兩司辨明冤枉，好活他性命。哎，三姐呀！你往日何等嬌羞，如今這般憔悴。少刻坐堂喚他上來，我何忍看他？」歌「駐馬聽」曲云：「萬種恩情，今番不似舊時形。想着枕邊嫋嫋，月底娟娟，花下盈盈。如今含冤獄底，恨長更。今日此會淚難禁，仔細思忖，還是我累他受此淒涼景。」此段曲白，於全劇關目，前呼後應，乃絕不可少之敘述。皮黃本則否，於王金龍提審玉堂春，命「抬起頭來時」唱：「本院舉目來觀看，原來蘇三到來臨……」始知所審者

爲己之情人玉堂春，於情理上殊有未合……

——節傳借華玉堂春傳奇考——

附記 本文寫定後，又繼續得到一些材料，即是姚梅伯的今樂考證出版，內笠閣評目中有玉堂春一目；又載燕京無名氏花部目，亦有關王廟一劇。某小報載王金龍墓碑一文，據云：「……曲周縣城西一里許，確有高大之墳墓，然其碑文之記載，乃係王一鶚，而非王金龍。其父子曾歷明朝顯位，故其墓地頗雄壯。王一鶚墓之東側外，約五十步，有孤墳一座，而無碑文，據土人傳說，係玉堂春之墓，何以未能入王氏之墳？多不解其理由。予意其中難免有錯誤處。而王氏之墓，碑文甚長，曾有『奉旨娶親』等字樣，是否指玉堂春而言，亦未明說。總之，王金龍與玉堂春之故事，確指王一鶚之事當無誤，予意不過戲劇中較事實或多附會耳。」同時另一小報載：「……玉堂春，據說該縣政府（指洪洞）在民元時尙存有蘇三謀殺親夫之案卷，後被人取走，是或一種附會傳說；但有老書吏繪形繪聲述說案件遺失事蹟，並說親眼見，卷作很好……被害死馬販子沈燕林之故里，在城南七里，住宅故址現已成一水窪。據說在明時，若有人被他妻或妾謀殺了，其住宅要拆毀，並掘地三尺。是否如此，未加深考。但沈宅故址，現沒人敢重建屋宇，而當初賣毒藥之藥鋪，還在城內也。」此一則所說沈燕林事，殊可參證。惜當時匆匆剪留，未註報名與日期。茲并記之，供參證。 九月十七日

關於杜十娘沈箱故事

杜十娘故事的起源，一般的說，大概是發生在明萬歷年間。馮夢龍情史有杜十娘條，並謂浙人某曾爲之作負情儂傳。此傳今尚未得見，據孫楷第今古奇觀題解，則此本今在朝鮮刊本的文苑楂橘中。題解云：

「演萬歷間紹興妓女杜十娘事，見通言卷三十二。杜十娘事，明人盛傳，宋幼清九籟集有傳，今未見。情史卷十四，亦載十娘此事，云浙人好事者爲負情儂傳，今在朝鮮刊本文苑楂橘中，所記甚詳。以李生之愚，而十娘誤事之，江濤淪沒，同屈子之冤，較之李益薄情，尤增憤慨。小說據實敷衍，差足動人。後人本小說爲百寶箱傳奇，爲團圓之說，甚覺無謂耳。」

百寶箱傳奇，我藏有一種，梅窗主人著，凡三十二齣，首有乾隆辛丑冬十月自序，其末節云：「辛丑秋八月，余方夜坐，漏下燈殘，百蟲絮語，憶十娘事淒婉不能釋。恍惚之間，冉冉如欲出者。吾亦不知當日者固有此人，亦果有此事，抑或說者虹彩蜃樓，作此粲花之論也。而吾以一朝幻想，搆成幻境，書成幻筆，爲之譜入傳奇，使得按拍而歌之，殆所謂無情而有情者耶？」此書內容，與孫說「團圓」的話，頗相符合，所指當是此書。惟查焦循劇說，卻另有說云：

「卓珂月又有百寶箱傳奇引，云昔者玉玦之曲，風刺寓焉，刻畫青樓，殆無人色。嗣賴洪國一事，差爲解

嘲，然後漸出墨池，而登雪嶺。乃余覽白行簡所述李娃始末，頗多微詞者何歟？歸自竹林，憩於姨宅，目笑手揮，以他語對蟬蛻之局，桂與聞之矣。迨夫雪中抱頭，擁入西廂，懼禍及身，非得已也。女可以生青樓之色，垂白面之郎者，其杜十娘乎？此事不知誰所觀記，而潘景升錄之於巨史，宋秋士採之於情種，今郭彥深復演之爲百寶箱傳奇，蓋皆傷之甚也。」

據焦循此說，是百寶箱傳奇，在明清之際，已有作者，惟彼所見者僅爲序引，所謂郭彥深者，不知是否即梅窗主人也？一般言之，此事發生於明，且確有其事，大約是無有疑問。因此事有益於封建道德的傳播，故文人墨客，不惜以種種形式傳之。其始有傳，有評話，嗣後發展爲傳奇，爲京戲，以致成鼓書，彈詞，子弟書，木魚書。不過，關於杜十娘事，雖經文人敷衍成種種不同本子，但有一共通之處，即故事並無多少改變，其異點僅在沈江以後。於沈江時結束，自是最有意義的，可是這並不能滿足封建階級的因果觀念，於是有的本子，便添上活捉孫富一段，仍不足，就有所謂李甲得中，再經瓜州，他也溺死江中，到龍王府裏，和十娘再成親了。自從蹦蹦起來以後，杜十娘也被編爲此種戲文，而且長至四本，寫到團圓爲止。但由於入後太無意思，且沒有高潮，通常總是演到活捉孫富爲止。其場子很是簡潔：

杜十娘與鴛兒言定身價 李甲向柳遇春借銀不着 李甲投河爲鴛兒所救 杜十娘贈銀 李甲向柳遇春湊足銀數 杜十娘贖身 杜十娘訪其二姊 婚宴 河干送別 瓜州遇孫富 李甲酒樓被騙 杜十娘聞訊 沈江

杜十娘託夢柳遇春 活捉孫富

杜十娘的重頭戲，在聞訊以下四場，場場加緊，到活捉孫富，高潮是發展到了頂點。若再下去，則難免於蛇足，故演到團圓的，在蹦蹦場子裏，可說是沒有……

馬如飛的珍珠塔及其它

一

清末的名小說家吳趼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裏曾說：

他們從小學唱那小調，本來就是七字句的有韻之文。並且那小調之中，有一種馬如飛撰的，叫做馬調，詩句之中，很有些雅馴的。他們從小就輸進了好些詩料在肚子裏（四十九回）。

從這幾句話裏，我們很可以看到他對於這位彈詞藝人採取着怎樣的態度，以及所謂「馬調」在當時是具有怎樣大的影響。其他許多的小說裏，也常常地提到，寫上海生活的小書裏，更所在多有，甚至教科書中，也要說到馬如飛：

彈唱古今全傳者，以馬如飛爲第一，因馬如飛能讀書也。（王建善國文教授進階）

馬如飛自同治而後，給予彈詞界及其聽衆的影響，真可謂是極大的，故一直到現在，還有許多的彈唱家，仍以「馬調」在號召。唱他的「開篇」的，更是每天都有，研究彈詞，對於這一位藝人首先獲得認識，是有必要的。

二

馬如飛，字吉卿，一畧滄海釣徒，長洲人。幼習刑名，充書吏，後因家計維艱，改承先業，從其中表桂秋榮學。如飛天資聰敏，不久便有了相當的成就，到外碼頭去開檔，一時聲譽雀起。如飛爲人很虛心，希望得到成功，每遇有學問的人，他總是拱手折腰，虛心下氣的請教。所以他的唱本，無論是開篇插科，以及引用古典，是莫不「雅俗共賞」的。

他所交納的，大都是當時的名士，如仁和譚仲修（獻）、江陰潘彥輔（德輿）、吳縣葉莒生（廷瑄）、石梅蓀（渠）、長州陳碩甫（奐）之流。給予他事業以最大幫助的，有元和江挺三、倪聽松、潘瘦羊、挺三對於開篇，聽松對於說白，瘦羊對於插科，都用了很大的力量。以此一部珍珠塔，經過幾番改動，遂成了千古絕唱，開關當時彈詞界的一個新天地。而馬如飛的珍珠塔也就名重一時了。

如飛下世，得到他的真傳的弟子不多，比較能承繼他的，祇有姚文卿、何蓮舟、楊鶴亭，而鶴亭實際上還只是他的座台上學生。如飛死後二十年，他從常熟來，投到如飛子一飛門下，索得如飛的真本，自修以得成功。一飛也善唱珍珠塔，他死以後，馬氏就沒有人了。往後以珍珠塔見稱的，祇有姚文卿的學生魏鈺卿，往下就數不出人來。而現在實際上還存在着的，祇有他的開篇本子，每天給彈詞家在無線電裏廣播，和在演台

上彈唱，給予聽衆以廣大的影響。

三

馬如飛開篇，已印行的有酣春樓主校刊本馬如飛先生南詞小引二卷，光緒十二年刊，共收篇子八十六。惟刻本極多，如光緒壬辰年似梅也人印行的插圖石印本之類。最壞的，莫過於現在流行的交通書局兩石印冊子，不但刪削錯誤，抑且插入了許多的僞作。

馬如飛所作開篇，實際上有多少，現在已無可考，就我已搜集到的佚稿說，至少還有五十多篇，我曾有小記，說明這些佚稿的內容：

「同治抄本，不僅與已刊本有許多異同之處，且收有不少未刊的時調開篇，和收場小曲，在馬如飛的研究上，是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

「此抄本出自如飛弟子之手，是據如飛彈唱時台本底子抄錄，故各篇中之襯字全未刪去，且字句亦時有出入。即如抄本之第一篇武侯與小引本就各異，如「羽扇綸巾有隱士風」在小引中，已略去襯字「有」。如「躬耕南陽歸隱計，六韜三略貯於胸。禮賢下士劉皇叔，三顧茅蘆風雪冲」抄本則作：「南畝躬耕歸隱計，六韜三略貯於胸。宛比那，渭水垂釣呂公望，怎經得，禮賢下士劉皇叔，三顧茅蘆身鞠躬。」「假弔喪

子敬來相請，抄本則作「東吳魯肅來相聘。」小引「國太寺中」以下三句，抄本則移在「付與那隨駕常山趙子龍」下，字句亦有改易，其他相異處，亦有三四點。

「一般言之，刊出者自是如飛定本，惟相較之下，定本中之唯一大缺點，則是將彈唱時之襯字完全抹去，損害作品之精神甚大。或者當事人的意思，是祇在供人欣賞，不是預備給後人作為台本的吧。南詞小引出而如飛真本絕，這也就無怪乎今日之彈詞家僅以小引為底子了。」

「抄本計三部分，第一是歷史開篇，凡四十一則，其為南詞小引不收者，有魯子敬、史太君、唐明皇、張君瑞等近十篇，第二部分為時調開篇，凡三十一則，抄本前有小記云：「唱書者須知韻，不知韻者，即是癡漢也。」以下開二十一半韻目，正文即就此二十一半韻，作三十一開篇。其目為：

春晝紅樓 半欲天明 一分才調 參破風流 花正芬芳 一葉風飄 一見蕭郎 囑付人前 玉郎捱近
貓兒捕鼠 恩愛夫妻 隱隱城頭 濃桃豔李 世間何事 隣家姊妹 交情最怕 世態炎涼 禪堂鐘鼓 素嬌
衣衫 上國觀光 家住江南 閒空工夫 終日奔波 子弟相交 綠楊枝上 金井梧桐 一官一捐 陰盛陽衰
方秋蟾魄 一張告示 芳堤結伴

「第三部分為小調，海上烟花瑣記云：「新唱開篇之後，繼以正書一段，少停再歌小曲一齣，戛然而止，亦即闌然而散矣。」此一部分，大概就是為收場而作。此冊中所收最富，計滿江紅調十一首，四喜滿江紅二

首，揚州滿江紅八首，南京調十六首，四喜南京調四首，剪剪花四喜調四首，寄生草一首，淮調一首，三陽開泰一首，馬頭調一首，共四十九調，末附工尺譜，其詞傳於今者未曾見。文通書局石印本說書開篇，雖亦收有小調，二十一首，與此並不相同。我殊懷疑文通本之不可靠。」

除這些以外，在光裕社一百五十年紀念冊裏，還有兩個篇子，柳敬亭與馬氏，都是有關於他的本身的，說書與很有趣味的背家譜。如飛能文，有詩近千首。又著有南詞必覽一書，可見馬調雖有人參加寫作，主要的還是出於馬如飛自己之手。

馬如飛開篇的特點，是文詞雅馴，剪裁洽當，於很少幾句的唱詞中，能把一個人物或一件事，說的很周到，使聽衆能獲得較深刻的印象，在思想體系方面，自然是屬於封建階級的，也是半智識階級的。他的開篇能獲得讀書人擁護，其因在此。而並非絕對大衆化的作品，也就可以想見了。

四

馬如飛最大名作，當然是珍珠塔，這是一部在封建社會中有着極廣大影響的唱本。他的板本很多，有名珍珠塔，有名珠塔緣，有名九松亭，最早的已不可得。現在能以找到最好的一種，是乾隆間周殊士改作的原刻，同治而後，因馬如飛的聲名，又有馬調珍珠塔的出現。

實際上完全是書賈在騙人。那裏有什麼馬調珍珠塔？那裏又有什麼懷周主人？原來懷周主人的序，還是周殊士的序，不過把「乾隆」改成了「光緒」，加上「每回皆益以馬如飛開篇一通」十數字而已。范烟橋在他的中國小說史裏也受了騙，真相信有所謂懷周主人，且因此斷定珍珠塔有兩種不同的本子，真是未免遺憾。

爲着要證實所謂「馬本」，我幾年來搜集了十多種珍珠塔的本子，木刻石印，以及手抄本，有些且是標明了「馬調」。校勘的結果，是沒有一種大異於周本。卽有少數幾個字的不同，也是由於原本漫漶，及刻者隨意改動，與「馬調」全無關涉。馬如飛的本子，是始終沒有印行，有許多原本可證，也有許多關於馬如飛的記載可證。

然則所謂馬如飛珍珠塔，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本子呢？原本既不得見，我們自無從推測，現在能以告慰的，是在舊抄本之後，附有如飛珍珠塔的幾個篇子，這裏可舉一例：

小姐是，一見珍珠兩淚拋，心中猶如梨萬刀，啊呀不好了，一定是害命謀財招凶事，一定是中途把大禍招。小姐但請放心，丫頭早已問根苗，他的兄弟喚邱六橋，只消報得東君曉，報到當官三木敲，不怕強徒不肯招。

在周本奧塔卷裏，是沒有這樣唱句的，可見如飛的本子，將周本改動處極多，不知此底本現仍在人間否？很希望有人能把它公之社會，兩本對勘之下，我想定然會有很多發現的。

「馬調」在文字上有如此的不同，在調門上也有特異的地方。浪遊子上海烟花瑣記云：「其調彷彿如虞，惟唱到末一字之前，故緩其腔，而將末一字另吐於後，有若蜻蜓點水光景，最足動人。」余生也晚，祇見其書，祇能言及其文辭，不知其調門果如浪遊子所言否？如飛詩云：「韶華匆匆卅餘年，不讀文章不種田。賴有南詞謀活計，未嘗搖尾乞人憐。」是可見在彈詞以外，其為人亦有可稱者。

附錄一 阿英藏珍珠塔版本目

孝義真蹟珍珠塔全傳二十四回

乾隆四十六年原刻 周殊士本 寫刻 敘據殊士墨跡刊刻 頁二十行行卅二字

新刻時調珍珠塔傳八卷後傳四卷

道光庚子上洋寶賢堂寫刻 改編簡本 無各卷總題 無曲 無敘 頁二十四行行二十四字

繡像孝義真蹟珍珠塔全傳六卷二十四回

咸豐方來堂寫刻 毗陵青霄居鵬程校本 版心作繡像九松亭 曲牌名全刪改作「唱」字 頁二十二行行

二十四字

孝義真蹟珍珠塔二十四回

馬如飛的珍珠塔及其它

同治丁卯蘇城麟玉山房攬版本 覆乾隆本 有像 曲另行起 頁二十二行行二十四字

馬先生珍珠塔篇子一卷

同治抄本 如飛弟子錄

新增全圖珍珠塔全傳十二卷二十四回

光緒壬辰上海書局鉛印本 四明顯曲散人重校 曲另行起 頁三十行行三十四字

繪圖孝義真蹟珍珠塔四卷二十四回

光緒抄本 署長洲滄海釣徒馬如飛吉卿著 附開篇 曲牌名副

草本珍珠塔一卷

舊抄本 與普通七字唱本不同 疑係稿本

新刻珍珠塔九松亭全本一卷

舊抄本 七字唱

珠塔寶卷一卷

舊抄本

跋 珍珠塔刻本，以周殊士所說的噴飯的舊刻爲最早，今已無法尋覓。咸豐光緒抄刻各本，則改削處殊多。馬本完全僞託，拙稿馬如飛及其珍珠塔已詳細論及，抄本篇子的存在，尤是一大力證。道光本係據原來情節改編，字數約當原本六之一強，與七字唱本亦異。其開場詞爲：（詩曰）綠樹蔭濃夏日長，樓台倒影入池塘。水晶簾動微風起，且把新詞按律揚。（引）困守汝堂，萱親兩鬢花。顯揚有志，何日傳風光。緝鬻常齷恥，自言青衿憔悴有誰憐？堪嗟世事風波惡，不重新文只重錢。」結束處有「新番一部珍珠塔，留與人間作活者」句。此本尤不易遇。其他知而未得者，有嘉慶十四年吟餘閣刊本，首題俞正峯編次，全書二十回，每回兩目，有嘉慶元年王泉老人跋。及道光二年蘇州經義堂刊本，首題周士珠陸士珍兩先生編評，有嘉慶甲戌年爲水主人序，全書四卷，卷十四目。又梅畹華藏有乾隆抄本珍珠塔傳奇一種。現正訪求借抄，不知能否全得也。石印本甚多，如所藏之壬寅懷遠主人馬調珍珠塔光緒丙午海左書局本，文元書局本，及一般通行本，無足考者，故不錄。又所列十目，內容有變易者凡七，其異同處，暇當再爲之證。五月二十五日阿英記。

附錄二 談珍珠塔脚本

改編珍珠塔之馬公如飛，無後，螟蛉一子，名一飛，號竹筠，一飛先生亦無後。馬公胞弟名如龍，亦唱珍珠塔。子名松筠，並不說書，孫名鵬飛，唱珍珠塔，道中謂其不通，蓋其名實較伯祖如飛，伯父一飛更爲誇大，鵬程萬里，真所謂強爺勝祖。以是鵬飛卽改名幼飛，幼飛予曾見之，亦無後。當時如飛先生僅隸江蘇省一部份碼頭，浙江省各埠，完全讓與胞弟如龍戲

藝，足見弟兄之情深。近某君談及馬公珠塔脚本，爲江挺三先生所改作，其實非也。據予所知，江挺三先生與馬公年齡，相差甚遠。江先生能作開篇時，馬公已晚年矣。江先生最喜聽書，又崇拜馬公，因此作珍珠塔開篇四十四折，均將馬公珍珠塔原句改作成功，後人反謂馬公之珠塔本子，由江先生所改作，卽爲此也。馬先生之珠塔本子，由彼修改數次，年輕時，因衷氣充沛，足以應付，故唱篇特多。以是有唱殺珍珠塔之語。先伯祖蓮生公爲馬公第一弟子，所錄之珍珠塔本子說白少，唱篇多，迨後始將唱白增刪平均。晚年精力既衰，不能多唱，乃增加表白，減少唱句，有人云珍珠塔唱本不同，卽此原因。其實均由馬公自己改作。卽論開篇，馬公所著作者，家父尙珍藏馬公目錄一百餘篇。後人謂係江挺三先生捉刀，殊不可信。至江先生所作者，乃贈與顧雅庭，金桂庭，謝品泉，王少泉諸公。馬如飛南詞小引，舊有鉛印兩冊，後曾翻刊石印本。脫句少字，錯誤百出，非馬公舊作矣。予前將馬公開篇五十折贈與吳君，印單本行世，惟事隔數年，現無處可買矣。予將馬公遺著精印一厚冊，照本發售，大好文章免至散失，亦公開保存一法耳。

又有人謂：馬公之珍珠塔曾經諸名士改作，亦非信史。因一人有一人之文才，如一部書由一人撰述，當然一氣貫通，苟係二人合作，則前後筆法不同，一望而知。何況一部書由多人合作，則前後決無如此之連貫。因珠塔本子，詞藻極佳，說白唱句，雅俗共賞，恐非馬先生手筆，而由他人代作。其實馬公富有藝術天才，編句綽綽有餘，何勞旁人代作。除珍珠塔外，卽全部倭袍，亦由馬公改編。不佞前在亞聲電臺播唱馬編果報錄，達一年餘，與現播之毛家書大不相同，設無天才，何能編此彈詞鉅著？時在同治九年耳。足證珍珠塔唱本，確由馬公自編。據予所知珠塔脚本，馬公螟蛉子一飛所改。從方卿出

京起，至二次到襄陽陳府花園門首止，其修改原因，有一段苦衷，當時一飛先生因有急用，將脚本抵押與變戲法名家唐寶如處。其時一飛先生猶未熟讀脚本，隨着隨唱，有時不及觀看強記，祇能杜撰改作，老聽客一聽便知。自贈塔起，中狀元止，一氣貫通，而出京起至陳府花園門首止，不甚連貫，進花園起，至白雲庵見娘打三不孝止，則又貫通矣。後人懷疑珍珠塔由他一人改作，殆即指此。總之，馬公畢生心血，盡耗於珍珠塔一書，彈詞本中，可稱妙絕。唱此書者，如欲改作，須知自己之才，是否勝過馬如飛？則唱本儘可改作，因愈改愈佳也。苟自己之才遠不及馬如飛，轉不若不改為妙。馬公所編之唱本，自作自錄，完全洪武體，寫得規規矩矩，真本傳與光裕社前會長倭袍珍珠塔名家王公綬處，王公乃石泉公之子，馬公之外甥也。綬卿先生傳與石孫君保存，前數年，王君石孫從外埠返蘇，在途中被竊去一考籃，此考籃中，盡是馬公珍本，再三追究，無從查緝，惜哉！大好珍本，不知落於誰人之手，倘仍妥為保存，日後或能發現，倘不慎被毀，則無從求覓矣。馬公父春帆先生，亦係珍珠塔名家，唱本亦佳，後經馬如飛先生改作後，愈覺佳妙矣。（陳瑞麟）

附錄三 馬如飛之弟子

遜清時，擅唱珍珠塔名家桂秋榮，書藝卓越，江浙聞名，桂之表弟名馬時霏，時霏之父春帆，亦為珍珠塔大名家，桂秋榮即其門人。時霏先生青年時，並不學唱珍珠塔，（因何不習彈詞，待另文詳述）後擬學習，因乃父已去世，乃從表兄桂秋榮轉習珍珠塔，藝名馬如飛，出道後第一次獨放單擋，僅唱十七天，一部珍珠塔已完全說畢，卒能成爲一代彈詞大名家，洵

非易事！馬氏之大弟子俞蓮生，乃俞調創作者俞聲揚之養子，即三國志名家陳公漢章之長子，亦即筆者之伯祖，因遭洪楊之劫，改從俞姓，不唱倭袍而唱珍珠塔。第二弟子張寶生，（張之事實無從查考）第三楊鶴亭，即楊月槎星槎昆仲之父，亦即予之太夫子，因予家雖藏有俞公傳下之真本珍珠塔，以限於社章，若要彈唱非拜師不可，故投帖與楊氏，始覺名正言順也。第四弟子姚文卿，文卿之子如卿，如卿之子文孫，江浙兩省，頗有名望。第五弟子鍾伯泉，即鍾笑儂君之伯父也。第六弟子莊連艇，十五歲即登台彈唱。又有名陳少珊者，唱雙珠球，倩馬氏修改唱篇，亦為馬氏之掛名門生，尙有林公漢揚說英烈之弟子，曾託馬氏整理脚本內容，居然亦列名馬氏門下，以是林公漢揚稱珠塔名家馬如飛為通天教主焉！

（陳瑞麟）

附錄四 說書塵談

馬如飛遺像

我懷疑同一的如飛，怎麼會有二個形容，究竟誰個畫像最形似呢？就把這問題去問楊月槎和陳瑞麟二人，因為楊月槎在社中所知比較最多，陳瑞麟所藏如飛遺物又為最多，結果，他們都能解答這個問題，更是同一的言詞。原來紀念刊上的如飛像，却是朱耀笙所手繪，耀笙本人沒有見過如飛，也沒有見過如飛的遺像，所以他所繪的如飛像，原不過是

向壁虛構，僅圖其人以誌崇仰之意，形似問題，姑又作別論。和紀念刊上的柳敬亭像，是同一的意思。如飛卒後，其遺像又未傳家，所以在現在，如飛的廬山真面目，確是無人認識。

據瑞麟告我，當耀奎圖如飛像時，曾將如飛的容貌繪了數十幀，其中長短肥瘦都有，叫他的老祖母取擇最形似者一幀作為依歸，因為他的老祖母在幼時聽過如飛書，見過如飛本人，他的老祖母就把輪廓最像的一幀，選出交給耀奎，這一幀如飛像，那就是紀念刊上所印出的，於此，可以見到耀奎圖像時，却也未必一味虛構，更有他的用心處，他的老祖母，於今已死多年了。

那麼，陸廉夫所繪的如飛像，當最形似了。觀潮學報的如飛像下，刊着十二個字：「珠塔狀元馬如飛遺像，潘氏藏。」

野珠塔

不論光裕、潤餘、普餘三社的社員，凡是開說珍珠塔一書的，差不多都是馬如飛的衣鉢傳；脚本用馬本，唱調用馬調，這才可以稱得起一聲正宗。似平劇的譚派、王派一般，也可以稱為馬派。所謂野珠塔，就是非馬派、珍珠塔的別稱。這個頂戴，初時是加入於外道說珍珠塔者，繼而變為趙正卿的別號。

其實，趙正卿的野珠塔，除了唱詞的稍異外，書路和馬本是完全脗合，本來他原是偷取如飛的書路而學會的，名為無師傳授，實際上是如飛的不記名學生。自趙正卿病故後，野珠塔已變為絕響，不知正卿的學生張夢飛可曾傳他的野

脚本，聽說夢飛還在上海。

我以為，彈詞小說，在坊間很有許多。文詞的好歹撇開了講，在購買方面，當然並不困難。一個有志學彈詞的人，買了珠塔小說，自己揣摩，造成一個野珠塔的書材，也不是一件難事，為什麼被稱為野珠塔的，祇有正卿一個呢！正卿病故後，怎會久寂書壇呢！

據說莊蓮汀是說外道珠塔的第一人，同是說野珠塔的第一人，結果，他中年改師如飛，是如飛的「關山門」學生。他的傳說如下：蓮汀先唱野珠塔有年，脚本是流行的普通本，因為文詞俚俗，所以勉強餬口，而其人確有說書天才；某年，如飛放擋於常熟，做敵擋的即是蓮汀，共同開說珠塔，互爭高下，然而蓮汀終非如飛之敵，兼是年少盛氣，不數日聽客盡歸如飛，書場頓可羅雀，蓮汀羞憤之際，遽萌自殺之念，總算為人急救，得慶更生，並且有好事者為之說項，投帖於如飛門下，作為兩全之計，俗說「不打不成相識」，蓮汀畢竟成為如飛高足。

強盜珠塔

清持平叟的接女彈詞小志，評論當時色藝雙絕的女彈詞袁雲仙為「硬響」二字，細細分析「硬響」二字，倒未必能聯用，有許多說書人硬而不響，有許多說書人響而不硬，必須硬而帶響，響而帶硬，才能稱得起一聲「硬響」，我們極目書壇，惟有被稱為「描王」的夏荷生方能盡「硬響」之能事，所以夏荷生有「江南鐵嗓」之譽，捨此人更有無

人之歎！

然而夏荷生的「硬響」，全是使用丹田勁，圓潤而無粗糙氣，唱出「稜角」畢備，清徹異常，好比金石之音，非同俗家的「硬響」，用一條大嗓子同汽管般的硬放，令人掩耳難聞。已故馬如飛的得意高徒何蓮洲，是天生的一條大嗓子，汽管般的喉嚨，所以他生前彈唱珍珠塔給老聽客題上個強盜珍珠塔的綽號，這便是俗家的「硬響」。

講起蓮洲的爲人，豪邁果敢，千金一諾，有俠客般的義氣。如飛的及門弟子中，最以爽直著稱。故他的那條火氣十足的高嗓子，與他的個性完全相似。有個老聽客說：「聽蓮洲的書，被他的高嗓子嚇壞了膽的都有。他說唱的當兒，豎起二只野豬般的眼睛，吐沫水泡般的濺出，「呀呀呀」的喉嚨，連幾根弦線都像要折斷的樣子。他彈唱的形狀雖然難看，喉嚨雖似敗瓦破竹，但論到他所說的書，却是劃一不二的「骨子書」。道白篇子，熟而且流，幾乎可以說與老師的「腹本」如同刻板般的一字不移。所以他老師死後，聽客們都願意聽他的書。一致的推許他除唱詞咬韻遠不及老師外，「書理」的造詣，惟有他才克傳老師的薪傳。聽他的書，方才可以過「書癮」呢！」

彈唱水滸開講珍珠塔

不論崑劇平劇，一到歲暮臘尾，封箱的當兒，爲了調換看客的口味，舉行一種「反串戲」。把原來的角色，故意顛倒鑿弄，平時演慣旦角的，到那時居然做起淨戲來，一等的唱做老生，到那時也會扮個小丑，看客因爲色相不同，愛好新奇，

博一個滿堂采是意中事。相因為習，不知這種風氣濫觴於何時！

說書人到歲暮舉行會書，同是此例。通常在十二月十七八起，到大除夕止，這個時期，差不多是會書時期。上海一埠，在大除夕的那晚，書場懸牌，有十八擋之多，至元日的拂曉時才散場。會書時，說書人同「反串戲」般，各盡其妙，或開說精采書一段，或請聽客點書一段，或拚三個擋，或做評話雙擋，或是幾種不相類的說書人合擋，或是開說生澀的脚本，近年來更把彈詞脚本彩排，叫做「書戲」。更有什麼「書迷滑稽」。同光之間，盛極而衰，變為曇花一現的女彈詞，從諸家筆記的記載中，不是有盛大的「會書」嗎？馬如飛與女彈詞為並時人，他最看不起女彈詞，因為與女彈詞競爭，同時舉行「大會書」，最使人驚異的，書牌上寫着：「馬如飛彈唱水滸傳，姚士璋開講珍珠塔。」

一個是珍珠塔狀元彈唱起水滸傳來，一個是水滸大王開講起珍珠塔來，確是奇怪極了。如飛的水滸傳是潘金蓮戲叔一段，士章的珍珠塔是邱六喬劫塔一段，雙方的脚本，都是臨時編的。據說，如飛的武二有些像邱六喬，反而活像武二，邱六喬劫塔，出於士章口中，一連就三個爆頭，險些兒將方卿活活嚇死。（舊若）

太平天國的小說

太平天國三字經而外，在一部孤抄本裏，要以關於太平天國的一篇小說爲最重要。世人都談太平天國的詩文，鮮有及於小說的，自然是因爲材料散佚的關係。太平天國是有自己的小說的，他們小說的內容形式何如呢？從這裏的一篇是很可得到一些暗示。其基礎仍然是建築在宗教上，把一切人間的事實都「神化」起來。此小說題起事來歷真傳，附刊「太平天國三年新刊」八字。秀全之「全」字均作「泉」，避天王諱也。作者姓曾，名不詳，在太平天國中，此小說應佔頗重要的位置。其內容是寫太平天國起事的歷史，並說明起事的意義。全文不及二千字，特介紹於讀者，亦可貴之初見的太平天國文化史料也。

太平天國三年新刻起事來歷真傳

曾氏曰：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由洪武以來至於今，五百有餘歲，王者之興，此其時矣。順治三年，太昌後裔朱氏卜居於果化之柳樹灣，抵今僅十數家耳。灣西有插霄嶺。道光元年，河南林青先生，於嶺側構茅屋一間寓焉。因自號插霄散人，能望氣，談休咎，無不奇中。嘗語人曰：「朱灣瑞氣冲天，後必大貴。」至六年四月十八日，朱范氏夜夢神人騎黃龍，過柳樹灣，前有二童子爲導，驚寤腹痛，誕生一子。是夜西方紅光射天，遐邇皆見，都莫測其由來。予曾氏居老鴉坡，隔柳樹灣三里，年四十有七，是夜妻亦坐產，一舉兩男。越三日，予聞范氏夢，奇之，往扣插霄先生。先生隱而不言，再三詢之，囑莫漏天

機，密語予曰：「騎黃龍過柳樹灣者，耶穌降生也。二童子者，雲曇雲梵降生也。去邪反正，其在魚鼈居山之後焉。」踰六年，朱姓邀予二子同從學於插霄先生。先生文誥孔孟，武曉孫吳，日則經史諄諄，夜則教習兵法。諸生幸穎悟過人，十年以來，學術成就。或問先生曰：「凡學成者名必就，諸生大成矣，而不務功名何如！」先生笑而不答。二十一年九月九日，先生邀予登嶺巔，坐磐石仰觀天象，指示星宿部位曰：「若者當興，若者當廢。」一一明白，又指曰：「西北黑氣彌天，魚鼈將居山矣。」勸予移居。予戀故鄉，莫之移也。十一月甲子日，先生散館，夜焚茅蘆而去，竟不知其所往。次年果大水，山原並沒。如是者八年，朝廷無恤災之政，邑郡有抗稅之刑，民之流亡死絕者，曷可勝道。中鄰長樂村洪錫恩，善人也，所生二子，長子秀泉，素諳輜略，曾舉文孝廉。次子秀鎮，智勇兼備，曾舉武孝廉。其家富埒陶白，貨適程羅。值此大災，慷慨施予，邑之扶老攜幼，踵洪門而求救濟者，不計其數。予偕朱生率二子往謁之，與語竟日，歡如舊相識，留款於馥園之尙志堂。適邑宰溫克堯，因借金不允，遂以要結人心見罪，拘錫入禁，兵解藩司。通邑不服，截路殺官兵數十。文武飛報，紛紛點兵，合縣抄拘。錫泣曰：「爲吾一家，貽害通邑，吾大不忍，速縛吾父子，解送府尊，以救通邑性命。」朱生曰：「不然，事已如此，猶作兒女態，無益也。昔吾師林青先生，設帳於插霄嶺時，曰：魚鼈居山，黎民慘絕。九里亭前，東牲歃血。果化之西，洪門之北，英雄如雲，盟書共結。今驗矣。吾聞廣省有萬頂山，長亘百餘里，甚險峻，豪傑廣聚，擁立四王，東王楊君甫，西王蕭集成，南王錢紹堯，北王何有勳，俱有經天緯地之才。帳下勇敢之夫，約有萬餘。予友京谿郭萬年，嘗與四王通往來，請以此事往告，必諧。予與秀兄等，信結通邑宿儒義士，掃除貪官污吏，抄盡果化籍糧，俟英雄齊集，雄踞廣西。相時度勢，陳兵積粟，踰兩粵，馳三楚，控九江而直下，

分五隊以長驅。諒江南之人，聞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欲取金陵，若振枯葉。自後藉金陵爲根本，順則撫之，逆則征之，不出十年，天下定矣。何必守小信小節，以中狐羣狗黨之欲哉！錫乃歎曰：「朱生之言是也。今日破家亡軀，由爾等，化家爲國，亦由爾等。」於是各募勇，選邇不旬日間，已逾萬人。九里亭前，歃血共盟。欲推錫爲盟主。錫曰：「吾老矣，有朱生在！」嗣貪官污吏俱已殺盡，郭招萬頂山英雄齊集，又相與歃血洪門，仍推錫爲盟主。錫又曰：「有朱生在！」諸王亦無不心悅誠服。此二十九年三月事也。予憶林青插霄先生之言，實先生之先見，至今有歷歷不爽者。願先生何在，而不與是盟，吾甚惜之。吾欲大先生之名，故樂爲誌之云。

此文作者對於文學頗有素養。如所記，捨神話部分，皆係真實事情，則與吾人過去已知起事事實，將有許多改變。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竭力推崇「朱生」於秀全殊少說話。由字裏行間窺之，似頗爲「朱生」不平者。則初期太平天國內部之矛盾，其消息可於此中見之矣。然則此「朱生」者果爲誰乎？所云「張插霄先生之名」大體說來，「烟幕彈」而已。

庚子聯軍戰役中的老殘遊記作者劉鐵雲

爲着對自己國家和同胞的熱愛，老殘遊記的作者劉鐵雲，在庚子（一九〇〇）聯軍戰役中，曾經努力於難民救濟工作，終至因此被流新疆而死，這在羅振玉的劉鐵雲傳裏，是已經說到了的。

羅振玉五十日夢痕錄中「劉傳」說：

「聯軍入都城，兩宮西幸。都人苦飢，道饑相望。君乃挾資入國門，議振卹。適太倉爲俄軍所據，歐人不食米，君請於俄軍，以賤價盡得之，糶諸民，民賴以安。君平生之所以惠於人者，實在此事，而數年後柄臣某乃以私售倉粟罪君，致流新疆死矣。」

實則鐵雲之死，其主因並不在此，而是當時封建的貴族階級，藉故迫害進步的智識階級的一種陰謀的事象。從鐵雲的政治思想，治河開礦等主張上，是極容易看到的。所謂售太倉粟的罪案，不過是藉詞而已。鐵雲爲着太倉粟，確實與當時權貴有衝突，而且衝突得相當激烈。這一點，夢痕錄固然沒有說起，後來的人也很少知道。這裏所想的，就是鐵雲參加庚子這一回賑濟的經過，和他與當時權貴間直接衝突的原因。

這些事實的材料，完全保存在後來救濟會刊行的救濟文牒裏。這是一部極不爲人所注意的「徵信

錄，「光緒丁未（一九〇七）秋江蘇省印刷局刊，全書四冊。編者是救濟會的負責人陸樹藩（伯純）書裏收了鐵雲關於救濟的書札四通，伯純有關鐵雲的函稟五件。

鐵雲的參加救濟工作，並不是由於邀請，或本身是什麼發起人，完全是由於熱情。當時以李中堂等作背景，陸伯純出面的救濟會成立不久，鐵雲就有一封信要求參加。這是鐵雲與救濟會與陸伯純關係的初建立。這也是鐵雲諸牘中，最動人情感的一封信，信的全文云：

「今年北省大難，蒙諸大善長發慈悲心，猛勇救濟，先援德州之滯客，次拯天津之難民，凡有血氣者皆宜感動。試思同為黃種，同是三皇五帝之裔孫，何以北省獨遭大劫，而南省獨得完全？蓋數十年來上海義賑捐款不下數百萬，感召吳蒼，所以天留劉峴帥等以福庇我南民也。

由此觀之，天恩不可不感，即解囊不可稍緩。譬大舟觸礁而沉，舟人登陸者半，沉溺者半，則登陸者不當盡拯救沉溺之人乎？譬如通衢火起，已焚其半，餘不焚者，不當羣起灌救被難之家乎？今日之事，何以異此？弟寒士也，摒擋一切，願湊捐銀五千兩，又籌借墊款銀七千兩，共一萬二千兩，送呈貴會，伏希察入。惟此款專作救濟北京之用。

竊謂此次京師大難，與尋常水旱偏災不同，平民之受害也輕，而士大夫之受害也重。良民可惜，良士尤宜惜。難民可憐，難官更可憐。京官苦况，平時且不免支絀，當此大難猝興，走則無資，留則無食。月初有西友自京師來云：見京官宅中，有陳設依然，而男子逃走，女子自盡，屍橫遍地者。有大門緊閉，而舉家相對餓死者。聞之不自知其淚下潄潄也。人才為國之

元氣，京師爲人才淵藪，救京師之士商，卽所以保國家之元氣。辦法當以護送被困官商人口出京爲第一要義，平糶爲第二要義，其餘尤其次矣。是否有當，尙祈裁察。

以地而論，北京爲最急；以事而論，北京爲最難。如無人去，弟願執役爲諸君前驅可乎？所有隨帶翻譯人等川資薪水，均由弟捐款發給，不支善會分文。譬如行軍，前敵爲難，而接濟尤爲難。故漢室論功，蕭何爲首，以後之源源接濟，是所望於諸大仁人矣。」

鐵雲當時的一片熱情，於此可見，書札之作風，亦與老殘遊記絕對相似。大約此書去後，卽得到了總會的許可，隨伯純後赴天津，然後匹馬當先的領了一批救濟工作的人員，冒險到北京去。此書四卷，收伯純致時蓬仙觀察函云：

「……惟至京通一帶，雖已安民，而號令紛如，出入不能自主。縱有洋人保護，各軍尙未周知，動履危機，時形掣肘。幸有劉鐵雲太守，偕司事西人等自願分勞，先行赴京，相機辦理。想力行善舉，當能邀默佑於蒼穹也……」

同卷致李中堂幕府函，亦有「前於十二日，已由劉鐵雲太守相助爲理，先行赴京」等語，由此二函可見當時之京師，已成爲如何恐怖之世界。救濟人員，亦竟不敢前往。幸有鐵雲，獨任此艱險工作。智識階級的爲國服務精神，真無時不然。往後，鐵雲卽留京辦理救濟事宜，伯純亦去過一次，總會並續有匯款。伯純從北京回到天津轉輪南下時，曾有信致鐵雲，說明往後工作事。

關於伯純赴京津的記載，除文牘而外，還有翌年辛丑（一九〇一）印的一冊救濟日記，商務印書館排本。同年浙西鷗隱輯編拳匪紀事，曾把它收入第六卷中。這裏面也有和函牘可參證的地方，特擇錄於次：

九月初九日。劉鐵雲由上海來，已改東洋裝，束帶。

十日。與鐵雲至義和成晚飯。

十一日。與鐵雲商辦赴京救濟事宜。

十二日。鐵雲於午後，率同司事工役二十餘人赴京。

——以上在天津記

十月初四日。到大甜小井與鐵雲暢談。

初七日。訪劉鐵雲，商請美國派兵保護被難官商出京事。

——以上在北京記

從伯純日記函牘中看去，救濟會在初期，對於鐵雲是相當倚重的。因為他不但能「慷慨解囊」抑且是「勇於任事」。鐵雲與伯純的交情，也似乎很好。可是，當鐵雲的工作發展到第二階段平糶時，竟和伯純鬧了起來，鐵雲甚至登報聲明。此事於卷五鐵雲覆伯純質問函中可以見其梗概：

「……掩埋平糶兩事，原係閣下創議發端，故初辦時稟合肥相國，已申明係閣下之意。後因疊聞貴會款項支絀，無

力兼顧，而事已不能中止，故電致義善源、焦樂翁籌借款項，照常生息，由弟歸還。後雖傳聞中有貴會之款，然樂翁來信云，亦係樂翁經手籌借，將來撥還，須知會樂翁云云。夫同一借也，同一樂山經手也，同一由弟歸還也，又何必經貴會多一番轉折乎？此弟登報，稱向親友息借，而焦樂山始終輔助，極力成全也。至貴會云，已出收條，已在捐款內歸還，始終未嘗有人見告，弟何由懸揣而知乎？」

是可見伯純初意，兩事並舉，後來却反悔，有中止之意。鐵雲還不以爲然，乃向親友挪款，獨任巨艱，並登報聲明此舉純爲其個人舉動，與總會無關。伯純不知由於何種因緣，後又將鐵雲貸款認下，兩人從此遂陷於不睦。關於平糶，同函內也曾詳細說及：

「若平糶局，初意本擬隨糶隨釀，酌加價值，以抵人工。事竣之後，僅虧設局席板筐篋等事而已，初不料其辦理未能得法，重重虧折也。大宗之虧則在銀價。糶米用銀，糶米收錢，定價時銀價十二吊，至正月則十五吊有奇，近且十七吊矣。所用者都係外行，弟又不善瑣屑鈎稽，積漏崩山，以二月底截止計算，已約虧七八千金。所欠華俄匯豐之款，近皆催逼，不得已以存米急售，又加一虧，其數尙不能知也……」

所謂華俄匯豐之款，當係太倉粟價。太倉粟買進賣出情形，可以見到。遺憾是鐵雲購買此粟經過，書中未曾詳及。至篇中所云「不善瑣屑鈎稽」，確係實情，故函末報賬，有一千餘兩，竟不知用在何處。據他的報告，由他手收進的款子共五萬兩，洋一萬二千元。他自己挪借了四千兩買古玩字畫，四千兩買房屋衣服，其

餘都公用掉，但尙有一千餘兩，則不知銷歸何所矣。」

糾紛就此發展下去。鐵雲說由他獨還平糶的借款，如總會認賬，亦無不可，他當登報重行聲明。但結果是伯純對平糶決不認賬，只認定此二萬元是總會代借，否認他們的直接關係，要他將該款撥還。焦樂山方面大約因伯純的活動，也不堅持由鐵雲直接還。最後的結論，是總會將他初次的捐款一萬二千兩退還，平糶一舉，算是鐵雲的私人義舉，二萬元由鐵雲還給總會。這樣，才把事件告了一個結束。

鐵雲與伯純約定的還款期是第二年秋天，那知次年的夏天，伯純就藉故催索，並派人到京面討，要鐵雲「如數還清，以清手續。」這把鐵雲弄得很窘，當覆伯純如此的一封信：

「奉到手書，抱歉之至。弟本無恆產，僅有公司股票數千鎊而已。票根寄去，至今尙未寄到。前於稟合肥相國稟中，亦聲明以此作抵，俟股票寄到，在京質押如成，即將現銀匯去。如不成，即將股票寄滬，并寫立押據同寄。舍此亦更無辦法矣。此刻弟食口三十餘人，頗難支持，要知亦難民之一也。」

鐵雲可憐的窘態，在這最後的一函中，是充分的表現着，往後是否就此結束，抑還有下文，則不可知。伯純除直逼鐵雲外，還稟過李中堂，鐵雲在中堂處亦有答辯，惟稿已不存。據伯純之稟，則謂京方許多應付之款，滬方均已匯出，大約爲鐵雲所挪用，把一切流言的責任，完全委之於鐵雲。鐵雲方面，是否有這樣的情形，現在已無法置考。

總之，根據已獲得的既有的材料去看，至少可以斷定，鐵雲流於新疆，太倉粟之被作為理由，這經過的糾紛，事實上全是因子，但大家都不會發現，或加以注意。我們公允的說，太倉粟的購取，固不能罪鐵雲，平糶二萬兩的擔負，一定要放在鐵雲身上，也是毫無理由。李中堂會參與其事，而不能予以公允的解決，似不能單純的謂為救濟人員間的糾紛。新思想置鐵雲於死，（參看胡適老殘遊記）古器物置鐵雲於死，（參看劉大鈞劉鐵雲軼事）太倉粟置鐵雲於死，但我們決不能忽略，致鐵雲於死的，還有這另外的一種「交惡」的原因，「愛國其罪」不幸鐵雲竟因此而喪其身！

關於老殘游記二題

老殘遊記版本考

據劉大紳關於老殘遊記一文，此書最早發表處，爲商務繡像小說及天津日日新聞。其言曰：「繡像小說登至第八卷，商務竄易文字，並刪去一卷，遂不復售稿，先君因中輟，然當時稿在商務未經刊出者，尙有數卷也。方先生勸續作，在天津日日新聞逐日發表，如此直至二十卷爲止，始告一段落，是爲初編。」並附註云：「原回目爲桃花山月下遇狐，商務改狐爲虎，且刪改文字。」又云：「繡像小說登至第十三卷止，但實係第十四卷。日日新聞所刊載，則自刪改處重新登起。雖年久湮，但繡像小說本，及此段手稿均存，可以復按也。」

按繡像小說刊載此書，始於第九號，其時間爲癸卯（一九〇三）八月，中止刊載，則在第十八號，歲末也。繡像小說係半月刊，前後共登十號，其間第十、十一及十四三號，每冊載二回。每回並有插圖二幅。惟日日新聞本，所謂「自刪改處登起」則誤。我藏有日日新聞本第一回至第十回一冊，固非從「刪改處」起也。此本係書式，首「自敘」一頁，每回頁數另起，各自起訖。版心每面長六寸二分半，寬四寸零半分，中縫上題老殘遊記書名，下爲頁碼及天津日日新聞六字，雙欄。全文用四號字排，標題二號，天地甚寬。反面全載廣告，

可見並非常時流行之「另頁副」品。刊載時期，在商務輟刊之翌年，即甲辰（一九〇四）。其間最不可解者，則日日新聞本之第一回至第十回，回目與繡像小說本完全相同，從無改易之處，非所謂「自刪改處登起」。

至老殘遊記之單行本，關於老殘遊記一文則未曾敘述。一般言之，當自民元（一九一二）之商務大本，及民二（一九一三）之商務小本始，實則亦非也。此書之最早印本，實為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上海神州日報館刊行之三十二開道令紙印本，全二冊。封面為彩版，繪古樹上立一老鷹。老殘遊記四字，在左側，空心，白底紅邊，上橫印新小說三紅字。裏封係陽湖薛懋鐸所題。原評全留，不似商務本之刪去。每部售價五角，亦四號字排。民二（一九一三）並有廣益書局二十四開二冊本。

關於老殘遊記所述之偽作後半部四十回本，據胡適老殘遊記敘係刊於民八（一九一九），但個人所得之兩種本子，則皆刊於民十三（一九二四），一為線裝，石印，稱甲種本，一為鉛印洋裝，稱乙種本，皆百新公司所印行者。封面全題劉氏原本老殘遊記。至在已刊行諸本中，足稱為最佳的本子者，自當推胡適敘本之老殘遊記，汪原放標點，民十四（一九二五）亞東圖書館發行。凡此，皆個人所知關於老殘遊記之版本也。

白媼黑媼本傳

偶得鳧道人舊學齋筆記，係木刻本，刊於丙辰（一九一六）作者逝世後一年，一卷。中縫題義洲李氏叢刊，凡收筆記七十七條，有關小說者七則。其題爲：紅樓外史，紅妝柳敬亭，品花寶鑑，惲子居紅樓夢論文，醒世姻緣，古本水滸，及儒林外史。內容頗多祕見。作者藏說部似不在少，品花寶鑑一條附註云：

「往有專搜小說傳奇，原本初印本已得多種，惟綠野仙蹤無原本。坊間行本大版精刻，亦經刪削。溫如玉自云，曾被師引入幻境，在南柯國一夢三十年，今本皆無之。卽此可見刪削未盡處。」可見其關於傳奇說部，收藏甚多。其論此八部小說也，以紅妝柳敬亭一條最有價值：

「光緒初年，歷城有黑媼白媼姊妹，能唱賈島西鼓兒詞。嘗奏技於明湖居，傾動一時，有紅妝柳敬亭之目。端忠敏題余明湖秋泛圖有句云：黑媼已死白媼嫁，腸斷揚州杜牧之，卽謂此也。」並加按云：「白媼一名小玉，老殘遊記摹寫其歌時之狀態，亦可謂曲盡其妙。然亦只能傳其可傳者耳。其深情遠韻，絃外有音，雖師曠未必能聆而察之，腐遷未必能寫而著之也。」

讀老殘遊記者，無不知有白媼黑媼其人，然亦不過以爲是小說家言而已，初未敢信其真有此高技也，孰知鐵雲所傳，仍未能盡小玉歌時之妙境。故李氏此文，不僅足以旁證說部，且亦可作二媼本傳讀，惜仍未

能詳盡耳。

中國現在記的發現

——南亭寫長李伯元遺著

李伯元著作中國現在記長篇，見吳趸人李伯元傳，其言曰：「憂夫婦孺之夢夢不知時事也，撰爲庚子國變彈詞，惡夫仕途之鬼域百出也，撰爲官場現形記，慨夫社會之同流合污，不知進化也，撰爲中國現在記，及文明小史，活地獄等書。」但當我寫作晚清小說史時，並沒有寫進，原因是從各種載籍上，無法獲得李伯元曾經作過這部小說的旁證，頗疑是吳趸人的誤記。

很意外的，在最近，我卻發現了李伯元的這部書。原來是發表在當時的日報上的。其時爲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前後，是和官場現形記相類似的一部章回小說。大概由於並非當時流行的書版式的排法，而作者可不署名，再加以係「未完」稿，遂至湮沒無聞。要不是吳趸人的一提，事實上，是誰也不會知道他曾經作過這樣的一部書。

書前有「楔子」云：

哈哈！列位看官，你可曉得現在中國到了什麼時候了？一個人說道：「中國上下相蒙，內外隔絕，武以弓刀爲重，文以

帖括見長，原是個極腐敗不堪的！」在下答道：「成事不說，既往不咎，這是過去之中國，你說他做甚？」又有一個人說道：「中國興學通商，整軍經武，照此下去，不難凌轢萬國，雄視九洲。」在下又答道：「成效無期，河清難俟，這是未來之中國，我等他不及。」那兩個人一齊說道：「這又不是，那又不是，依你看了來，中國將無一而可的了。」在下道：「不然，不然！你我生今之時，處今之世，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獨立蒼茫，愴然涕下。過去之中國，既不敢存鄙棄之心，未來之中國，亦豈絕無期望之念？但是窮而在下，權不我操，雖抱着撥亂反正之心，與那論世知人之識，也不過空口說白話，誰來睬我？誰來理我？則何如消除世慮，愛惜精神，每逢酒後茶餘，閒暇無事，走到瓜棚底下，與二三村老，指天劃地，說古論今，把我生平耳所聞，目所見，世路上怪怪奇奇之事，一一說與他們知道。」他們雖是鄉愚，久而久之，亦漸漸地心領神會，都道現在的事不過如此。我又怕事情多了，容易忘記，幸而在下還認得幾個字，於是又一一地筆之於書，以為將來消遣之助。唉！雖如此說，古今來稗官野史，很有些與人心世道，息息相通，在下又何敢妄自菲薄？佛說云：「欲知來世因，今生作者是。」這便是做書人的微旨了。諸公不厭煩瑣，聽在下慢慢道來。

接着這楔子，他就應用着官場現形記一樣寫作的手法，開始暴露晚清的官場。比官場現形記暴露得更爲露骨。在這裏面，他主要的不是寫那些佐雜老爺，而是寫一些捐班出身的官吏，儘量暴露他們的貪污，無恥，和相互間的爭奪。就我發見的四本黏報簿，共載有十二回文字。其回目如此：

- 第二回 老臣效忠但求無過 貧兒得志忘却本來
- 第三回 滿口胡柴謗議前輩 當頭棒喝覺悟後生
- 第四回 遇明師卿兒登第 借京債市儉藏奸
- 第五回 爲鬼爲蜮費盡奸謀 時來運來別開生面
- 第六回 駁控案大令貼千金 撰照會監司誤一字
- 第七回 投來捷徑各顯神通 弄破機關迭逢鬼蜮
- 第八回 昧己欺人所如輒阻 貢諛獻媚攸往咸宜
- 第九回 辦河工難除積弊 做清官煞費苦心
- 第十回 得賄賂普度安瀾 罷官職暫習舊學
- 第十一回 接施主山僧勢利 辦教案郡守圓通
- 第十二回 強過繼傷心失嬌婢 慣荒唐餘技作能員

往後不知會否寫將下去。一般言之，李伯元著作，在當時極爲風行，如寫作完成，絕無不刊印單本之理，大約卒至中斷，因而湮沒。全十二回所作，都爲官場黑幕，其最難能可貴者，則爲關於黃河逐年培修的黑暗

的暴露。這裏面，有許多一般人不知道的史料。劉鐵雲寫老殘遊記，曾寫到這一方面的事。除掉描寫了「短

衣匹馬，與徒役雜作」的許多場面，還更積極地提出了他的治河的主張。但對於河的暗黑面，卻沒有李伯元露暴得澈底。這真是晚清文學中一個有絕大價值的收穫。此見於本書第八回末，及第九回：「辦河工難除積弊，做清官煞費苦心。」可以先看李伯元在第八回末暴露買土的事：

單說這買土的事，是分現錢土，車子土兩層。甚麼叫做車子土？是叫夫頭去辦的。土車到了，委員坐在路口，連土把車推到他面前，委員發了一根籤子，便把土推了過去，堆了起來，管堆的人，就收了籤子。那邊也是一樣收的。等收齊了，便來算賬，多少車土，給多少錢。工頭領了去，把車夫開發了，下餘的便同委員大小股均分。這個就叫車子土。甚麼叫做現錢土？這是河工要緊合攏的時候，全靠土去作擋。若靠着一車一車慢慢的推，是要誤事的。這時候，便不論什麼人，都可推土，錢是用大籤籬盛着，放在旁邊。過來一車，收了土，便大把的抓錢給他。也不論多少，只要一把也就够了。但是放在籤籬裏，是解開了串，倒在一處的。委員發的時候，也不計多少。要是委員作弊，便把領印錢，先放起一半，下餘的打開，放在籤籬裏，這也是人不知鬼不覺的。

這是關於買土。培治方面，那黑暗是更大的。在那裏，是有着專門依靠培河治土一直生活下去的人，也有出面不做事而拿錢，及實地裏做事賺更多的錢而不出面的人。李伯元在第九回裏，就借了一個叫做史培的工人，說出在培治方面的黑暗種種。這史培，其實也就是黑暗人物的一個。史培道：

這個黃河開口子，共有兩種。一種是天意，一種是人力。要是上游水大，本省雨多，海水又大，水不得出，來勢又猛，這河

底的鋼砂本是越填越高，那時水勢洶湧，再加些大風大雨，鑲不勝鑲，那就可不定是那處決口。這樣決的口傷人必多，因為大家是不會防備，冰是突然而來的，這就叫天意。大約要幾十年纔遇着一次哩。

以後說到「人力」方面，史培卻再也不肯說。問話的人採用了許多誘致的方法，他纔告知：「這個人力就是小的們幹的。」並且自誇的說：「看不的，這個長堤，叫他不開，他也許要開。要是小的叫他開，他是萬萬不會不開的！」這話當然是一個奇跡。一個工人，怎麼能令黃河隨意的開口與不開口呢？他說的卻很有理：

從前這個長堤，釘的積，本來也就不深。因為木頭太多，又兼那些繩子，都是外面新鮮中間舊的。上頭加的穠積和土，都是鬼畫符的辦法。要是修理得法，遇着不大不小的水，補東補西，也就混過去了。要是不拘那一段土，挖上一個碗口大的洞，那水到這個地方，就是刷他一下。這個洞越刷越寬，到了一兩刻的時候，那全河的水力，就併注在這個地方，不到一個時辰，就穿堤而過了。等到委員老爺們來搶險，不過是這麼一句話，那個敢以身去嘗試呢？

再下去，史培可說到治河工的人員，必須知道十六個字的祕訣，然後可以吃着不盡。這十六個字是：「既鑲復墊，既墊復鑲，隨鑲隨墊，隨墊隨鑲。」因為依照這口訣去做，則工程料作，簡直是無法可以統計，賺錢也就成爲無限度的。這是在治河一方面，但這樣是並不能保證安全的，因為朝廷有時還要派大員前來察勘。所以到了第十回，李伯元又寫到察勘治河的欽差大臣的事。結果，當然是由於賄賂到功，毫不被拆穿。李

伯元對這樣的人很憤慨，所以他可借一個這欵差的隨員，破口大罵：

大人開恩，饒恕他們，也應該檢兩個最不堪的，參他一參，叫人家曉得點怕懼。況且凡事總有個理，這班人在工上賺鈔，只要心安理得，可賺的賺兩個，也還不妨。若是只顧自己，把皇上家的鈔，十個不能抵一個用。如此喪心病狂的東西，就是多毀掉幾個，也不算作孽。大人既是體恤他們，寬其既往，怎麼他們倒說大人要他們的錢呢？倘或他們賺的錢，還仍舊分給大人，這不是貓鼠同眠麼？

這樣借醉罵人的結果，當然是飯碗打碎，而且不許他再隨同入京。這人當然不能有什麼抗議，於是就跟着他的行止，小說又敘述到其他方面去。裏面曾寫一個頑固的老官僚，性格寫得相當好。約略言之，此書所描寫的時限，約在維新運動的初期，正是老臣失勢，新人物抬頭的時候。至就寫作技術方面說，則與官場現形記頗難分其軒輊。

重刊庚子國變彈詞敘

幕地飛來陽九災，

哀絲手理一低徊；

昆明池上人何在？

賸有胡僧話劫灰！

這四句詩，是辛丑年（一九〇一）歲暮，李伯元寫庚子國變彈詞到第十四回完，有感而題的。記得當時的詩人黃公度，也有類似的句子，說是「南海昆明付劫灰，西風汾水雁聲哀」（庚子傷亂作）一樣感到義和團事變，八國聯軍攻陷京師，兩宮倉皇出走，是中國史上的一次莫大的浩劫。所以身經事變的人，事後回想起來，總不禁有無限的浩歎！

這一次事變給予中國以怎樣的影響呢？成立了大辱奇恥的辛丑條約，帝國主義更進一步的來實行宰割。在另一面，則是帝國主義知中國民衆之不可侮，「有識者」更清楚於「政府不足與圖治」而「翻然思改革，對清室開始抨擊。」魯迅說：「戊戌（一八九八）變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一九〇〇）而有義和團之變，羣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抨擊之意矣！」（中國小說史略）事實的發展，確是如此。

郭沫若既慨然於「五四」「五卅」兩大運動，反映在中國文學上的，祇是一張白紙（一九二八）。庚子事變之於文學，雖還沒有到「白紙」的程度，實際上的相差，是「無幾」的。我們所能找到的關於這事變的文學作品，大概祇有如次的幾種：

庚子國變彈詞（李伯元作，繁華報刊）

蜀鵲啼傳奇（林紓，商務版）

武陵春傳奇（陳季衡）

救劫傳（良廬居士，杭州白話報）

鄰女語（憂患餘生，繡像小說，未作完）

京華碧血錄（林紓，商務版）

此外所有的，祇是一些筆記，如檢閱紀事（鄒渭三）、宣南紅雪錄（呂師鐸）、庚子日記（景善）、津橋鵲血錄（恨人）、庚子虎穴記（更生居士）、庚子之北京（師景魯）、庚辛大事錄（穆成善）、拳匪見聞錄、燕京劫華錄（新小說）而已。小說中之部分涉及的，也只有新石頭記（吳趸人）、冷眼觀（八寶王郎）、癡人說夢記（旅生）幾種。詩歌大都散見各家集內，除新小說所載庚子時事雜詠二十二首，專著不多。會孟樸作孽海花，依照最初的計劃，是寫到這一階段的，可惜當時小說林祇刊到二十四回，便爾中止，不

然，這定然會成爲庚子事變的重要文藝作品。小唱方面，雖相當有一些，現在能以找到的，也祇有新小說續像、小說裏的一部分，如十二月太平年（謳歌變俗人）、小五更（竹天農人）、時事曲（錦士）等，京戲有拳匪魁（新小說）一種，但都不能算是優秀的作品。

所以然這樣貧弱，主要的原因，是一般寫作者對於「小說與羣治的關係」（借用梁啓超的文題）理解的不够，仍然把小說當作並非經世的文章，不加注意。其次，就是晚清小說刊物的發達，在庚子事變（一九〇〇）以後幾年，梁啓超小說林，李伯元繡像小說，都是始刊於一九〇三，吳趼人月月小說是一九〇六，黃摩西小說林爲一九〇七，很少作家注意於庚子的描寫，是可能的事。變發生的時候，大家還沒有認識到小說的重要性，待到懂得，已經是事過境遷，而且又有了更重要的當前的主題。這樣，庚子的描寫，自然就不能成爲重心了。

在這些作品中，我認爲最好的一部，是庚子國變彈詞，這是最能反映這一回事變，最通俗的，而又有文藝價值的書。海滙閒話評此書的價值，在官場現形記之上，是很有見地的。因爲彈詞以「韻語出之，感人尤易」，傳播得也更容易普遍。

這部彈詞的作者李伯元，是清末頂主要的作家，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作者吳趼人並稱於時。魯

迅作中國小說史略（一九二三）曾根據他姪子李祖杰致胡適書，和當時的名譯家周桂笙的新庵筆記，替他寫過一篇小傳：

南亭亭長爲李寶嘉，字伯元，江蘇武進人。少擅制藝及詩賦，以第一名入學，累舉不第，乃赴上海辦指南報，旋輟，別辦遊戲報，爲俳諧嘲罵之文。後以「鋪底」售之商人，又別辦海上繁華報，記注倡優起居，並載詩詞小說，殊盛行。所著有庚子國變彈詞若干卷（按實爲四十回），海天鴻雪記六本（實四本二十回），李蓮英一本，繁華夢，活地獄各若干本（活地獄共成四十三回，作者寫至三十九回，四十至四十二，吳趼人續，四十三係茂苑惜秋生續。又有專意斥責時弊者曰文明小史，分刊於繡像小說中（後由商務印單行本共二冊），尤有名。時正庚子，政令倒行，海內失望，多欲索禍患之由，責其罪人以自快，寶嘉亦應商人之託，撰官場現形記，擬爲十編，編二回，自光緒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中成三編（一九〇一—三）後二年又成二編（一九〇四—五），三十三年以瘵卒，年四十（一八六七—一九〇六），書遂不完，亦無子。伶人孫菊仙爲理其喪，酬繁華報之揄揚也。嘗被薦應經濟特科不赴，時以爲高；又工篆刻，有芋香印譜行於世。

按胡適官場現形記序，與此略有出入。謂伯元係上元人。說官場現形記第四編係一九〇四—五所作，第五編一部分，由伯元友人勉強續完。伯元所著書，我所知者尚有藝苑叢話，滑稽叢話，塵海妙品，奇書快睹各四卷，南亭筆記八卷，南亭四話十卷，滿清大夫軼事（俠君增輯）不分卷。

魯迅這一篇小傳，能幫助我們了解李伯元的生平，和他的創作生活，是一篇很好的側重事實的紀載。

吳趸人也做過一篇李伯元傳發表在月月小說上，對他的人格頗多表揚。但趸人的表揚，並不是友誼的誇大，這是從他的作品方面，也能以看得出來。他的主要的著作，可說是沒有一本是一無所爲而作的。文明小史，是全般的描寫了維新運動期間的中國，對腐敗的官僚，投機的維新黨，橫行的帝國主義，加以無情的攻擊。官場現形記，是以極端憎惡的態度，暴露了清末官僚的腐敗媚外，以及一切的醜態。活地獄專寫縣衙裏的黑暗，縣官書吏的魚肉小民，私刑拷打等等地獄般的慘劫。海天鴻雪記是一部吳語的小說，寫在那樣嚴重的時期內一般人士的醉生夢死。此外的一種，就是庚子國變彈詞，是記載庚子事變全部經過的書。李伯元所以能成爲一代的作家，透過這簡單的敘述，想也可理解。

特殊的來說一說庚子國變彈詞吧。書凡四十回，作於辛丑（一九〇一）與壬寅（一九〇二）兩年間，最初是逐日發表在繁華報上，壬寅冬，又由繁華報館排印成巾箱單本。寫作期也可以說，開始於辛丑條約成立之日，越一年而完成。他是以怎樣的情懷，來創造這一部使婦孺都能了解的悲劇呢？他自己是一再的說：

和議既成，羣情頓異，驕侈淫佚之習，復中於人心，敷衍塞責之風，仍被於天下，幾幾乎時移勢異，境過情遷矣！（自序）

殊不知我們中國的人心，是有了今日，便忘了昨朝，有了今日的安樂，便忘了昨日的苦楚；所以在下要把這拳匪鬧事的

情形，從新演說一遍。其事近而可稽，人人不致忘記；又編爲七言俚語，庶大衆易於明白，婦孺一覽便知。無非叫他們安不忘危，痛定思痛的意思。（第一回）

却說在下做這一部彈詞，不過要列位看報的人，有了今日的昇平，切莫忘了前年的禍亂，打起精神，各人烈烈轟轟做一番事業，就不負做書的人一片苦心了。（第十五回）

不惜再次三番的這樣懇切的陳說，李伯元的苦心，真如他在活地獄裏所說的：「世界昏昏成黑暗，未知何日放光明，書生一掬傷時淚，誓洒天下救衆生。」是多麼熱情的一位作家啊！

庚子國變彈詞所敘述的，是始於清平縣武舉與教民衝突，官吏左袒教民，釀成武舉復仇，率領五百弟子，殺死此教民全家；終於李鴻章慶親王受任爲全權大使，在京與各國議成辛丑條約，兩宮回鑾爲止，是庚子事變的全史。至於李伯元自己對於這一「浩劫」的態度，在書裏也說得很明白，他反對義和團，反對扶助義和團的一些大臣官吏，反對帝國主義的屠殺行爲，這一事件的最高責任者，他隱約暗示出的，是慈禧太后而不是光緒，對光緒維新運動的失敗，表示非常的惋惜。

這部彈詞最大的優點，是保留了當時許多可歌可泣的史料，特殊是民衆受難的寫述。最初寫義和團初起，袁世敦奉命去剿，結果是把一個善良的村子洗劫掉，而事實是連「拳匪」的影子也沒有：

一聲號令到村前，勇士銜枚不敢停，大霧迷漫猶未退，依然田內少人耕。行來不到二三里，隱約村莊看得清。統領便

叫將陣攔，掃除匪類莫遲停，衆軍一陣排槍放，接二連三大砲鳴。合是此方遭浩劫，霎時石破與天驚！當時放過幾陣排槍，幾門大砲，霎時間，但聽得房屋倒塌之聲，與鬼哭人嚎，攪成一片，恍似山鳴谷應，石破天驚！圍牆缺處，又只見老老少少男女女，自相踐踏，四處逃生，袁統領立刻傳令三軍，攔阻兜殺。這一殺直殺得橫屍滿地，流血成河，可憐無辜良民，盡死於刀槍之下，那袁統領毫無知覺，還當他們都是匪黨呢！

枉殺人民千萬衆，算來不到半時辰，看看莊內無人影，霧退天晴望得清，統領便叫兵紮住，自攜戈什入莊村。滿街屍首無人跡，幾處民房劫火焚，信步行來不覺遠，抬頭一望陡然驚。

走到一處，只見前面有座小廟，寫着關帝廟三個大字，廟前搭了一座戲臺，檯上堆了多少戲衣，與那刀槍劍戟之類，這時亦被砲彈打的東倒西歪，七零八落。再看地下的屍首，也有抹着花臉的，也有戴着鬚鬚的，亦有打去一腿的，亦有戳穿肚皮的，一個個躺在地下。世敦看了一回，陡然明白，「啊呀！」一聲道：「不好了，是他們在這裏演戲酬神，並不是與妖作怪，誤剿良民，如何是好？」於是無精打彩，急急跑回營盤，自己搜尋主意。（第二回）

滿清官吏視民衆的生命如兒戲，所以那時候的民衆，是在種種的迫害之中的。一面是官吏豪紳兵匪，一面是教民洋人。義和團的成長，可說就是這些受迫害的民衆，無可奈何挺而走險的一種笨拙的希圖自救的辦法。遺憾是，因爲無組織，無訓練，到得後來，所以行動遂越出軌外，甚至被利用。李伯元寫到團民與甘軍在北京可怕的燒殺，他很憤慨的寫道：「兵即是匪，匪即是兵，兵匪合一胡亂行。排槍好似連珠砲，哭喊之

聲不忍聞。巨賈豪商都被劫，大家小戶不安寧。」（第七回）最後，更總結民衆在各方面所受的苦痛，說是：「故使生靈遭劫運，破家亡產蕩無存。拋男撇女齊逃命，露宿風餐不像人。遇到官兵恣擄掠，若逢匪類卽姦淫。洋兵蓄恨將仇報，碰着之時命亦傾。棘地荆天無路走，每從溝壑了殘生。死屍拋棄如山積，血水成河舟不行。慘酷情形寫不盡，這書中，十分祇有兩三分。」（第十一回）

那時的民衆所受的危害，是到了這樣的程度，但這究竟還只是自己國度裏所「賜予」帝國主義方面的殘酷，那是更甚的。這就從法國名小說家綠蒂庚子外紀裏，也可以看到。庚子國變彈詞所寫，他們攻取天津，所用的竟是綠氣砲，這是何等的殘酷！因此天津城破以後，「各屍倒地，死無傷痕。甚至城破三點鐘後，洋兵見有華兵多名，擎槍倚牆，怒目而立，一若將要開放的情形。等到近前一看，始知已中綠氣而死，祇以身倚在牆，故未倒地。」（第十一回）這是多麼悲壯的畫圖！在這時，要避免他們的騷擾，祇有在門上貼着一張條子，寫上某一國順民字樣，纔能得免，其壓迫又是何等的利害！再說北京城破以後：

都因拳禍結仇深，因此上，惹怒洋人恨不平。一鼓破城恣搶掠，官民無處可逃生。市廛買賣都難做，錢米俱歸異姓人！此行只爲報仇來，實指望，宮闕頓時化劫灰！一片人聲似鼎沸，內廷擺設任情摧。金銀盡入洋人手，寶器他邦都載回。寫到此間良不忍，一回載筆一徘徊。

一番搜掠不容情，那管他，累代天家世代珍？璽綬尙教歸異姓，金錢一概付他人！天庾粟米供攜取，宮觀連雲付劫塵。

更有傷心一件事，鑾儀殿上駐雄兵（第二十一回）

未進城之先，是連開十三次大砲；既進城之後，又是燒殺搶劫，真是所謂「搜掠情形不忍聞！」這是帝國主義在當日給予中國民衆的「恩惠！」兩宮果然不免於出走，民衆所受的苦痛，更是說不盡的。哀哀小民，其慘痛際遇，真是無可伸訴！

在這一回事變之中，外國人所遭受的不幸，也是很多。就拿山西一省來說，毓賢把全省的外國人，以保護的名義，驅到省城以後，就親自一次把他們殺掉，共有一百二十多人，無論男女老幼，一無得免。其殘酷情形，是遠超過義和團給予外國人的危害。李伯元用了一回書，詳細的寫了這件事。寫毓賢殺外國女人，甚至「縛住他的兩手，取把尖刀，從她下部向上一戮，竟是穿心破肚而亡。」（第十三回）他母親要求他留下最後一個外國小孩，都被毓賢無情的拒絕了。至於京裏不斷轟炸外國人，雖死傷甚多，然與此相較，究竟是不够殘酷的！所以這一回的事變，真正受着損害的，不是中外的官家，而是無可告訴的中外的民衆。這些，是多麼殘暴的人類獸性的發揮啊！

李伯元在庚子國變彈詞裏，寫完了庚子事變，又用了三回書寫中俄黑龍江之戰，一樣的寫到了那裏「生靈」所遭的「劫運」，其殘暴性，和他們在京津的行爲，是可以相互發明的。那裏的中國民衆，是怎樣被屠殺呢？

敵邦馬隊已臨城，驅逐居民一處屯，舉火焚燒人盡死，這般慘酷未忍聞！海關貿易商人等，聞訊之餘駭十分。核計丁男並婦女，有多無少六千人。敵兵先說開船送，迫至江邊立定身。商衆聞言心竊喜，大家恐後急先行。忍飢露立江邊上，一日連宵又到明。不見敵船來護送，忽聞槍砲響連聲。開槍揮斧來何猛，數十洋兵殺氣騰，齊向商民施毒手，出人意陡然驚。大江前面難飛渡，頃刻之間命半傾，一半投河圖自盡，幾人泗水度重生？六千人衆無辜死，憤恨蒼天太不仁！（第三十四回）

這是庚子事變的一枝插曲！到這裏，還能有什麼話說呢？被壓迫的中國民族，是自「鴉片戰爭」以來，就不斷的遭受着這樣的劫運呢！血淚斑斑的史蹟，放在眼前，我們將要如何的振作，以圖自救！

庚子國變彈詞也還有其他優秀的部分，如第二十七回寫供奉名伶在事變期間的小史，第七回寫北京的燒殺轟炸，在這裏不再說了。不過這部書雖有這些優點，缺點也是同樣伴着存在的。第一是他的「忠君愛國」思想，決定他不能把重心落在「民衆」更強調的加以敘述。對義和團不能有正確的解說與批判。敘述兩宮西狩，駐蹕，回鑾，忠賢被害，禍首伏法，佔去的份量不免太多，使讀者感到冗贅。第二，由於事實的繁複，作者又不願放棄任何一方面，遂不加選擇的兼收並蓄，結果是有不免於駁雜凌亂之處。第三，此書本是陸續寫成，爲日既久，自不免有重複鬆散拖沓之處，全部刊完，作者不加整理，便爾匆匆付印，其不能爲一部完善的書，那是必然的。有此三種缺點，庚子國變彈詞一書，遂不免瑕瑜互見。但這些缺點，是終掩蓋不了

他的優點的。這樣，在反映庚子事變的文學方面，庚子國變彈詞便成了最足以代表的一部最重要的書了。
庚子國變彈詞雖曾有過單行本（一九〇二），事實上是早已絕版的，現在要想訪求一部，其難殆不亞於訪求宋元版本，祇是「可遇」的。一般的讀者，因官場現形記的流行，也不大注意這部書，已有的小說史，更大都祇一提書名，其遭際真有如當時的苦難一樣，彷彿早已被忘却了。這原因，自然是由於歷來的觀念，彈詞一類的書，難入士大夫的眼。實則，彈詞影響的廣大，其所具有的藝術性，是並不亞於所謂「大文學」的。如王百穀改作的三笑緣彈詞，濟園所作的燕子箋彈詞，馬如飛的珍珠塔和開篇，其細膩雅韻，實臻「大文學」所不能達到的境地，而傳播的廣遠，更非「大文學」所能望其項背。

李伯元「愛夫婦孺之夢夢不知時事」大發宏願，作庚子國變彈詞，這種地方，最足以見到他的卓識。吳研人的論木魚書（見月月小說）一樣，表示了他對於彈詞的重視。即以庚子國變彈詞論，如果有人彈唱起來，其使讀者「淒楚入骨，悲憤填胸」殆過於一切文學所能給予的影響而上之。這當然是因為「大書深刻，筆舌互用，故能遙吟俯唱，聲淚相隨」。（自序）至於說過去的彈詞，大都表現着封建思想，這是誠然，但突破封建的領域，以建設新的彈詞，這是現在的創作家應該負起的責任。

新小說社是以提倡「通俗文學」為職志的，現在重印庚子國變彈詞，可謂是一件極有意義的事。因為這部彈詞是代表了舊的彈詞最高的發展，是突破了英雄美人佳人才子一般固定的範圍，走向廣大的

社會生活，歷史上的特殊事變。根據這已有的最高的發展，是更易於探尋再進一步的新路的。李伯元寫作此書的目的，是要使大家「安不忘危，痛定思痛」在更加不幸的今日，重刊此書，自然也有使人「觸目驚心」的意思，自無待言。很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對於彈詞一類文學的注意，而走上一條新的創造的路。書末附印的辛丑條約全文，是從杭州白話報刊的救劫傳裏轉錄，使讀者了解當時所訂的，是具有怎樣的羞辱內容！

吳趸人的小說論

我佛山人吳趸人，和南亭亭長李伯元一樣，沒有系統的關於小說的理論發表。現在能以找到的，祇是些零星的短章，散見在當時的各雜誌上。一定要依據他論小說的意見，來談他對於小說的理解，祇有這一些材料。

最主要的一篇，是月月小說序，他正面的提出了自己對於小說的意見。除同意於梁啓超的小說與羣治之關係，認識小說的重要性外，又補充了二義，一是「足以補助記憶力」，二是「易輸入智識」。他的理由是「深奧難解之文，」對讀者是「不如粗淺趣味之易入，」用小說方法輸入智識，讀者會「更易於記憶。」歸結起來，是小說最易於傳播得普遍，最足以感動人。他主張「借小說之趣味之情感，為德育之一助。」

這見解在今日看來，實在是太平常，但在吾人開始理解得小說重要性的當時，正「怪誕支離」的作品不斷產生，此說實足以糾正許多壞的傾向，而強調讀者對於小說與羣治的理解。

他特殊的注意歷史小說。寫過兩晉演義，寫過痛史南宋演義，可惜都沒有完稿。據他的意見說，「典冊很難於使人注意，因端緒複雜，文字深邃，卷帙浩繁。要使這些高文典冊的內容，普遍深入於羣衆，祇有用演義的體裁。蓋祇有小說家言，興味濃厚，可以引人入勝，可以補教科之不及，可以使小說附正史以馳，正史藉

小說爲導。」（歷史小說總序）他對於舊的歷史小說，頗多不滿意處。他說，有許多以附會爲能，反使歷史真相隱而不彰，且多種種怪謬之事，遂使「愚人益愚。」他暢論這一類的小說道：

「吾嘗默計之，自春秋列國，以迄英烈傳，鐵冠圖，除列國外，其附會者當居百分之九九。甚至借一古人之姓名，以爲一書之主腦，除此主腦姓名之外，無一非附會者。如征東傳之寫薛仁貴，萬花樓之寫狄青是也。至如封神榜之以神怪之談，而借歷史爲依附者，更無論矣。東西漢又失於簡略，殊乏意味，而復不能免蹈虛附會之談。東西晉不成片段，不合體裁，文人學士見之，則曰有正史在，吾何必閱此；略識之無者見之，則曰吾不解此也，是有小說如無小說也。」（兩晉演義序）

他認爲這些都不是歷史小說之正軌，應該是不避史實，所以他要以最大的力量，從事於這一方面作品的創造。從這理解出發，他也注意於鼓詞，彈詞，曾經重刊賈島西鼓詞，並爲之作序，又在新小說上，正式的論到彈詞小說：

「彈詞曲本之類，粵人謂之木魚書。此等木魚書，雖皆附會無稽之作，要其大旨，無一非陳說忠孝節義者，甚至演一妓女故事，亦必言其殉情人以死。其他如義僕代主受戮，孝女賣身代贖父罪等事，開卷皆是，無處蔑有，而必得一極良之結局。婦人女子，習看此等書，遂暗受其教育，風俗亦因之以良也。惜乎此等木魚書，限於方言，不能遠播耳。」

甚至於把粵風之不淫，歸功於彈詞小說。吳趸人本是舊道德的擁護者，如此看法自不足怪，然其能看重這些不爲人齒的被通人目爲「下流書」的，却有不可及處。此等見解，與李伯元實有相同處。

當時的一些小說評，頗多不能客觀的，如說水滸是社會主義書，蒲松齡爲一排外家，專講民族主義，聊齋狐均指滿人之類，吳趸人大不以爲然。他幾次的提出抗議。如他論水滸曰：

「如水滸傳，誌盜之書也，而今人每每稱其提倡平等主義，吾恐施耐庵當日，斷斷不能作此理想。不過彼彼此一百八人，聚義梁山泊，恰似一平等社會之現狀耳。吾曾反覆讀之，意其爲憤世之作。吾國素無言論自由之說，文字每易買禍，故憂時憤世之心，不得不託之小說，且託之小說，亦不敢明寫其事也，必委曲譬喻以爲寓言，此古人著書之苦況也。水滸傳者，一部貪官污吏傳之別裁也。」

這是比較客觀的。不像他人之硬拉之以入現代思想之領域，故他有「吾雖雅不欲援古人之理想，以闡入今日之理想」的話。他論過鏡花緣，認爲是爲山海經加一注疏，謂之理想小說，科學小說。論過金瓶梅肉蒲團，說是懲淫之作，顧都無論水滸之透闢切當。

吳趸人對於小說之社會的認識，以及其判斷的態度，從這些話裏，已很可以看得清楚。他依着封建的進步觀點，了解小說的重要，希望藉之以移風易俗，改革社會。現在所能找到的關於他的論小說材料，如此而已。

彈詞小話引

彈詞究竟始於何時，現在已是很難斷定。就存在的作品說，能以找到的，祇有楊慎的二十一史彈詞，王百穀頭本的三笑緣彈詞，算是最早。可考的，臧晉叔在萬曆間，曾刊有幻遊的仙遊，夢遊，俠遊錄，但亦未見。此外，則明袁宏道在真州，曾請朱老兒說書。元瞿存齋過汴梁詩，有「陌頭盲女無窮恨，能撥琵琶說趙家」之句。宋陸游詩有「斜陽古柳趙家莊，負瞽盲翁正作場」之句。是彈詞之始，可以推衍至宋矣。然自燉煌文獻發掘後，則又可更進一步，上推至六朝與唐之間，抄本明妃曲之發見，極可見彈詞之最初形式。故在目前，我們至少可以斷定，彈詞是始於六朝與唐之間的，說唐是更為可靠。至若如馬如飛之說始於三皇，朱寄庵說是姬宄，可說是附會無稽之譚。

彈詞之來源為佛家的變文。其說最初見於臧晉叔之仙遊，夢遊二錄序。他說：「若有彈詞，多瞽者以小鼓拍板唱於九衢三市，亦有婦女以被絃索，蓋變之最下者也。……深不甚文，諧不甚俚，能使騃兒無不入於耳而洞於心。」最近，則鄭振鐸先生亦以為是：「彈詞也是源出於變文的，不過不帶着任何宗教的臭味而已。他們是敘述人間社會的活動的，其體裁却和變文非常的相同。……也許，變文的講佛經的一支，流行而成爲寶卷，而其講說史書故事的一支，却成爲彈詞了。」姑無論其是否如晉叔所謂「最下」，但來自「變」，

無論從彈詞本身任何一方面看，是毫無問題的。

一般人是很容易把彈詞與「鼓詞」混談。其實牠們之間，也稍稍有點分野。鼓詞的來源，同樣的是變文。所不同於彈詞的，是鼓詞「節以鼓」，而彈詞則用「三弦」。再則，「鼓詞」大都流行於北，彈詞則在南。故鼓詞所用，大都是官音，而彈詞多用的吳音。同時彈詞的區分，也很單純，不像鼓詞的複雜，有崑腔、高腔、亂彈、柳柳腔、江南的十桃腔、直隸的弦子腔、河南的絹腔、囉囉腔、山東的肘鼓子腔等等。其盛行於廣東一帶的，却又不叫彈詞，叫做「木魚書」了。用的自然全是廣音。我曾收得此種舊劇唱本約百數十種，內容除音韻外，和彈詞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彈詞大都是七言韻語所組成，也間有三七，或三三四的句子，不過在七字外的字，一般的說都是襯字，唱時以輔助表情或加重語勢的。如馬如飛的南詞小引，刻本是全無襯字的。當時頗以為奇，及至無意中買得同治時他學生的手抄本後，乃恍然原來並不是沒有，而是刻書時當作「文章」，把牠刪却的。「鼓詞」於襯詞則普遍的用，翻開書來，幾於全是十字句。

彈詞的詳細的歷史，考得雖尙有待，但其影響廣大，是迄今不稍衰的。特殊是無線電播音事業發展後，尤盛極一時，幾於無往而沒有彈詞家之彈唱。清末的小說家吳趸人，曾盛稱此類書之有益世道人心。他說：「此類木魚書，雖是附會無稽之作，要其大旨，無一非陳說忠孝節義者，甚至演一妓女故事，亦必言其殉情

人以死。其他如義僕代主受戮，孝女賣身代父贖罪等等，開卷皆是，無處蔑有，而又必得一極良之結局。婦人女子，習看此等書，遂暗受其教育，風俗亦因之以良也。」寥寥數語，顯是說盡了所有彈詞寫作的主旨，都是對於封建思想的擁護。

在高人雅士看來，彈詞雖卑不足道，算不得文章，實則彈詞在藝術方面，也自有其獨特成就的。最主要的一點是細膩，彈唱起來，或「柔語如珠，綿綿不絕」，或雄渾浩蕩，有若奔流，繪影繪聲，竭盡委婉曲折之妙。所附開篇，或唐詩唱句，短鍊風趣，竟是美妙之抒情詩。若言其失，則在猥褻，在冗贅。桃花扇說柳敬亭，老殘遊記說王小玉，善說彈詞者之技巧，實有如是者。

所謂「開篇」，也就是「平話」裏的「入話」，小說裏的「得勝頭迴」，與當日所說正書不相關的一個短唱，是藉以待客，再開正書的意思。以前說書的，大概是先說開篇，後說正書，結束時再唱一個小調。現在唱小調已不多見了。從光緒刊的海上烟花瑣誌一類書裏，我們還可以看到那時的情形。就在我收到的馬如飛原本裏，也還附抄了一卷的小調，大概也是在場子上用的。

彈詞雖被稱爲小道，但有時却需要極大極艱的努力，像我所見的福建榴花夢抄本，竟達二百六十餘冊之多，還沒有完。安邦定國，鳳凰山，玉釧緣，自然也是够大的。珍珠塔之類，只能算是「中型」之作。小型作品，現在已不大多見，然亦儘有傑作。此類唱篇，今日即有所得，也是以抄本爲主，約當二萬字左右。至於四冊

八冊的，那只能說是「中小型」。

大眾歡喜聽彈詞，也歡喜抄彈詞。故彈詞的抄本，流行的特別的多。原因是很簡單。就是這一類的作品，他們是當作善書看的，抄寫一部，即是一部功德，故有些抄本的結尾，我們還可看到附語，說是「閱後請抄一部再送友人，功德無量」等等。這些抄本已發現的，最早是乾隆，且大都出於閨秀之手，有的繕寫得極爲工整，比刻本還要好，因此有許多彈詞，一直到現在，是祇有抄本流行，始終沒有刻印的。刻印的本子，其最初的一家，却極怕人翻刻，故我所得的初刻的倭袍上，竟在書名之旁，附刻大字如「翻刊此書者，本坊外婦之子也」一行，是在善賈看來，彈詞又只是「商品」，並非「善書」矣。

女子不但歡喜聽彈詞，抄寫彈詞，也歡喜寫作彈詞，是以彈詞的女性作家，比在文學的其他部門，也產生得特多，而名著出於他們之手的亦不少，如筆生花，玉釧緣，再生緣，再造天，天雨花，錦上花，鳳雙飛，如是觀，都是女子所作。其動機自然也是由於創作慾的抬頭，也是要藉以勸世，或娛悅其家庭人物。也有表現着女性的呼籲的，但這一類的究竟不怎麼多，他們所寫，大都限於家庭及兩性方面。至於講史一類作品，則仍似乎爲男性所獨占。女性作家，筆觸及於猥褻的，可以說是沒有，祇有鳳雙飛是一個特殊的例外，她寫的非常大膽，比男性作家更大膽。

世人因不注意彈詞，買書時對於版本極不注意，實則其間的關係是很大的。版本的重要，是初聽書時

要聽那一家的調子一樣，本子是有不同的。舉一個很簡單的例，譬如玉堂春，現在即有彈詞唱，也是類似於「共和書局」的石印本子和京戲玉堂春的內容一樣。但如能得着乾隆本的玉堂春，則所說的故事和現在流行的玉堂春故事，至少有百分之七十的不同，而乾隆本是那樣的複雜有趣，比今本高明到不知多少。珍珠塔的本子，自乾隆而後，雖都是翻刻周殊士改本，但如果能找到乾隆本，不僅可以發現翻刻的許多錯誤，也可知後行的馬如飛珍珠塔完全是書賈騙人，除序引改動一二句外，完全是周本，馬氏真本是始終未曾問世的。聽彈詞要聽名家，研究彈詞，也不得不廣收版本。乾隆時代刊本，現在已是不大好找，即有所得，也不一定完全是完整的舊本，是又不得不兼收嘉道以後本子，以為之輔了。寫作期在以後的，也以能得初刻為是。

其屬於書場上的話，如講派別，論演技，也儘是複雜得很，在這裏沒有發展申說的必要。總之，彈詞為通俗文學之一巨大力量，到今日仍支配着廣大的聽衆羣，讀者羣，這是事實，所以我們不談大眾文學，不了解大眾文學的重要性則已，要想在這一方面得到發展，從這一方面加以努力，從舊的腳跡中，去向前開拓新的路。從楊慎的二十一史彈詞到李伯元的庚子國變彈詞是一發展，從庚子國變彈詞到國難記又是一發展，新的前途是很明白的昭示着的，只看我們如何的努力而已。

故時至今日，一方面要從事新的寫作，同時為着舊的彈詞成一著錄，作為過去的總結，也是非常的必

要。彈詞的歷史雖如此悠久，因從不爲士大夫階級所注意，連編目也沒有，更不必說什麼提要了。一九二七鄭振鐸先生的編目，可謂有史以來的第一次，然所收亦只有百十種，（中國文學論集開明版）我去年作彈詞小說評考，（中華）雖達十數萬言，所及書亦不多，故終以爲憾。小話之作，即想補此闕典，以了一重心願，亦所以爲中國彈詞小說作一總結賬也。至讀者方面，是可用極少的時間，以了解各種彈詞的內容，省却許多時間的浪費，豈非一舉數得哉。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二日阿英記。

關於石玉崑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根據三俠五義及其續書，疑作者石玉崑係咸豐時說書人。理由是：「三俠五義及其續書，繪聲狀物，甚有平話氣息。……小五義序，亦謂與三俠五義皆石玉崑原稿，得之其徒。」後胡適爲亞東本三俠五義作敘於石玉崑亦僅能依據三俠五義續書，證明在一八九〇年，玉崑業已逝世。李家瑞編北平俗曲略，由於俗曲的發現，始獲得若干新資料，知玉崑說「子弟書最有名」，人稱「石先生，以巧腔著。」在過去，所能知之石玉崑史事，如此而已。

日昨，平賈以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至二十五年（一八四五）金榜雲抄本子弟書五冊十六種求售，其中竟有歎石玉崑一目，余乃大驚異，亟檢視之，果係記玉崑事。惟其內容，仍未詳述玉崑歷史，僅介紹其說三俠五義時之情形。顧得此一帙，至少可證明二事，一是玉崑應稱「道光時說書人。」另一是玉崑確爲說話人，且係以三俠五義著稱者。得知玉崑說書時之盛況，猶其餘事。

一、嘆石玉崑（簡稱嘆崑）「頭行」即說明「驚動公卿誇絕調，流傳市井效眉顰。編來宋朝包公案，成就當時石玉崑。」其人其事，已可以見。「頭行」唱道，即說明玉崑說書之場子與觀衆：

會到過關廟多年雜耍館 紅牌斜挑破圍門 出入多人如蜂擁 我暗猜疑聽書何必往來頻 進圍門一望園

中本卸滿 到屋內偏觀前座有千人 挨台進園書樓者多闕老 靠牆壁遠居末座少平民

於是此人始得知「出入多人如蜂擁」者，乃是「因無座」。此是玉峴說書開場前的情形。接着便敘玉峴到館，先至歇息所，飲茶吃點心。書場的「拉開門」，「忽聽說先生來了，立刻開門。」經過休歇，然後始行登場。子弟書作者敘此時情形道：

不多時有信開書先通知暗號 那側把銅底錫壺亮似銀 九江礮官窰脫胎茶缸兒一個 十樣錦烟碟兒預備
敬烟的人 順圍桌一溜兒擺開排着次序 論品級打頭跟二接着碟兒開 橫槓心退光磨漆三弦一担 先會人支
起弦馬兒担去浮塵

此是所謂「客場」第一，其次才是「先生上」。此時之聽衆是「好些個闍家兒恭敬如見大賓」，「恨不能近身得受先生寵，意欣欣替他得意自己也提神。」其轟動與熱望可知。再下始敘及玉峴正式說書時情景：

則見他款動了三弦如施號令 滿堂中萬緣俱靜鴉雀無聲 但顯他指法兒玲瓏嗓音兒嘹亮 形容兒瀟灑字
句兒清新 衆諸公一句一誇一字一讚 合心同悅衆口同音

甚至有「成羣嘔嘴」，「陪襯書聲」者。此時如聽衆中稍有雜音，即遭全場的「驚看」，「瞪目」，至此說書場所，實破舊不堪，所謂「破罩棚木槍繩拴眼睜着落架烈山牆內空外鼓實在的揪心。」玉峴說完

「一回節目」有一番休息，「調元氣不離陳紹洵人參。」以後卽是一自號車前子者來接場。此是當日石玉崑說書的情形。所以題「嘆」者，則是作者對石並不滿，認大衆爲所瘋狂。故始句有云：「或者他書過高明非我解，自慚有唇對驢琴。假使他所遇之人皆我輩，早向那首陽山下泣孤魂。」但無論作者對石玉崑之觀感如何，因此篇之作，而能使我輩得知玉崑部分史事，亦殊可貴也。此冊史語所亦有藏本。

附錄 關於石玉崑

本刊二十九期如晦兄談起他所新得的金梯雲抄本子弟書，其中有一篇歎石玉崑，述說當年石玉崑說書的情形甚詳。其實，石玉崑的生平，李家瑞早已寫過一篇從石玉崑的龍圖公案說到三俠五義，刊在文學季刊一卷二號上作過介紹了。李家瑞所根據的材料是子弟書平崑論，又叫做石玉崑，這就是如晦兄所見的歎石玉崑；因爲家瑞所引的詩句與如晦所引的全同，只是「眉翠」作「歌唇」，「宋朝」作「宋代」，用詞微有不同而已。但家瑞只據原詞敘述，不會抄錄原詞；如晦把原詞抄了出來，這却是應該感謝的。當時石玉崑的三俠五義叫做包公案，是唱本，不是話本。史語所藏有此種唱本五十本，就是中國俗曲總目上所特列的一類石派書。這些書在當時是樂善堂發賣的抄本，下有注云：「按段抄賣，另有目錄，要者定寫。」因此每本都自成段落。例如「長橋」「拷御」「救主」「盤盆」「七里村」「九頭案」「小包村」「包丞相」「苗家集」「相國寺」「范仲禹」「烏盆記」「訪玉貓」等都是。

家瑞另錄非筆記，說石玉崑字振之，天津人，因為他久在北京賣唱，所以有人誤為北京人。咸豐同治時候嘗以唱單弦轟動一時。但如晦却因為他所得到的抄本是道光二十三年、五年的，便說石玉崑是「道光時說書人」，藉此糾正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上所說的石玉崑是「咸豐時說書人」。究竟石玉崑生在什麼時候，我們還不能斷定，那末，只有等材料多些的時候纔能斷定這個懸案了。

石玉崑的唱腔也許是與眾不同，像彈詞中馬調、俞調那樣的吧？牌子曲中就有以「石玉崑」作曲牌名的（參看拙作大鼓研究，面五八。）例如紅鸞禧棒打薄情郎中就有一段石玉崑：

舉目看，花燭輝煌照如白晝，見上面端整整坐着個女多姣。真是風流俊俏無比賽，恰好似月殿嫦娥下雲霄。芙蓉面，顏色姣，杏核眼，柳葉眉毛，硃唇一點賽櫻桃，白森森牙排碎玉，口內含着楊柳腰，細條條，白玉腕，手兒小，指甲長，天然俏。往下看，小小金蓮，怕站不牢。戴鳳冠，霞光繞，鑲珠翠，放光毫；紫金釧，無價寶；顛巍巍，八寶金環在耳飄。穿一件，霞帔襖，繡團花，真伶巧。百幅裙，繫在腰，分五色，能工造；星點點，紅繡花鞋做的高。莫司戶一時看罷心陀異，不覺得大叫小嘍。

從所錄的上段看來，三字句很多，也許這就是石派書的特點之一吧。（趙景深）

刺虎子弟書兩種

在金氏鈔本子弟書十六種之中，有韓小窗署名者凡四種，其目爲歎子弟頑票、傲妻、齊陳相罵、及刺虎。而刺虎一種，尤稱傑作，且與一般流行之刺虎本子不同。小窗刺虎之開場句云：

舊事淒涼不可聞，最慘是分宮時國破家亡流淚傷神。俠氣欲消明主恨，筆刀故斬叛賊心。若問那花容鐵

胆的精忠女，就是那寶劍冰心費宮人。小窗前閱墨表揚紅粉志，寫一段貞娥刺虎節烈之文。

而寒齋所藏舊鈔本則作：

地覆天翻日月昏，神州赤縣起烟塵。煤山枯樹君王死，鳳闕龍庭賊盜吞。賣國奸臣交背願，偷生鼠子抱

頭奔。三百年養士一場無人報效，復君仇誰知倒是費宮人。

兩本同爲四回，惟舊鈔本遠不如小窗本子，無論在取材、佈局、遣詞、描寫，小窗本皆勝過一籌。舊鈔本祇是將本事平鋪直敘，無特別精彩，且時令讀者有冗贅之感。小窗本則着力於刺虎一段，描寫貞娥刺虎經過，雄渾細膩，聲響重峯，聲色俱現，洵爲傑作。如其寫貞娥準備動手一節：

費貞娥輕伸玉指把金鈞控，將團花的帳子放下了紅綾。看了看寶案有燈昏慘慘，洞房無月冷清清。聽了聽萬籟無聲人寂寂，只有那畫鼓堪堪打四更。暗想到而今若不殺賊子，再要捱磨時候只怕眼看天明。好烈女

把抓鳳冠往桌上放 挽烏雲一枝別頂的玉簪橫 忙脫上蓋兒的金龍廠 又將那嫩綠的羅衫鈕扣兒鬆 只穿那件梳頭襯 一低頭把小小地花鞋蹬了又蹬 勒緊了香裙把紅袖挽 伸玉腕就拿起賊人的刀雁翎 這賢人手挽紅絨搖玉靶 喇啦啦刀出金鞘似鵲鳴 烈女回頭怕賊將醒 只聽得帳中不住的打呼聲 心細的佳人怕刀不快 在燈光之下看分明 見鋒芒閃閃凝秋水 霜刃斑斑血點紅 賢人歎息將頭點 說不知賊此刀殺害了多少生靈 可喜而今還甚快 這便是蒼天默默我成功 俠烈女奔到床前眉倒豎 立從燈下眼雙橫 扭香軀玉腕低垂 鋼刀倒控 費貞娥輕輕的掀起了暖帳梅紅

可是他並不就刺，又經過幾番的心理描寫，發展到不能再延宕的時候，才毅然決然的下手。接着就是「俠烈女氣喘噓噓把金蓮蹀，瞪雙睛仰面朝天笑了又悲，喊一聲說罷了刀橫粉頸，歎佳人沉珠碎玉落葉殘梅。」曲折迴環，約經過十幾回的層次。寫得真是出神入化。舊鈔本簡直是不能與之比擬，寫得是單純而又無力。看舊鈔本是如何着筆吧：

費宮人攙扶逆賊歸羅帳 一隻虎身臥繡榻意如迷 佳人說奴卸了梳粧來伴你 賤子說快些來莫要滯遲 佳人答應移蓮步 銀燈下卸去了宮粧脫彩衣 提了提弓樣鞋兒結緊了帶 拏了條香蓮帕子繫腰肢 金蓮挪移撲羅帳 暗祝讚皇天佑我把逆賊誅夷 與我那皇娘國母把冤仇報 也省得助桀爲虐苦害羣黎 到床前嬌聲媚語把將軍叫 一隻虎言語不真醉似泥

以下經三數語的書寫，即是刺殺，其不如小窗之作，即此亦可想見。小窗子弟書，過去可考者，有託孤，千鍾祿，寧武關，周西坡，長板坡，得鈔傲妻，賈寶玉問病諸作，金氏鈔本之得，則又增益三篇，但傲妻一篇爲重記。附記金氏鈔本子弟書十六種，其全目爲傲妻四回，刺虎四回，齊陳相罵一回，歎右玉崑一回，歎武侯一回，琵琶行四回，熱結十弟兄一回，歎子弟玩票一回，百花亭四回，梭羅宴二回，寶青換衣二回，雙玉聽琴二回，長亭三回，游玉三回，花大漢別妻三回，滿床笏一回，硬書一種遊武廟六回，已佚。此外尙有弋腔一冊，收掃地四篇，盟誓五篇，教主七篇，斬香三篇，救子七篇，入府逐婿十二篇。又一冊題昆腔打腔兒，附代工尺字一卷。二簧腔亦有一冊，其目爲戰成都，酒金橋，四郎探母。共凡八冊，百本張鈔本，余所得者，亦有數十種。

附錄 韓小窗的子弟書

韓小窗的子弟書，我在大鼓研究上說起，約有長板坡，得鈔傲妻，賈寶玉問病，林黛玉悲秋，徐母罵曹，託孤，千鍾祿，寧武關，周西坡，數羅漢這十種。大約因悲秋只是揣測之辭，數羅漢未註明小窗字樣，故如晦未舉。徐母罵曹許是如晦所漏舉的。他所得的小窗作品，又增歎子弟頑票，齊陳相罵，刺虎三種。這三種中，前二種極少見，後一種則甚普通。刺虎四回，見文明大鼓書詞第四冊，第一回人辰轍，第二回言前轍，第三回中東轍，第四回灰堆轍。寶文堂也有此種單行彩本，字句與文明大鼓書詞全同，惟與如晦藏鈔本略有不同。但如晦以前所藏的舊鈔本天覆地翻，日月昏却極罕見。現在把拙藏本

貞娥準備動手的一節也抄一點在下面，不同者以黑點爲記：

忙脫下罩金龍筆。又把羅衫扣鬆。只穿一件貼身襖。一低頭把那窄小的弓鞋登了又登。勒緊了湘裙把紅袖兒挽。一伸手就拿起賊人的刀雁翎。好烈女手挽紅絨搖玉柄。刷啦啦刀出金鞘似龍鳴。這佳人不住的回頭怕賊醒。只聽得帳中不住的打呼聲。這心細的佳人恐刀不快。燈光之下看分明。見鋒芒閃閃凝秋水。兩面斑斑血點紅。佳人歎氣將頭點。說不知此刀傷害了多少生靈。幸喜而今還甚快。這就是蒼天扶助我功成。這佳人奔到床前眉直豎。立從燈下眼圓睜。好烈女玉腕高揚把鋼刀倒控。向前去輕輕揭起暖帳梅紅。

兩本互有短長，各擇其善者，庶幾可以成爲定本吧？如晦本「上」似「下」之誤，「廠」乃「毫」之誤，「香」乃「湘」之誤，「鵲」乃「龍」之誤，此本則「登」乃「澄」之誤。如晦本「默默我成功」似不及「扶助我功成」，「雙橫」似不及「圓睜」，但此本「兩面」也不及「霜刃」，「高揚」倒並不一定比「低垂」好，因爲此時還未刺，連帳子都還不會揭開呢！

除上述十三種外，我新近又發現了韓小窗的另外四種子弟書：千金全德、樊金定罵城、一入榮府、二入榮府。後二種見中國俗曲總目中，所引的詩句，千金全德共八回，第一回觀榜首句云：韓小窗開墨遺幽情。第八回榮歸末句云：「小窗氏開墨痕寫全德報，激勵那千古的仁慈俠烈腸。」樊金定罵城七八句云：「小窗氏在梨園觀演西唐傳，歸來時開筆燈前寫罵城。」這樣說來，現今所知的小窗子弟書已經一共有十七種了。（趙景深）

浙東訪小說記

去年的歲暮，王松泉君從餘姚回上海，他告訴我，那里有一個姓盧的，生平歡喜小說，藏有木版本小說八箱。其人不久故去，家屬頗有出賣的意思。得到這一消息，感到非常驚喜。因為果如其言，則裏面定然有難得的東西，即使數量不多，萬一全是「善本」，則對於中國小說史，是會有很多的發現。當他回家過年的時候，就託他就近代為設法，並先抄一目錄寄來。

廢曆正月下旬，我接到王君的來信，知道他已經去過盧家。因在新歲時有親戚來往，不願發箱抄目，讓親戚們知道。王君在那里候了幾天，終無結果。後來王君又來到上海，談到這一回事總覺得放心不下。到本月初，纔決定我和他同去一次，以便看到書後，好就近很迅速的解決。我沒有去過浙東，也想利用此時機便道一遊。金且同兄早就想去那里，完成他浙東訪古的願望，也決定同行。

我們本來是預備十一日下午先乘輪船到寧波，直接乘車往餘姚的。那知等到我個人的經濟解決，已過了開船的時間，次日星期輪船又不開行。於是變更計劃，於十二日早八時三十分乘車往閘口，渡江先到紹興。那知快到杭州的時候，却又想在那里停留些時。先到旗下吃了飯，到石渠閣，周氏善本書室，復初齋支店跑了一回，買了一部抄本金瓶傑，一部麒麟現。看看時間快近三點，便趕到錢塘江邊，乘義渡過了江。

我們這一班到紹興五雲的長途汽車，是四點二十分開車，經過蕭山衙前等處，五點半到五雲，住大方棧。紹興有的是酒，城外各處空地上，堆積如小山的，全是些酒罈，城內小酒店，很容易使人想到魯迅先生的孔乙己。舊書店不過兩三家，其餘都是古董店兼營書業，新書店却不少，還有些擺在住屋門前的舊書攤，整捆的舊書放在那里，任購者自由的翻檢。

因為在杭州就攔了幾點鐘，紹興到得很遲，住定旅館走出，已經是六點多了。紹興除掉一條大街外，收市都很早，舊書店又全不在這里。再加我們先去一一新吃了晚飯，才開始去看書，他們早就收了市，有的人家連燈火都熄滅了。幸而王君和他們都相識，可以挨戶敲門，總算看了幾家。到後來，時間過遲了，人已入了睡鄉，連門都敲不開，祇得留待次晨再去。午夜叩門，挨戶驚擾的去買書，途中想想，連自己都覺得好笑。第二天晨六時半又繼續敲門看書，到八點總算看完了。

雖然目的在餘姚，此行對於紹興的期望，也是相當大的。那知跑了一夜一晨，竟沒有找到一部罕見的小說，所得到的，不過是幾部舊藏的早期刻本而已。其一是乾隆辛未刻有圖大本西湖佳話，刊行的書鋪是翰海樓，通俗小說目未見著錄。其二是湖南原刻大字本新鐫古本批評三世報隔簾花影。其三是活字本的忠烈俠義傳。其四，是乾隆崇德書院刊大本飛龍全傳。寫刻本的覺後禪，因價錢便宜，也重買了一部，此外得到的，大都是與小說無關的書。

跑完了書店，就到王君家去取舊刻烏龍院彈詞，倉卒間無法尋覓，祇得留待將來。回到旅館，結束房賬，趕到五雲，乘九時的長途汽車到曹娥江，車經東湖，巉崖削壁，春色湖光，秀麗中頗具雄偉氣，與西子湖宛然不同。而從錢塘江邊，直到曹娥，浙東山色，不斷湧入眼簾，尤足游目騁懷，層峯疊巒，上接蒼穹，更令人時涉遐想，仙都渺渺不可至，然吾終盼有一機緣，能以了却天台雁蕩漫遊之宿願也。

九點四十分到曹娥江，距火車開行，尚有兩點多鐘，遂利用閑暇，往以十五萬金重建之曹娥廟一遊，殿宇輝煌，椽柱皆經彫刻的，是一大工程。十一時半渡江待車，兩岸泊「江山船」甚多，間有作樂者，想起李伯元官場現形記嚴州剿匪一節，不禁爲之失笑。此段鐵路，爲滬杭甬之「甬」一段自此直達甯波。十二時二十分開車，經百官，驛亭，五夫，馬渚，一時三十分到餘姚，住全安棧。

餘姚是王陽明黃梨洲的故鄉，在歷史上是一重要地方。商業殊不繁榮，道路也極壞，與紹興相差甚遠。新書店有一二家，舊書鋪全無。下午，王君進城尋找與盧姓關係人，並爲且同找明日入鄉覓磁片之嚮導。我與且同在旅店深感無聊。

十三日上午八時，且同偕嚮導下鄉，王君入城與盧家接洽。我在掃客處看到一避邪古錢，一面爲風花雪月四字，一面爲春宮四圖，此能避邪，真不知從何說起。十一時，王君回說盧姓今天上墳，定要後天才給看書。屢次延換，使我懊惱，當卽把此事委託王君。於下午一時三十分，先乘車到寧波，路經蜀山，文亭，葉家，慈谿，

洪塘，莊橋，三時另五分到，住大同旅館，休息了一下，就乘車進城，到東大街看書。

寧波是馬隅卿先生的故鄉，也是天一閣的所在地，在我意想中，定能買到一點東西。那知事實也竟有不然的。從通雅看到三餘堂，看到對面的古董店，往下看到世德堂，再由世德堂的介紹去看天祿閣，結果是一無所得，好的小說曲子全沒有，勉強在世德堂買了兩部鉛印本彈詞，如雨雪亭之類，然後就很掃興的出了城。這時天已經下起雨來了。

晚八時，且同偕王君乘最後一班車來。且同下鄉在考古上頗有所得，王君下午與盧家再交涉的結果，全書已給看過，把目錄帶到了寧波來，想不到給予我的仍是失望。誠然有八箱之多，可是並沒有什麼「善本」，不普通的名字很少很少，最早的本子，也祇是嘉慶所刻，品花卷，畫圖緣，迴文傳，雲中雁，魚水緣，花月因緣幾種，算是最出色的。

全目共計有小說一百十餘種，近千冊，間有鉛石印本子，亦有覆本，藏小說數逾千冊，自然已是難得，並可想見其生前對小說之興味。惜乎版本太普通，加以近三分之一都給親戚們拿去，遂不能不令我更感到失望。據王君說，盧家開價不大，只要全售。查其間一部，因隨時可得，我還未買，有些在版本上或有異同，於是託他次日再回餘姚，將全部買下，連同我們沿途所購書，交轉運公司運回上海，我和且同則同時回杭州。

依照原先的計劃，我們是從寧波直接搭船回上海的，因為在書的方面不斷失望，本來又與吳俠虎兄

約定，本月到澉浦一遊，並看看那里的書。恐怕回到上海，事一纏身，起行又將不知何日，兩人遂決定取道杭州，至澉浦一走。十四日晨八時，搭車至曹娥江，王君由餘姚先下，過江改乘汽車，下午二時到杭州，住清華旅館，去旗下和城站看書。

先在周氏善本書室買得清末小說一字不識之新黨一部，夢中緣原刻，繪真記彈詞各一部，城站途中，又得長嶽烽一種，影詞二種。我的明刊盡忠報國傳，缺三頁半，復初齋適有殘冊，一時找不到，約定晚間送至旅館。萬曆刊本西洋記甚好，惜後二卷圖文全是配抄未購。又李卓吾評三國志演義明刊本，實係當時翻刻，較我所藏者爲劣。抱經堂，經訓堂，文藝諸家，均一一走過，無所得。

回旗下，至湖邊散步，先到石渠閣看書。無意中買到光緒乙亥刻本常言道，此是翻本，未曾見過，通俗小說目亦未著錄，又龍鳳金釵十集，然後到湖邊閒步。湖光山色，一如當年，回憶與欣夫胡蝶等一行在此冒雨泛舟，轉瞬已是四個年頭了，不禁淒慨。晚飯後，回旅館寫了幾封信，且同已倦眠，我感到寂寞，再渡到石渠閣尋主人談話。又翻得西湖小史一部，係建版，寫南方的西湖故事，一部清初覆刻初印本馮夢龍三遂平妖傳，並購之，十二時回旅館。

十五日晨七時，乘杭平路汽車到澉浦，一路都是舊遊之地，十時半到達。進城找俠虎，他已經到南北湖去。爲拍攝鹽潮一片，四年前，我曾在這裏住過兩月，路徑相當熟，便引且同重復出城到南北湖去找。俠虎見

我們來，很是高興，便留我們住在那里新創的永思小學內。俠虎的精力，幾全耗費在地方公共事業上，這是他最近的新建樹，學生有四十多人，都是南北浙的鹽民子弟。教師黃道南先生，極誠樸，思想亦進步。這一天下午，我們只在南北湖划了一回船，看了一回作爲拍攝鹽潮紀念的張公堤上的「明星亭」到西海頭訪了一回鹽區。今年陰雨日甚多，鹽的收穫不見佳，湖上居民，大都舊相識，歡然道故，但一提及當年同來之數十人，却不免有點嘿然，晚飯後，到雞龍山董小宛葬花處玩了些時。

且同此來，目的在訪問秦始皇的遺跡，所以日程以且同爲主。十六日的上午，我們同去金粟寺，看秦始皇的劍池，過始皇東巡停舟的泊櫓山。金粟是當時的四大叢林之一，經兵燹後，現在是只剩下殘敗的遺基了，除掉焚餘的依舊矗立着的石柱而外，僅有少數明以後的殘碑，無可讀也無可考。在這裡遇雨，到午後始能行，途中且同發現甸片不少，在角里堰稍歇，然後進城，俠虎引我們看了幾處書，僅得到新刻增剛二度梅奇說一部，此係增刪本，與他種不同，通俗小說目亦未著錄，故商得主人同意，要了回來。

十七日，本預備到秦駐山看始皇遺跡，並找秦妃墓，訪查舊碑刻，陰雨不果。且同仍去拾甸片，我則與俠虎冒雨下鄉訪書，又跑了幾家，大都是經書賣挑選下的一無所得。回到城中午飯，再繼續去看，有幾家雖有存書，小說却很少，且都是普通本子。最後至一家，破敗不堪，俠虎告我，說這是澉水新志作者的後裔，其人爲一酒鬼，俠虎向他索書看，他乃從牀肚中拖出，積灰盈寸，且因是土地潤濕。我逐一檢閱，有不少明刊殘本，最

奇的，是我在這里，竟找到了明刊的謝翹髮集三至五三卷，按謝翹宋長溪人，此是某邑令張蔚然所刻，版本甚佳，我去年買得明刊羅江東外紀後附有翹髮道人近稿極足珍，今並得此，雖不免殘缺，也算是一件可喜的事了。

還有幾家，因為主人不在，都沒有看到，兩天走過的人家，總共有十四五處，這些人都是「世家」，都是「書香的後代」，但每一家的那種破敗情形，是無往而不令人興感。第一，是沒有一家的書不曾賣過，所殘存的，不過是些制藝而已，有一家存四大篋箱，不下千餘冊，翻檢的結果，沒有一本不是八股，在這里，可以看得八股興後，一般讀書人在這一方面下死工夫，曾經吃過怎樣的虧，受過怎樣的苦。第二，這些所謂「書香人家」的後代，簡直是不知「書」了，有的沈落到不堪設想，有的是連男子也沒有了，可以作為「還是書香人家」表徵的，不過這些殘存的賣不出錢來的八股，和懸在堂前的一些舊匾額罷了。這其間自有它的必然，沒有什麼可憐惜的，終不免為遺憾者，是許多文化上的重要典籍因此散佚耳。

本來還想看看俠虎家的藏書，吳家本是明殉難大臣吳麟徵，及清金石學大家吳東發的後人，代有著作，其尊人穎輔先生所著也不少，不幸最近故去。以此家中藏書存稿，均經封起，一時想看，究不可能。在城將各事料理停當，遂下鄉，至則且同已先回來，收得盈筐甸片，花紋各自不同。

晚飯後，與俠虎等泛舟作湖上遊，天上星月俱無，四週闇黑，惟有濃重的映入湖中的山影，從四面襲來。

回想此番浙東之行，雖感到不少的失望，然藉此得以小休，且漫遊了幾個地方，而總算又收了近七百冊的小說，也不能不說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了。打槳歸來，遂歡然入夢。十八日晨七時，乘汽車離滬，到乍浦換平滬汽車，十一時三刻到上海。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九日記。

附錄姚廬氏藏小說目

- | | | | | | | | | | | | |
|-------|-------|-------|-------|-------|--------|--------|------|-------|------|-----|------|
| 品花卷 | 秦雪梅 | 迴文傳 | 畫圖緣 | 雲中雁 | 金石緣 | 常言道 | 魚水緣 | 水石緣 | 好逑傳 | 美女傳 | 一 |
| 捧雪 | 來生福 | 天雨花 | 安邦志 | 定國志 | 娛萱草 | 蘆花傳 | 爭春園 | 鳳凰山 | 希夷夢 | 鳳凰池 | 女英傳 |
| 玉變龍 | 再生緣 | 錦上花 | 錦香亭 | 雙珠球 | 珠玉緣 | 綠牡丹 | 施公案 | 玉劍緣 | 蕩寇志 | 水滸傳 | 鏡花緣 |
| 石頭記 | 描金鳳 | 雙玉鬪 | 英烈傳 | 粉粧樓 | 彭公案 | 平鬼傳 | 鐵冠圖 | 雙玉杯 | 繁華夢 | 青樓夢 | 九美 |
| 圖 | 再生花 | 雙剪髮 | 八美圖 | 西遊記 | 大紅袍 | 劉成美 | 五美緣 | 金瓶梅 | 荆釵記 | 白嶺傳 | 宣和遺事 |
| 水滸昇平 | 老殘遊記 | 古俠小說 | 飛龍全傳 | 水滸後傳 | 紅樓夢補 | 龍圖公案 | 說唐三集 | 開闢衍義 | 儒林 | | |
| 外史 | 西遊真詮 | 野叟曝言 | 雙鳳奇緣 | 嶺南逸史 | 燕山外史 | 鴻玉姻緣 | 西湖佳話 | 草木春秋 | 俠義風月 | | |
| 劍鋒春秋 | 鐵花仙史 | 東周列國 | 聊齋志異 | 前後七國 | 花月姻緣 | 醒世姻緣 | 萃忠全傳 | 蘭茗館外史 | | | |
| 南北宋志傳 | 忠孝奇女傳 | 說唐前後傳 | 兒女英雄傳 | 黑奴籲天錄 | 顧氏文房小說 | 西洋通俗演義 | 五虎平 | | | | |
| 西前後傳 | | | | | | | | | | | |

蘇常買書記

五月八日下午，得壽昌兄自蘇州發來長途電話，知道他和翰笙兄一行，已於當日中午抵蘇，約作洞庭山之遊。當時以事不能成行。直至十日晚，他們從洞庭山回蘇，纔和尤兢王惕予二兄趕去一晤。乘晚十二點車啓行，到蘇州已二點，在東吳旅社下榻。

十一日，上午八時起身，同去蘇州飯店看壽昌翰笙。九時，彼等作虎邱之遊，我們進城看書。先到玄廟觀，在攤頭買得清初刊本玉嬌梨一殘冊，字較予收藏明刊本爲大，然無其工緻。又買得清末小說新癡婆子傳二冊。看至十一時半，尤兢惕予去吳苑吃茶，我仍留玄廟觀檢書，直至下午一時始竣事。所得晚清書籍，約達百種。主要者，有雜誌新世界小說社報，競立社小說月報，二全份。單行本則有：

犧牲（按卽狄四娘最初譯本） 女子救國美談（熱誠愛國人著） 情天恨（頑石） 俠客談（冷血）

雙淚碑（南夢） 嫖賭現形記（冶員） 女界風流史（陸士諤） 醫界現形記（郁開堯） 黑革囊（平山巒）

禪 文明賊（大愛） 埋香記（陳伯熙） 錢塘獄（納夫） 女獄花（王妙如） 斐酒傑奇案（張默君）

黃金藏（香港日報譯） 泰西奇談偵探新語（昌明本） 雷電誌異錄 海上梨園新歷史（茗水狂生） 海

國妙險（梅侶） 法蘭西近世史（馬君武） 萬國青樓沿革史（美珊芽原著，護花使者譯） 中國學術史綱

(楊志洵) (羅馬文學史) (何震彝) (血史) (梁啓勳)

傳記也收得十多種，主要的有黑旗劉大將軍事實，管斯駿著，木刻本。幫助清庭剿滅太平天國之英人戈登將軍傳，翰笙作劇本，李秀成之死，久尋不得，此番亦收到。以外，則有蘇格拉底，該撒，釋迦牟尼，亞歷山大，英殖民大臣張伯倫諸人傳記。五四以後之絕版書，亦有收得者。舊小說，只買得光緒連史石印小本，海上花列傳一部，計十六冊，二函，版本與前此所購者完全不同。

下午一時，到吳苑小休，旋同往松鶴樓午飯。飯後，尤兢往女中去看左兵，惕予則往訪親戚。我至護龍街看舊書。於攤頭得小說七日報一部，係前此未見者，亦晚清文學刊物之一。又評花寶鑑，如意君各一部。彈詞小說，收到乾隆四十一年原刊本陶朱富一部，二十卷。今年在蘇所收彈詞，當以此種及蘭蕙軒刊本芭蕉扇二十八回爲最佳。旋至公園東齋，尤兢與左兵等已在，惕予亦繼來。談至六時，相偕出城，移住鐵路飯店。晚十時，壽昌翰笙漢文來，談新南劇社及海上劇運事，至夜二時，並將戈登將軍傳交翰笙攜去。

十二日上午，往蘇州飯店，壽昌已去東吳大學演講，與翰笙及其夫人等至上海粥店早飯。尤兢決隨十二時車返滬，留閩門外，我復與惕予進城。我照例的還是去買書。在玄廟觀又買得幾種，並在攤頭吃了飯。旋與惕予分手，我到護龍街，看彼等新收書，無佳者，僅買得木刻本英雄譜，申報館本西青散記各一部。又抱愧翁百一詩一冊，係記旱災者，頗可讀。旋至存古齋購得紫薇花館雜纂一部，計南浦行雲錄，北征日記，文稿各

一冊，震澤王廷鼎著。南浦行雲錄記當時蘇州說書事尚詳，予購此書，動機在此。二時，往大華公司晤惕予，打電話到上海，問可華羣鶯亂飛昨日試演結果，據云已通過，惟不得其詳。適煥堂亦在院，電話中亦略談數語。三時出城，有微雨，至江蘇飯店，壽昌翰笙等均在此，據云尤兢又復被人喊進城去，未返滬也。

下午四時，與惕予乘長途汽車至常熟，車行甚慢，誤點三十分鐘之久。下車後，即至寺前，住大新旅社，惕予去找龔鑑平女士，我去看書。此地有舊書店兩家，書雖不少，竟無精品，木板小說則絕無。旋至一新書肆，竟買得順治京都文興堂刻毛聲山評本，第一才子書一百二十回一部，及順治刻桐巷老人評本七十回本水滸傳一部。又買得舊刻木板本小調一百餘種。歸後，鑑平及惕予已在，即同去山景園吃晚飯。飯後回旅社，就燈下翻閱新得冊籍，並足成晚清曲錄一稿。至十二時倦甚就寢。

小說人物考略

一 沈北山

前歲，於冷攤上得小說轟天雷一書，以爲是晚清作家譏刺康梁之作，初不知實有沈北山其人，亦不知書中所寫大都紀實也。後從虛白先生處得曾公孟樸紀念冊，見孟樸先生遺文有與沈北山書一通，方知此書實有所指。又於信末見虛白先生跋文，並證得小說所敘各事，大體亦有根據。跋云：

「按沈北山名鵬，又字誦堂，是那時代常熟的一位奇士，他與孟樸先生是總角交，從小就由孟樸先生的父親資助撫養大的。後與蘇州費妃懷太史的女公子結了婚。不料床第間的糾紛，把這位沈先生刺激而成了憤世疾俗的怪脾氣。他決心要做一件轟轟烈烈的事情，死亦甘心。時康梁失敗，西太后專政，北山到京，以爲這是好機會，於是草就一篇奏稿，請太后歸政，殺榮祿，剛毅，李蓮英三兇。稿成，無人肯爲代遞，同鄉怕他鬧亂子，派人押送他回南。不料他路過天津，竟把這篇奏稿送到國聞報發表了。他回到常熟，住孟樸先生家，

常熟縣得密電，令拘禁沈。持電訪孟樸先生，沈聞訊挺身而出，遂入獄。及辛丑和約告成，大赦出獄，可惜那時候他已瘋了。」

當虛白先生作此跋時，尙未見到轟天雷一書，可見所紀與史實大都相符。日前，又於冷攤上得逸民遜客著的清朝軼集一部，查其間有沈鵬軼事十三則一條，亦係紀北山事，並可證轟天雷所說，與虛白先生的跋文，寫北山是毫無誇張之處。其有關於轟天雷者凡二則：

「沈初通籍時，告假回里，路過上海，曾在會香里弋一雉。雉名小紅，沈見之，驚爲天人，以英鈔五十謀一夕歡。歸後，每託吟咏，以寄其拳拳之思。所作備載於了了集。此事轟天雷已露其志，而未得其詳，故補記於此。」

「沈獨居北郭家祠。一日，忽鍵其門，潛心思索，端坐於彌勒榻上。有人從門隙窺之，則方合掌喃喃低語，隱約微聞救命王菩薩而已。人因驚之以噉。沈忽大聲曰：毋溷乃公，予方要續轟天雷也。」

不知北山所說之轟天雷，即是指說部否？若然，則此條事實，當發生於被赦之後。又逸民遜客跋云：「余五年前讀轟天雷小說，心儀沈先生其人，恨不識之。後聞先生竟死於狂矣。當戊庚之際，舉國士夫，僣伏於那拉裙下，噤若寒蟬，惟先生憤而擊之，可不謂大丈夫也哉？」可見北山在當時的聲譽，及其最後的結果。所記軼事，足以證其親族朋友關係者凡三則：

「沈之初捷南宮也，里中某太史，某孝廉，爭與締縞紵之交。罷官後則皆避之，若將勿及。元旦日，沈書一聯榜於門曰：

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其抑塞不平之氣，見於言外。」

「沈有族叔某，家資甚富，而以無子爲恨。沈通籍後，屢欲嗣爲己子，遂詔然以老太爺自命。洎沈視職後，貧迫無以自存，不周值之，反痛罵之，不第不引爲子，並且不認爲姪矣。反手爲雲，覆手爲雨，此等人真狗彘不若。好事者以原任老太爺目之，真是雋語。」

「沈遷於禪理，而尤喜吟咏，其所著了了集中，以香奩體爲夥，蓋皆爲其夫人而作也。一片癡情，竟至橫決而不可收拾，女子之忍心害理，一至於此，可歎也。」

親族朋友對於北山的態度，自然是更使其性格趨於偏激。然其間也不是沒有善遇之的。常熟曾氏對他的關係自不待言，就軼事所載，翁同龢亦極賞識之，稱其爲「沈雄」。故翁戊戌罷職，沈竟敢「擬一摺，約五萬餘言」，力辯其冤。此摺爲某公子所尼，未會上。又其兄應鶴，對待他也很好。記云：「沈有兄曰應鶴，茂才也。篤於倫常，因見沈有心疾，往往抱之而哭，沈亦哭。兩人同居一室時，從不交一語，惟聞號咷聲而已。未幾病卒。」可見北山一生，一面雖飽受冷待，一面也得着不少兄弟友誼間的熱情。軼事中，亦極道其愛國情切，末條云：

「沈雖癩心疾，然其熱心憂國，終不能忘。每遇疾發，或跳梁萬狀，或私語喃喃，或裸體辱罵，旁若無人。及病愈，人省之，則曰：吾實熱血湧心，不能自制也。」

具有神經質而有愛國熱情，加以種種親族朋友間激刺，於是沈北山遂不得不「狂」矣。大概他在無可奈何時，也曾想逃避於禪，而又不可能吧，故記中屢及其精於禪。故載其住三峯寺時所自作一銘云：「蔚荔爲牆，桃花作隴；其實在龜，其名曰虎。小玉不來，靈光爲伍。思之思之，莫知其故。」又謂其「工八法，仿北魏，頗得神似，以是索書者戶恆滿。」他討厭極，於摺扇之類，大抵祇寫「福祿壽」三字，擲還其人。還有一條，寫他「見女人則追蹤而往，」朋友們每目之爲「花癡。」這當然是由於婚姻失敗所致。

關於小說轟天雷的主人沈北山，從這許多真實的紀載裏，很可看到他是怎樣的一種人。小說所記，雖大體不差，也究有不盡之處，即沈之爲人，神經質固矣，然亦不完全盡然，如翁同龢所說之「沈雄」，「門聯用語之」隱晦，「並可見其人亦非胸無成竹者，此一優點則爲轟天雷作者藤谷古香所略去了。了集未見，不知已印行否？如能得此冊，想定多新發現，不知虛白先生亦曾見到未？」

二

久不見君元兄，日昨來談，說見到我關於小說轟天雷主人公沈北山一文以後，找到了一冊沈北山哀思錄，裏面有不少的關於北山的史料。這消息對於我，當然是很興奮。於是第二天的侵晨，我就跑去把它取了回來，而且很快的就讀盡了。

這一冊哀思錄刊於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十二月，編者是王夢蘭，海虞圖書館所發售。這一年正是北山死的一年。哀思錄的內容，首先是錢育仁的沈北山先生家傳，全忠民的沈北山先生傳，宗威的北山沈公傳，張振庠的沈北山先生事略，錢南山的沈北山太史悼辭，秦鍾琪的沈北山先生哀詞，王夢蘭沈北山先生哀誄，及廬樹松的沈北山太史追悼會記。其次是輓聯一百二十二，輓詩四家十七首。末為有名的參三因奏摺。傳記中之最足以說明北山的，為張振庠的一篇，振庠為北山兄鴻聲的弟子。茲先節其重要者如次：

「先生初名棟，字誦棠，號北山，常邑庠生。應試北闈，更名鵬。旋入南雍，膏火餘貲，時寄兄嫂……越二年，先生聯捷，得官翰林南歸……先生容貌，清癯鵠突；恆縱酒高論，深慕史可法洪亮吉之為人，暇輒手一編，或與兄喁喁譚家事，教其姪同午學，不少寬假……歲戊戌，康梁黨禍起，先生適在京，館旂人英年家。英故以兵部侍郎兼九門提督，逮捕六君子。先生聞之，竭力駁阻，英不聽，卒捕六人，就戮菜市口。先生不憚者累日……先生常恨李剛李三人，橫互市朝，勢燄炙手，專摺參奏……格不上。回至天津，將摺稿投載國聞報……未一月，得旨革職，並下府監。逮捕時，先生已旋里，方譏飲戚家。會捕至，僞傳某令言談密事。先生知事發，軒軒大笑，從容整衣，旋往解省。下獄後，狂歌賦詩，或蘸墨書壁，築大字。美國公法，國事犯可以任他國保護，各國公使聞之，倩人轉達，請予保護。先生瞠目答曰：中國人寧藉外國人保護耶？揮之去。越四年而先生蒙恩釋放，佯狂避世，宣統元年七月二十二日，歿於族兄濂家……」

此傳說明北山歷史甚詳，並刻劃了他的像貌性格。其爲張傳所略而他傳及之的，則余傳敘其「同治九年（一八七〇）生於父某銅山學廡」發表疏狀謂爲「報館訪事者求刻」釋放以後，謂其「回籍後先人之敝廬雖在，不足避風雨，居北郭家祠，歷三寒暑，絕不與人語。」宗威一傳，則並指其曾「就婚郡中費氏。」秦哀辭則寫其獄中生活尤詳：「在獄所，放情詩酒，意氣自若，間或酣醉，輒戟手呼朝貴名，罵不絕口，目齒盡裂，髻髭猖張，罵已痛哭，哭已仍喃喃罵不止。或作狂草，累百過，藩圍戶壁皆滿，墨瀋淋漓，污衣上，不省也。悲沮鬱特，遂成狂疾。」這些都足以補足前說北山事之闕，並糾正小說轟天雷不實處。惟關於費氏（轟天雷作貝氏）婚姻糾紛，小說所述，確係事實，而傳文中均諱而不言。祇輓聯中有一二聯涉及，並暗示其不幸。又一聯則有云：「花說孽海，雷說轟天，區區者何足爲盛德累。」是涉及小說轟天雷與孽海花者，蓋在孽海花計劃中，卽初版本回目中，亦曾計劃寫到北山上疏事也。凡此都足以使讀者發展的了解這作爲小說的主人公人物，其本事究爲如何。此外可珍者，是這一本哀思錄裏面，收有他的參三凶疏狀，慷慨激昂，具見卓識。所畏三凶，是指當時極有權威之榮祿、剛毅，與李蓮英。他主張把他們殺掉。

合各方面史實觀之，沈北山其人，是並不如轟天雷所寫的那樣神經質，雖然也有這樣的成分存在。至於在那樣的環境之中，敢於主張殺三凶，置生命於不顧，主要的還是由於他的爲國家的正義感，把原因單純的放在婚姻失敗上，是不免有意歪曲的。

二 羽衣女士

在晚清的女作家中，其最呈現着進步姿態的是嶺南羽衣女士。她的長篇東歐女豪傑在新小說（一九〇二）刊出以後，影響極大。書寫俄國虛無黨蘇菲亞事，僅成五回，全書未完。起始我很懷疑這又是一個化名，如周作人在當時之署「會稽萍雲女士」後來在金翼謀的香奩詩話裏看到她的小傳，纔肯定所謂羽衣女士，是確有其人，其真姓名爲張竹君。詩話張竹君條云：

「竹君女士，籍隸廣東。自號嶺南羽衣女士。生而英發，無脂粉惡習。幼入教會學校讀書，博通英文，尤精醫術。生平督信宗教，矢志不移。善於演說，嘗昔日風氣初開時，臨演壇以施廣長舌，喚醒女界之迷夢者，女士實與有功焉。後與李平書先生，設醫院於上海。先生募財，女士盡力，兩美合併，始克成事。既設院後，女士復竭其督率指導之方，對於病夫，不分貧富，一體治視。辛亥義起，女士尤奔走風塵中，籌設紅十字會，以治傷兵。嘗冒鋒鏑，親臨戰線，不以爲苦。以是人多譽之。抑知女士不第有辦事才，卽一切文藝，罔不嫻習。嘗見東歐女豪傑小說後七律二首，慷慨淋漓，不啻爲自己寫照。其詞曰：磊落真情一萬絲，爲誰吞恨到蛾眉？天心豈厭玄黃血，人事難平黑白棋。秋老寒雲盤健鶴，春深叢莽殪神魑。可憐博浪過來客，不到沙丘不自知。天女飛花悟後身，去來說果復談因。多情錦瑟應憐我，無量金鍼試度人。但有馬蹄懲往轍，苦無龍血洒前塵。勞勞歌哭誰

能見，空對西風淚滿巾。」

可見羽衣在當時，不但是一位名女作家，而且是一個從事婦女解放運動的人。這兩首詩，在當時印行的婦女雜誌女子世界裏也曾刊載，並印其肖像。記得在山鍾集裏，還有她的關於「華工禁約」事件的信。最近檢閱新民叢報，不意在第七號（一九〇二）裏又發現了馬貴公替她做的女士張竹君傳，敘述她的身世甚詳，多為詩話裏的傳所不及者。馬並稱「此傳乃記張竹君屢次演說之詞，予所親聞者，及竹君親知之所為予稱述者，無一句虛飾語。」其可靠性是能以概見的。傳云：

「張竹君者，中國廣東廣州府番禺縣人，故世家。竹君生數歲而患腦筋病，半身覺麻木不仁，其家則送之於其城之博濟醫院，囑美利堅醫士嘉約翰醫之，漸愈。時竹君年雖幼稚，已能覺西醫之精妙，絕勝中國疲癯老腐之所謂醫生者，乃發願留博濟醫院學醫。既十三年而盡通西國內外科之學，得執照焉。竹君既學醫成，則籌資建南福醫院於廣州之河南，施醫藥，濟救貧窮。收女弟子十餘人，自教之，醫學外並及普通格致學。每講學時，未嘗不痛惜撫膺，指論時事，慷慨國艱也。

「自耶穌教入中國以來，無中國婦人登講台講福音者，有之自竹君始。予以辛丑秋驛廣州，聞竹君賢，往見之。竹君輒縱言中國男女隔絕之害，自己辦事之方針及歷途。予大奇之，乃遍述之於同志，自時厥後，每禮拜竹君講演之期，聽者常增數十人矣。

「竹君雖信耶穌，然絕不談創世記，默示錄諸荒誕無稽之語。其所提倡者，天父一尊，衆生平等，愛敬如友，君爲民役，諸最精之論而已。耶穌書之尤悖實理者，竹君輒駁正之，其言曰：保羅謂女子不當施教，此謬論。男女平權，豈有女子不可施教之理？耶穌謂人不當謀衣食，如雀鳥然，彼未嘗求食，而上帝自有以養之，此亦不然。今日列強膨脹，學戰極烈，稍自懈怠，卽難自存，固當各求實學，立己立人，豈有人不謀食之理？國者人所合成，故人當自盡其個人之義務，若如是言，乃教人情也，人豈雀鳥之比乎？且今日在中國之所謂牧師者，皆猶中國之八股脚色也，絕罕提倡泰西格致政法之學，以益中國者。吾輩處此爭競極烈之世，非皆有專門實學，以擔任社會公衆之義務，而徒日日爲靈魂永生之說，將何益哉？」

「竹君又曰：在今日主張革命者，誠豪傑，然世間上事事物物，聲聲色色，動在往復，皆有其原因焉，無原因則無效驗。今世之主張革命者，徒求效驗而已，無其原因者，皆求爲華盛頓，拿破侖，無甘爲福祿特爾，盧梭者，此所以無功也。吾儕今日之責任，在輸入泰西政法格致等等美新之學術，迨既審我漢種之文明果高勝於他族，然後自立之論可起也。既審我漢種之文明果並駕於歐西，而後排外之論可起也。」

「竹君又曰：西歐之論自由者，曰：個人之自由，以他人之自由爲界。吾謂自由可以行星之運行比之，其運行自由也，其運行而遵其一定之軌道，此其界也。竹君議論之精新，每類此。吾竊不解二十三歲之弱女子，何以文明程度高超如此。吁！黃種可畏也！」

「竹君與史堅如之妹最莫逆，而持論行事多不同。竹君不但能爲議論而已，又極勇於辦事。竹君去歲季冬集衆演說，謂本年南福醫院共費四千金，已行醫所得及捐款共三千餘金，又借貸數百金以足之也。今年壬寅，竹君改南福醫院爲小女學堂，教習二人，其一則吾母也。」

「竹君閒時，招集廣東紳宦之眷屬及其所知之志士，集名園大演說，發明男女所以當平等之理。以爲女人不可待男子讓權，須自爭之，爭權之術，不外求學。又不當爲中國舊日詩詞小技之學，而各勉力研究。今日泰西所發明極新之學，竹君今欲立一廣東女學會，經營尙未成也。」

「竹君之說耶穌教，恆出範圍，故牧師等皆目之爲狂，謀有所以馴伏之。然凡廣東稍有知識之人，無不敬愛竹君者。竹君自謂待人行己，皆法耶穌，法其師嘉約翰，故其待南福醫院之病人，備極慈愛。有就醫者之老嫗歎曰：南福醫院者，人間之天堂也。五姑（竹君行五）者，人間之神仙也。我生年六十餘矣，欲呼五姑爲母，五姑年輕，恐太不似，欲呼五姑爲女，我又何敢耶？其實我之生女三人，其待我有誰能及五姑一小部耶？」

「嗚呼！竹君真能法耶穌者，真能法嘉約翰者。竹君持不嫁主義，以爲當捨此身以擔今日國家之義務，若既嫁人，則子女牽纏，必不能如今日一切自由也。嗚呼！嶺雲萬重，將爲一弱女子開撥之。鬚眉男兒，據中國三千年來特尊重之體格，占今日中國特高尚之地位者，可不奮起哉？可不奮起哉？」

這一傳介紹竹君，最是清晰，從她個人的生活，一直到她的人生哲學，政治思想，工作實踐，全般的寫了

出來。合東歐女豪傑一書觀之，可知其人在當時，實是一嶄新人物，爲一般女子所不可企及者。不僅具有學術的素養，也具有實踐的能耐。雖然基督教的以及部分的虛無傾向，作爲了她的缺陷。至於癸卯以後事，詩話一傳足補其缺也。

濰亭聽書記

震澤王廷鼎懶鶴，著有紫薇花館集若干卷，其間有日記二種，一題北征日記（一八七八），記其奉檄出山海關旅程，一題南浦行雲錄（一八八六），記自杭州至南昌沿途生活。據南浦行雲錄，廷鼎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到濰亭，夜間曾往聽書。日記云：

「夜膳登岸至一茶室，聽張姓說三笑章回，二鼓回舟，亦聊解客悶耳。張姓，蘇人，學此技者十餘年。」此記殊簡，不過廷鼎對於途中事物，時喜加以考據，因此，在其行蹤之後，又對彈詞作一說略。文曰：

「按平話一流，已見宋人小說中，此技獨盛行於蘇。業此者多常熟人，男女皆有之，而總稱之曰說書先生。所說如水滸，西遊記，鐵冠圖之類，曰『大書』。玉簫，珍珠塔，三笑，白蛇傳之類，曰『小書』。所說之處，皆在茶室，曰『書場』。說書者之前，置一長檯，三面可坐三四十人，曰『狀元臺』，謂惟年高不便遠聽者坐之。

「獨說者，曰『單檯』。兩人對說者，曰『雙檯』。一男一女者，曰『雌雄檯』。一日兩回，日三點鐘至五點鐘止者，曰『日檯』。夜九點鐘至十一點鐘止者，曰『夜檯』。有至其寓中，或喚至家使說者，曰『堂折』。

「臨說書時，先用琵琶，或弦子彈唱。若七言詩一篇者，曰『開篇』。說至一半，則稍停以聞之，曰『打尖』。亦曰『小落回』。書中有吃緊處，是日聽者倍多，曰『關子』。說書者故作騰那，有延至三四日，仍說不到其

處者，曰『賣關子。』

以上各節，可謂說書常識之基本介紹，此在今日雖云極平凡，然五十年前，知識階級在所謂「名山著作」中，能詳加注意者，此殊爲難能。且不僅此也，同時，廷鼎並詳述當時之名說書人，往下又記云：

「國初有柳敬亭者，操其技以游於王門相府。是時名人集中，且有其傳。其後代不乏人，同治間最著名。小書有馬如飛，大書有姚士章，皆名震一郡。馬少讀書，應童子試不售，遂去而學此。所唱開篇，皆其自製，即取當時見聞編作韻語，以寓勸戒。其調本稱俞調，因先時有俞姓者，剽此，及馬姓出，則合郡通行馬調矣。」

此係一般的介紹如飛。其尤難得者，則並其說珍珠塔時之情景，亦有詳敘。據云：「其說珍珠塔，至方卿已貴回鄉，仍扮道裝，沿途乞食。一日至陳氏後門，有識之者，以告陳女。女急遣婢觀之，婢見衣服藍襖，即返。女問如何，婢有難色，但連聲應之曰：見他，見他，他，他，女即放聲大哭。蓋以傳言得官之訛，知方卿仍唱道情求乞耳。問陳女曷以知之？謂聞婢女止言他，他者人也，因思孟子曰：人也者，仁也。合而言之，道也。他，合人也。而言，故知爲道。此等說法，頗有巧思。其餘常假詩文中語以爲談諧尤多，聽者莫不解頤。」

今之談馬如飛者雖多，然大都得之傳聞，更鮮有述及其說珍珠塔情形者，此爲廷鼎所親見者，殊可寶。彼又曾親見姚士章：姚本章松之壻，章說水滸，至武松在景陽岡打虎時，適反服狐裘，忽睜目獐身，作虎怒狀。長嘯一聲，時場中有二童子，三婦女，皆驚跳倒地。士章得其傳，亦以水滸名。

「其說李遠在酒樓，聞宋江將行刑，急欲救之，即從樓上躍出。達身大而窗狹，用力一躍，樓亦隨之飛去。說至此，不覺窗戶震動，憂憂有聲。此皆余所親見者，亦可謂一時絕技矣。」廷鼎對馬姚之傾倒若此，其說書技藝之高，可想見矣。

再下又說說書者之人數云：「計合郡不下五六十人。名稱差者，至方二三百里各邑鎮，以售其伎。難後，女說書者風行於滬上，實即妓也，亦稱先生，女稱先生即此。」此處之所謂「難後」，係指太平天國事變。至所謂「女說書」，廷鼎於二十五日抵上海，亦曾往聽，然已「京腔」是尙矣。

彈詞論體

冷香不知其爲誰也。著有彈詞論體一書，係油印本子。全書不知有若干篇，余從舊鏡框襯紙中得二頁，爲第十三篇彈詞之作法，下註「八續」二字。惟中縫頁數則爲「二十五」，不知是全書頁數，抑爲本篇頁數。此二頁之內容，係論彈詞中之成語，持論極爲簡當，約八百言。首「總說」云：

「抑吾有說，彈詞句法之關係，猶不止此者。前所云勿說盡，勿製濫詞，勿流蠢俗者，第就其一句以言之也。有意不能不有辭，有辭不能不有采，彈詞之有辭采，非如作文作詩之以豔麗穠郁爲尙也，而在於清秀。白戰不恃寸鐵，事固大妙，然士君子讀書識字，胸中不能無卷軸，平日所讀之書，及作文時，往往搔筆卽來，於是有所謂成語焉。」

在簡要數語中，將彈詞詞采要點，闡明得很扼要。此處之所謂「清秀」，實際上是應該包括「樸質」的意義在內的。「質」而「秀」，其辭自美。此於其引例中亦可見之：

「果報錄一書，雖爲彈詞中之下品者，然其用成語甚好。如云：可記得，小青書上詩一句囉里一句呢？就是卿須憐我，我憐卿。小青者，馮小青也。爲馮生之妾，與夫同姓，故述者諱其姓。通常之士，未讀小青詩者，十而八九，而此句恰淺近易明，一般初識文義者，多拾之以爲青樓中聯語，非得之於小青詩集，乃得於果報錄者也。」

「又如：昨夜不來何處去，害得奴守到杜鵑枝上月三更。杜鵑句，成語也。普通之人，知杜鵑者幾人？惟其上有守到二

字，下有三更二字，雖婦稚聽之，亦能知其甚遲之意。此其所以佳也。」

兩例之外，作者又說明彈詞採用成語之原則，即略深者必夾有成語，並確能了解成語之原意。其文云：「蓋成語須擇其淺者，固不必論。即略深者，亦當擇其一句中有二字以上，合於俗語者。如上杜鵑枝上月三更，三更二字，合於俗語也。其實通句之意不過三更二字耳。杜鵑枝上月，特以爲文章上之美觀而已。今茲所用，亦宜倣此。」

「又用成語，在知其意，不知其意，往往有張冠李戴之譏。如陸放翁詩：『雨後有人耕綠野，月明無犬吠花村。』不知其意者，以爲寫目前之景也。誤用之有何趣味？實則此二句乃寫太平景象也。雨後耕田，則農之勤稼可知；月明無犬，則道不拾遺可知。初學者讀書未多，往往以想當然之意，誤解古書。惟其有誤解，而後有誤用。」

以下則又說明彈詞成語之來源，謂

「大抵彈詞成語，多取諸書及傳奇。詩如白樂天，元微之，陸放翁，楊誠齋，最爲淺易近俗。傳奇如西廂記，語句之明晰者，時亦可用。其取於小說者，以情史爲多，如前所述小情史，載在情史，即今報上所載情海一書是也。」

全文由深入淺，極便初學，惜未得全文。以意度之，此乃函授學校講義之類。蓋同時自舊鏡框中取出者，尙有小說，戲曲二論，作者亦各有其人，藉得推知。至其寫作年代，至少當在十年前；因此鏡框，係余一九三〇年在北四川路所配，當時鏡框店用以襯墊底板者。其時坊間尙無論彈詞專書，此可謂中國論彈專籍之最早著作，惜竟不傳。不知今尙有知作者其人，及保存此講義之完帙者否？

孽海花雜話

一 兩則廣告

孽海花廣告的最初出現，是在光緒甲辰（一九〇四）年，金一的「自由血」出版，書後附有愛自由者撰譯書廣告一版。其目爲女界鐘，三十三年落花夢，孽海花，文界之大魔王，中等女學讀本共五種。孽海花有小題，作「政治小說」廣告文云：

「此書述賽金花一生歷史，而內容包含中俄交涉，帕米爾界約事件，俄國虛無黨事件，拳匪事件，東三省事件，最近上海革命事件，東京義勇隊事件，廣西事件，日俄交涉事件，以至今俄國復據東三省止，又含無數掌故，學理，軼事，遺聞，精彩煥發，趣味濃深。現已付印，即日出書。」

末署「上海鏡今書局發行。」這大概是孽海花最初的計劃，這時，「愛自由者」還在寫作。首數回成後，交給了孟樸先生，遂有改作刊印本。自由血是甲辰三月十五出版，孽海花正式出書，是在次年乙巳（一九〇五）經過的時間有一年多。出書時的廣告已易爲：

「吳江金一原著，病夫國之病夫續成。本書以名妓賽金花爲主人，緯以近三十年新舊社會之歷史，如舊學時代，中日戰爭時代，政變時代，團匪時代，一切瑣聞軼事，描寫盡情，小說界未有之傑作也。」

發行處已易爲「小說林社」，不稱「政治小說」，改爲「歷史小說」了。金一卽在改本孽海花序裏說的金天翮，現尙健在。其人在當時，思想甚爲進步，自由血一書，卽是俄國虛無黨史。所著小說女界鐘未見，曾得見其詩文集三部。

二 賽金花與名記者沈蕙

清末被杖死的名記者沈蕙，我曾經收到關於他的兩部書。一題中國大運動家沈蕙，戮屑編，蠶穹敘，無出版處。一題沈蕙，支那漢族黃中黃編。兩書記此項文字獄甚詳。前書寫沈蕙在獄被杖死以後，有一節寫到賽金花：

「公死刑部後，血肉狼藉於地。獄卒蘇元春入。蘇元春不忍睹，請以三百金別易一室。獄卒又牽南妓賽金花入，賽金花同時因案被逮故也。賽歎曰：沈公，英雄也。遂自掬其碎肉，拌以灰土，埋之窗下。」

在賽金花生活中，這大約是最足誇耀的一段，見中國大運動家沈蕙第十四節沈蕙之慘死中，不知孽海花作者，當時亦打算寫入否也？

三 吳趼人賽金花傳

一兩年前，孽海花女主人公賽金花，曾發表談話，說孟樸先生追逐她不得，作孽海花以辱之。當時曾先生尙在世，曾發表談話，加以駁斥。實則賽金花之行動，在當時確爲各方面所不滿。這當然部分的有封建思想根底的原因。孽海花固對之有貶辭，即吳趼人所作賽金花傳，亦不直其人。吳傳云：

「賽金花初名傅玉蓮，混跡於蘇州燈船中。蘇州某顯者見而悅之，納爲小星，大見寵幸。會顯者被命出洋，攜玉蓮俱行。玉蓮遂得遊歐洲，習爲歐人語。既返國，顯者以病告歸。亡何，得癱疾病。玉蓮私於僕，視顯者臥不能起，益無忌憚。顯者忽憊死，說者謂顯者負心之報也。」

「初顯者少年登一榜，應春宮試時，道出烟台，戀一妓，曰小紅，既而貲斧乏絕，不能成行，小紅鬻簪珥以贈之，顯者感甚，與訂白頭約，蓋時尙未婚也。既試，臚唱列狀頭，乃避道南下。以爲吾今已作第一人，納妓爲妻，將不利於人口也。小紅聞捷報，即杜門謝客，姊妹行咸來慶賀，稱之曰狀元夫人，小紅亦竊自喜幸，乃俟之久，無耗，使人偵之，得負心狀。小紅大恚，仰藥死。此論者所以有負心之報之說也，甚有謂玉蓮爲小紅後身者，此則巫蠱之言，不足道矣。」

「顯者既死，玉蓮遂出，至滬上，易名曹夢蘭，懸牌應客，而與伶人孫小三結不解緣，聲名殊狼藉。既而更名賽金花，走津門，又至京師。會庚子之變，聯軍陷北都，金花以通歐語故，大受歐人寵幸，出入以馬，見者稱爲賽二爺。辛丑和議定，以招搖故，被坊官遞解返蘇州。」

未幾復到滬，蓄二雛姬，遇之虐，事爲濟良所所聞，控之官，審之而信，乃遞解安徽原籍，於是人始知其爲安徽產也。

此傳載野人所著胡寶玉第三章末，稱之爲「二怪物」之一，出版於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八月。

四 梵天廬叢錄中之賽金花

梵天廬叢錄二十八卷，柴小梵作，內收清代掌故甚多。其間涉及孽海花主人公者凡二處，一是庚辛紀事里的一條，一是北京四人妖里的一「妖」。「人妖」的一條，寫得非常猥褻，大意是說她懂得「採補說」之類。前一條却具有掌故的價值：

「瓦德西統帥，獲名妓賽金花，嬖之甚，言聽計從，隱爲瓦之參謀。金花故姓傅，名彩雲，洪殿撰之妾也。隨洪之西洋，歸國後，乃操醜業。至是，爲瓦所得。以善西語，凡瓦之欲使中國過於難堪者，金花必爭之，以故中國之隱獲其惠者實不少。一日，謂瓦曰，滿清蒐人才，在八股試帖，將相於斯出焉。瓦乃於金台書院考試，示期懸榜如昔。文題以不教民戰，詩題「飛旆入秦中」。試日，人數溢額，瓦爲批評甲乙。考得獎金者，咸忻忻然有喜色，自行此舉，於是昔之譽賽金花者，皆從而詬之矣。然一時人心已死，名臣大老，且有願執挺爲降奴者，固難以此責之一賤妓。又使瓦雖示期考試，而我中國人相率以國恥爲戒，裹足不前，則其計亦不售；今願若此，夫復何說之辭？」

這里所說的「考試」部分，在別的书里，也有說到的，可見並非無據。柴小梵以賽金花和當前的名公

大臣作此論，頗有些慨乎言之之感。「人妖」一則開始涉及孽海花，記云：「蘇妓賽金花，號賽二爺，聯俄黨出使大臣洪鈞之遺妾也，豔史甚多，曾孟樸先生至專撰孽海花小說以紀之。」入後又涉及其翻譯事，文謂：「某年，宮中宴各國公使夫人，一時無可充女譯員者，有人將延之以來，為慶王所知，恐得罪各國，力阻乃罷。蓋賽金花通英、法、俄、德四國方言，小楷亦娟秀，惜乎不軌於正也。」所謂「小楷娟秀」大概是傳聞之誤，因就賽近作各字觀之，有如初學，既不「娟」亦不「秀」也。

五 稗乘談雋中之賽金花

偶於舊雜誌里，看到一種說小說的稗乘談雋里面說孽海花，和它的主人公賽金花。孽海花一條，是人物索隱性質，其文云：

「孽海花敍一時清流，如莊壽香為南皮，莊綸樵為張佩綸，陸葦如為陸鳳石，聞鼎儒為文學士，芸閣，端午樵為漢陽，祝寶廷為寶竹坡，金雯青為吳縣學士，潘八瀛為文勤，龔和甫為虞山相國，莊小燕為南海，張樵野，皆確鑿無疑；獨敍大刀王五，以簫聲劍氣出之，磊磊落落，漁陽鼓尤足起人頑懦也。」

獨稱大刀王五一人，實則曾氏所寫，其優勝處固不僅在王五也。說賽金花云：

「近二三十年來，所最震驚著稱於社會者孽海花一書是已。同光二朝，章國故，遺韻軼聞，蓋略備於是，而以賽二

爺爲全書之線索。以我所聞，彩雲晚年，流連顛困，誠有令人生商婦琵琶之感者。書中所未及，特補誌於此。彩雲歸洪文卿學士數年，偕歸國，洪病瘵垂危，彩雲睡一僕，偕逝去，旋僕亦以瘵死。彩雲無慘甚，復張豔幟於都門，手定北京南妓班規則，爲南鄰之初祖焉。繼之虐養女，罪讞成，被逐南下，自是遼時時往來津滬間。年華遲暮，盛譽遂衰。歲癸丑，余遇之滬上，時質屋富春里，仍出應客，澤髮雪膚，略施膏沐，猶似三十許也。與語外交掌故，肆應如流。於當時名輩，如郭筠仙，薛庸菴，曾紀澤，皆抨擊無完膚，獨許合肥李少荃爲第一流，殆爲庚子一役，不免阿私耳。然而紅拂老去，曾侍越公，天寶當年，能譚故相，亦可謂極身世淒涼之慨者矣。嘗至其院中，指五齡一籬，謂膝下一點，僅存此豸，藩溷相依，正不知飄落何所。語時輒泫然也。旋挈兒北去，謂將賣笑津滬，天壤茫茫，不復知紫雲消息矣。」

此頗可爲孽海花作一註脚，使讀者知道這一實際人物在庚子以後的情形。且可證此一人物所具之外交常識，雖其來源不免於是從洪雯青處得來，所謂「耳熟能詳」，然其個人意見，亦不能謂爲絕對沒有也。其論斷孽海花處，亦相當獨到。

紅樓夢書語

自紅樓夢初次流行（一七六五）以來，研究者頗不乏人。據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所載，就是紅樓夢偶說（清無名氏）、紅樓夢論贊（清涂瀛）、讀紅樓夢雜記（清江順怡）、紅樓夢偶評（清張其信）、紅樓夢本義約編（清無名氏）、紅樓夢廣義（清青山山農）、評紅樓夢（龍雲友）、紅樓夢抉隱（洪秋蕃）、紅樓夢索隱（王夢阮沈瓶庵）、石頭記索隱（蔡元培）、紅樓夢辨（俞平伯）等十一種。年來從事小說研究，除上列者外，續有所得其為孫楷第所未見者，計下列幾種：

紅樓夢摘華（沙彞尊著，同治七年刊）

紅樓夢譜（壽芝著，光緒三年刊）

夢癡說夢（夢癡學人，光緒十三年抄）

紅樓夢評論（王國維，光緒教育叢書本）

紅樓夢本事辨證（壽鵬飛，一九一七商務本）

紅樓夢的社會學研究（天養館主，一九二八泰東版）

這都是已經單行的，其散見各報章雜誌及筆記中者，猶不在內，就這將近二十冊的書，很可以看到近

二百年來的紅樓夢研究，差不多經過了三個很重要的階段。第一階段，就是把紅樓夢當作訓諭的「善書」看，而加以研究，夢癡說夢一類的書可作為代表。第二階段，是把紅樓夢作為「史書」看，而加以索隱，石頭記索隱一類的書可作為代表。第三階段纔把紅樓夢作為「文學」書看，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可作代表。現在應該是發展到第四階段了，就是從科學的新觀點，來對紅樓夢加以新的考察；遺憾的是還沒有其人。

紅樓夢摘華，是從紅樓夢原本中摘出十二段刊成的本子，印於同治七年（一八六八）春，墜譚軒版，後附南詞北調，白紙，刻印甚工，莎氏所選，其目為：

劉老老設法謀生計（謀望五段）

鬧學堂春香又生端（鬧學堂五段）

善擗羅小事化成無

瞎眼兒還是不服氣

老打算不敢生事端

璜奶奶畏勢強吞聲

馮紫英論病細窮源（論病）

遭重刑幸得慈娘救（救子）

得王母生機從此回（救孫）

欲納寵誰知碰了釘（碰釘）

笑鶴鷗未必能療妬（出醜）

學做詩期月當成就（教詩）

書前有小引：「紅樓夢數千萬言，予以數篇括之，未免見少。誠思全部語言文字，有勝此數篇否？學者誠晝講夕究，自然對答如流，獨占上風，則數篇中不啻數百篇在吾心目矣。」其實此書所選未能盡其精神。又每篇所選，少者僅百餘言，多者不過三四百言，也不能使讀者整個的看到紅樓夢在藝術上的成就。所以此書雖云少見，實無可取。南詞北調一卷，則是書內歌謠，小唱，拗口，曲子的輯集。

紅樓夢譜係就紅樓夢人物關係，成一譜錄，雖係「小道」，對紅樓夢人物關係研究，是很有用的。作者姓名不詳，據書前俞山舊主序，僅能證其名爲壽芝。序中介紹此書，說是一「溯本窮源，分門別戶，編成譜牒，燦若列眉，使人一目了然，易於查核，知某人隸於某府，某婢繫於某房，無一或遺，有條不紊」，實非過譽。

此書所列，不僅是簡單的人物世系；於人名之下，復系以小傳，名號，籍貫，職位，生卒，與其他人物關涉，以及綽號等等。其編敘，初爲「賈氏」，次爲「族屬」，又次爲「房」，爲「家人媳婦」，爲「女伶」，「女尼」，爲「來往世交賓客」，爲「來往誥命」，爲「來往太監」，以及「門下清客」，然後爲「醫生」，「僧道」，「雜色人」。後附「渾名錄」，「一字評」，「宗祠」，「宅第園林」，「詩社別號」，「生辰表」等，可謂「應有盡有」。舉「寶玉房」一部分爲例：

寶玉房乳母李嬾嬾。尙有三乳母，不知其姓。

襲人 姓花，原名珍珠。有兄花自芳。本賈母房中人，分與寶玉。後寶玉出家，嫁與蔣玉函。

晴雯 不知其姓。本賴大家所買。時年十歲，獻與賈母，分給寶玉。有姑表兄吳貴，表嫂某氏，有淫行。攆出卽病歿吳貴家，年十六歲。在寶玉房五年八月有奇。

蕙香 原名芸香，又名四兒。因與寶玉同時辰，有爲夫婦之語。與晴雯同時被攆。

以下爲春燕，秋紋，小紅，五兒，麝月，碧痕，檀雲，茜雪，綺霞，定兒，良兒，佳蕙，墜兒等，間有不詳身世，僅書名字者。卽例亦可見此書對人物敘述之詳，足備檢閱矣。原刻未見，我所得小本，係一九二二上海城東出版社校正重印，版心縱不過三英吋，橫僅二英吋，殊不便保存，不知此書果有初印本否？

夢癡說夢分前後編，管可壽齋本，是一部把紅樓夢當作「丹書」論的紅樓夢研究，序里說得很明白：紅樓夢一書，大概有三類聽人所取。論筆墨文字，便是看小說者也。詳因果，審得失，便是看格言者也。達藥物，通火候，便是讀丹經者也。」而作者夢癡學人，是從第三點出發來研究紅樓夢的。

全書爲札記體，前編識其讀紅樓夢時所感，與「丹經」一一印證，討論人物，時引語言，或分論，或合說，無一不以「丹經」爲歸，把紅樓夢演成一部道學書。甚至一百二十回的回目，也被用「乾三連，坤六斷」來解釋。書名也被「硬撮」說是：

「紅樓夢一名石頭記，一名風月寶鑑，一名金陵十二釵，一名情僧錄。一書五名，即此五名，已將全書大旨，合盤托出，奈世俗不察何？風月寶鑑者，先天大圓圖也。金陵十二釵者，一破爲二也。紅樓夢者，小人剝膚也。石頭記者，碩果不食也。情僧錄者，性命必須雙修也。」

思想觀點，即此可見。後編專以「丹經」釋紅樓夢中的詩詞曲，如「猴子身輕站樹梢（荔枝）」一語，夢癡的解釋則是：「猴好動之物，身輕則易動。樹者，人身。站樹梢者，在上不在下也。荔枝者，離枝也。枝屬地，離中一爻，地二之火，火炎上也。」迂腐程度可想。

全書初稿始於同治十年，光緒五年始行編定。前編首有初稿時所作序，後編序則編定時所寫。兩敘之外，後有作者二跋。有署臥雲子者，也附跋二章，不知爲誰也。但即此已可見道學先生在形式上是怎樣的在

研究紅樓夢了。

晚清數十年紅樓夢研究，其最有卓識者，爲曾受科學教養的王國維。所作紅樓夢評論一書，可謂「前無古人」之作。他從文學、美學、倫理學各方面，把紅樓夢作爲一種社會的科學來研究，以論證其在文學上社會學上的價值。本書的論次爲：

第一章 人生及美術之概觀

第二章 紅樓夢之精神

第三章 紅樓夢之美學上的價值

第四章 紅樓夢之倫理學上之價值

第五章 紅樓夢餘論

考察的態度，於餘論中可以見之，他反對「紛然索此書之主人公爲誰」，認爲紅樓夢所寫「非個人之性質，而人類全體之性質也。惟美術之特質，貴具體而不貴抽象，於是舉人類全體之性質，置諸個人之名字之下」，也就是「善於觀物者，能就個人之事實，而發見人類全體之性質」。他以爲紅樓夢是應當考證，但考證的中心問題，應該是「作者的姓名，與其著書之年月」。他對紅樓夢的結論是：「紅樓夢自足爲我

國美術上唯一大著作」

紅樓夢評論原載教育叢書第八期到十三期小說評論欄，觀點在當時是最進步的，旁徵博引，尤足見其淵邃。歐西名著，自希臘經典到近代名著，涉及的頗是不少。三四十年來，對紅樓夢的研究雖日有進展，但此編迄今，仍不失其輝耀的光芒。

紅樓夢本事辨證作於蔡元培石頭記索隱後，壽鵬飛著，商務於一九二七年為之印行。其不同於蔡著處，蔡序已說得很明白：「同鄉壽榘林先生新著紅樓夢本事辨證，則以此書為專演清世宗與諸兄弟爭立之事；雖與余所見不盡同，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與蔡著有共同處，即是認為此書有隱射，互異處，在所指事實之不相同。

在「證」其「為世宗與諸兄弟爭立之事」前，首「辨」過去諸說。一為樗散軒叢譚之影當時名伶說。二為周春松紅樓夢隨筆之記金陵張侯家事說。三為郎潛二筆小浮梅閒話之紀故相明珠家事說。四為談瀛室筆記之刺和珩而作說。五為寄蝸殘賸之藏識緯之說。六為闡鐸紅樓夢抉隱之全影金瓶梅而作說。七為紅樓夢索隱賓退隨筆之記清世祖董鄂妃事說。八為石頭記索隱之影康熙朝政治狀態說。九為胡適俞平伯之曹雪芹之自述生平說，並證此書前八十回非曹雪芹所撰，後四十回亦非高蘭墅所撰。全書二萬

餘言，論證至此，恰佔半數，往下卽爲作者自己的論述。

壽鵬飛謂紅樓夢爲世宗諸兄弟爭立的記載，其所據爲清室同宗的覺羅炳成我愛鈔，坐觀老人清代野記，小橫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觀，胡蘊玉雍正外傳，再益以正史及其他資料。當然是以寶黛二人爲主要的論證對象。其得失與蔡著同之實則，如此索隱，固非研究紅樓夢之正道，卽胡適的曹雪芹傳記說，也是多餘的。

關於清禁淫詞小說

一

四庫開館七年，前後所查禁的書，已經有厚厚的四種目錄，但那些都是些高文典冊，屬於「大文學」之類，小說是不在內的。其實清代的查禁小說，嚴厲的程度，並不亞於「大文學」之禁。初期查禁的經過，縣俞正燮癸巳存稿記得很詳細，說是：

「順治七年正月，頒行清字三國演義，此如明時文淵閣書有黃氏女書也。黃氏女書爲念佛，三國演義爲闡聖，一時人心所向，不以書之真僞論。其小說之禁，順治九年，題准瑣語淫詞，通行嚴禁。康熙四十八年六月，議准淫詞小說，及各種祕藥，地方官嚴禁。五十三年四月，九卿議定坊肆小說淫詞，嚴查禁絕，板與書盡銷燬，違者治罪，印者讀者流徙。乾隆元年，覆准淫詞穢說，疊架盈箱，列肆租賃，限文到三日銷燬，官故縱者，照禁止邪教不能察緝例，降二級調用。嘉慶七年，禁坊肆不經小說，此後不准再行編造。十五年六月，御史伯依保，奏禁燈草和尙，如意君傳，濃情快史，株林野史，肉蒲團等。諭旨不得令吏胥等藉端坊市紛紛搜查，致有滋擾。十八年十月，又禁止淫詞小說。」

嘉慶以後，禁淫詞小說可考而規模較大的，當爲同治七年江蘇巡撫丁日昌之禁。先後兩次奏請，所禁書有二百六十九種之多。其新行公文書目，同治八年刊印的江蘇省例記載甚詳，文與目並抄如下：

「巡撫部院丁扎開淫詞小說，向干例禁，乃近來書賈射利，往往鑿板流傳，揚波扇箒，水滸西廂書等，幾於家置一編，人懷一篋。原其著造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綺賦爲風流，鄉曲武豪，藉放縱爲任俠，而愚民謬識，遂以犯上作亂之事，視爲尋常。地方官漠不經心，方以爲盜案奸情，紛歧疊出，殊不知忠孝廉節之事，千百人教之然未見爲功，奸盜詐僞之書，一二人導之而立萌其禍。風俗與人心相爲表裏，近來兵戈浩劫，未嘗非此等踰閑蕩檢之說，既釀其殃。若不嚴行禁燬，流毒伊於胡底？本部院前在藩司任內曾通飭所屬，宣講聖諭廣訓，並頒發小學各書，飭令認真勸解，俾城鄉市民得以目染耳濡，納身軌物。惟是尊崇正學，尤須力黜邪言。合亟將應禁書目黏單扎飭，扎到該司，卽於現在書局附設銷燬淫詞小說局，略籌經費，俾可永遠經理，並嚴飭府縣，明定期限，諭令各書鋪將已刷陳本，及未印版片，一律赴局呈繳，由局彙齊，分別給價，卽由該局親督銷燬。仍嚴禁書差毋得向各書肆藉端滋擾，此係爲風俗人心起見，切勿視爲迂闊之言。並由司通飭外府縣，一律嚴禁。本部府將以辦理此事之認真與否，辨守令之優絀焉。

計開應禁書目：

- | | | | | | | | | | |
|------|------|------|------|------|------|------|------|------|-----|
| 龍圖公案 | 玉妃媚史 | 濃情快史 | 繡榻野史 | 幻情逸史 | 夢衲姻緣 | 燈月緣 | 萬惡緣 | 邪觀緣 | 水滸 |
| 桃花影 | 隔簾花影 | 姣紅傳 | 紅樓夢 | 補紅樓夢 | 紅樓重夢 | 續金瓶梅 | 紫金環 | 前七國志 | 牡丹亭 |
| 七美 | 圖 | 桃花豔 | 品花寶鑑 | 呼春稗史 | 隋場豔史 | 禪真後史 | 株林野史 | 巫夢緣 | 一夕緣 |
| 雪雨緣 | 論癡符 | 西廂 | 梧桐影 | 如意君傳 | 循環報 | 續紅樓夢 | 金瓶梅 | 豔異編 | 天豹圖 |
| 增補紅樓 | 脂粉春秋 | 八美圖 | | | | | | | |

載花船 昭陽趣史 春燈迷史 巫山豔史 禪真遺史 浪史 金石錄 五美緣 夢月絲 桃花豔史 何必西
 廂 鴛鴦影 三妙傳 貪歡報 後紅樓夢 紅樓復夢 唱金瓶梅 日月環 天寶圖 紅樓補夢 風流野志
 杏花天 鬧花叢 燈草和尚 怡精神 兩交歡 同拜月 蜃樓志 石點頭 蒲蘆岸 情史 碧玉塔 櫛梳閒
 評 鳳點頭 國色天香 無稽調語 綠牡丹 錦繡衣 笑林廣記 小說各種 北史演義 風流豔史 癡婆子
 倭袍 一片情 皮衣袋 錦上花 奇團圓 八段錦 醒世奇書 碧玉獅 反唐 尋夢托 拍案驚奇 雙珠
 鳳 芙蓉洞 一夕話 豈有此理 宜春香質 女仙外史 妖狐媚史 醉春風 摘錦倭袍 同枕眠 弁面釵
 溫柔珠玉 清風閣 今古奇觀 漢宋奇書 攝生總要 文武元 海底撈針 十二樓 摘雙珠鳳 乾坤套 解
 人願 更豈有此理 子不語 夜航船

小木淫詞唱片目

楊柳青 五更尼姑 十二盃酒 男哭沉香 十送郎 王文賞月 龍州鬧五更 情女哭沉香 怨五更 端
 陽現形 歎五更 夜合思夢全傳 湘江灘珍 採茶山歌 月正皎 倭袍 西廂待月 窗前自歎 十八摸 大
 審梅鳥縣傳 十雙紅繡鞋 紅娘寄書 娘姨賦 送符服賣全傳 王大娘問病 上海碼頭 佳期 大審玉堂春
 文必正賣身 妙常操葉 九連環 花燈樂 妓女月五更 西湖遇妖 文鮮花 蕩河船 活捉鮮花 妓女灘
 珍 叫船 新刻送新王詩 十二月花神 六花六節 賣草團 毛龍訪見茶坊 王大娘補缸 思婦寡夫 拔蘭

花 楊邱大山歌 趙勝山關歌 堂名灘頭 賣橄欖 菴堂相會 小紅郎山歌 門倚欄干 巷名 如何山歌
三十六碼頭 百花名 活沉香 揚州小調數十聲 戰叔武鮮花 書生戲婢剪剪花 薛六郎偷阿姨 小尼姑下
山 四季小郎 新碼頭 捉女密拿欽召 玉堂春妙會 四季相思 拷紅 三戲白牡丹 唱說拔蘭花 時辰相
思 跳指 八美圖 來福唱山歌 半老佳人 十二月花名 三笑姻緣 湘江郎 鬧五更 手巾山歌 美女沐
浴 女相思 冷打調 診脈通情 女風花勸 巧連環 新碼頭 拾玉鐲 沈七哥山歌 姑嫂談心 賣油郎
賣胭脂 花魁雪塘 偷鞋戲美 斷私情 志誠嫖院 姑蘇灘頭 一疋綢 哈哈調玉蜻蜓 小翟岡山歌 美人
闖怨 男想思 南京調 送花樓會 望郎送郎 小郎兒 琴挑 結私情

同治七年四月十五日通飭

從這公文裏，至少可以使我們知道幾件事：第一，是檢查會之設；第二，禁燬的書籍，由官方付與相當的損失；第三，公差常常假借禁書理由，至各書坊騷擾。這些，都是很好的關於禁書的史料，所開的書目，大概從順治時所禁的，都已列入道光禁的，想也在內。不過，這一回的禁書，似並不限於淫詞，看書目可知。在這以後的七天，省署又有第二回的咨：

「巡撫部院丁扎開，據提調書局吳牧承潞等稟續查尙有應禁鍾情傳等書，均係淫詞小說，開單呈請，一律查禁等情，到本部院。據此，除批示外，札司通飭一體查禁等因。」

計開續查應禁淫書：

隋唐 文武香球 五鳳吟 百鳥圖 換空箱 鸞鳳雙簫 錦香亭 繡玉緣 雙剪髮 巫山十二峯 鍾情
傳 白蛇傳 九美圖 蠅史 雙鳳金釵 劉成美 一箭緣 探河源 花間小語 雙鳳燕 百花臺 萬花樓
合歡圖 空空幻 十美圖 二才子 綠野仙蹤 真金扇 四香緣 盤龍鏡 雙鳳奇緣 玉連環 金挂樓 玉
鴛鴦

同治七年四月二十一日通飭

就這兩回的書目看去，很容易知道當時在小說方面所要禁的，並不止於淫詞一類。大概有關於秘密結社，攻擊貪官污吏，講兒女私情，寫淫穢行爲，怪誕不經，以及有關風化的全都在禁例之內。

二

前曾作清禁淫詞小說目一文，記清代查禁淫書經過，並據丁日昌江蘇省例，轉錄同治七年（一八六八）禁書目約三百種，其時尚未見到道光刻本勸燬淫書徵信錄，初不知丁目即據道光禁書目而來也。

按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也曾有過一回大規模查禁淫書事，發動的是浙江，由紳士張鑒等陳請，所查禁的書，「除各種福建版小說」外，有一百十九目，與同治首批禁目全同，祇少道光後產生的新作兩種，

即龍圖公案與品花寶鑑。至同治續禁之隋唐等三十四種，道光目則全無。其禁法也是設局銷燬，但經過了紳耆呈請的手續。局子成立以後，限於三個月「繳銷領價」，無論是板子書本，都須送去，不然就要按律治罪。所謂律，在清朝是有兩條，一是原則的：「狂妄之徒，因事造捏成歌曲，沿街唱和，及以鄙俚褻嫚之詞，刊刻傳播者，內外各地方官即時察禁，坐以重罪。」二是具體的辦法：「凡坊肆市賈一應淫詞小說，在內交八旗都統都察院順天府。在外交督撫等轉行所屬官弁嚴禁。有仍行造作刻印者，職官革職，軍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賣者杖一百，徒三年。買看者杖一百。該管官弁不行查出者，交與該部按次數分別議處。仍不准借端出首訛詐。」規例是很嚴厲的。

當時不僅「造作刻印」，「發售閱讀」，即租賃亦在禁例之內。乾隆三年旨云：「其有開鋪租賃者，照市賣例治罪。」官員犯者，「一次罰俸六個月，二次罰俸一年，三次降一級調用。」道光三十四年禁文亦有：「更有種種稅書鋪戶，專備稗官野史，及一切無稽唱本，招人賃看，名目不一，大半淫穢異常，於風俗人心為害尤鉅。」諸語。

就以上各點並前文觀之，清代查禁是項書籍，可謂極為周密，且防範至官民各方面。而每易一帝，必重申禁令一次，尤以乾隆朝為最嚴。誰也沒有想到，這一類的書畫，藏得最多的，却竟是宮中，如成冊的金瓶梅畫，上面俱蓋了乾隆御覽之印，一直流傳下來，並不會銷燬。

彈詞書目記事

一 跋長澤規矩也小說書目

長澤規矩也家藏中國小說書目一卷，載書誌學八卷五期（一九三七）係作者及青木正兒先生所贈。後以遷徙，書籍紊亂，久尋未得。近從事藏書全部整理，始復得之於雜籍中。

全目收小說凡一百三十餘種，覆本並筆記笑話之類兼收。刊刻以日本印本及影印本爲多。其間頗有精品。以一異國之人，搜求研究中國典籍，如此勤至，實爲難能。所藏罕見精本，以下列各種爲最佳：

皇明中興聖烈傳五卷 榮舜日 明刊

四巧說四種 梅庵道人編 清刊

國朝名公神斷李卓吾詳情公案六卷 明存仁堂刊

桃花影快史十二回 徐震 清刊

鼓掌絕塵四十回 含秀居刊 鉛印本

歡喜浪史十二回 清刊

閩娛情傳 日本刊

五鳳吟二十回 清草閣堂刊

其間四巧說一種，收小說補南陔，反蘆花，賽他山，忠義報四部。閩女情傳即如意君傳，全題武則天后如意君傳，徐昌齡著，明原刊未見，此係寶曆十三年刊本。藏水滸傳最多，明清並日本印本凡九種。今古奇觀亦五種，惟無精本。筆記之屬，其可貴者，有明萬曆刊本風流十傳八卷，及明刊鄧志謨風月梅雪蔬菓三種爭奇。此外如赤繩奇緣，金翹傳，席上奇觀恆根草，亦皆罕見之品。他日如有機緣，頗思一訪長澤氏之居，而快讀之也。

二 鄆縣馬氏彈詞目

鄆縣馬廉隅卿氏，生平藏說部極多，所印清平山堂話本及兩窗欹枕集，尤功在士林。馬氏故後，藏書歸北大，惟彈詞鼓詞部分，則爲乃姪彥祥氏所得。彥祥亦喜搜集說部，去歲在京，曾得其全目，蓋並隅卿所藏亦在內，凡一百六十餘種，精本及罕見本頗不少。

其間最精者，如明刊大字本唐秦王本傳，今人所藏蓋無早於此者。此外如紀武子救孔聖雷炮與兵傳八卷二十四回，王和尚大鬧相國寺混禪記，梅李爭花，李翠蓮拾錢，齋東隱說，桃花記，皆極少見。又有藏乃閣

刊本玉堂春四部十六卷，亦不易得。余藏有乾隆刊本玉堂春，內容與今本完全不同，歲乃閣本不知又何如也。

其他百五十餘種亦多可錄。隅卿小說雖無目，然即孫氏小說目，已足見其所藏之富。彈詞鼓詞目將有待於彥祥矣，願亦不知何時能印行也。故先就彥祥抄示目擇其要者，存之於此，想亦彈詞鼓詞研究家與收藏家所渴望者。

青萍劍 三星圖 雙龍傳 桃柳爭春 桃花香 宋史奇書 紅鳳傳 西廂記 露淚緣 鴛鴦扣 掃塵緣
雙燈記 獨占花魁 鴛鴦墜 雙鳳緣 金蘭會 五毒傳 劉玉郎思家 秦英征西 雙喜配 好遠傳 林香
保報親 柳墜烟客 桃花庵 迷魂陣 景陽岡 快活林 月明樓 素貧賤素富貴 胡蝶緣 貪歡緣 五家坡

小說新譚

一 白狐裘

王賀成校刊本的梨園集成里，收有觀燈全本一種，寫正德皇帝觀燈，遇書生白檢事。正德在酒家歇脚，見白檢苦讀吟詩，乃與之接談，面試其才。正德臨行，天大寒，白乃假以「胭脂摺」。此乃宮中物，失去已久。正德見而大異，問白檢，始知白檢在來京途中遇盜，「被他擄上山去，不忍殺之，臨行下山，贈胭脂摺，教默與當今，必然高官任做。」白檢竟因此一遇而登龍，然後方知酒家所遇者即正德帝云。

彈詞白狐裘取材，與此同一源，一稱新編東調唱口龍鳳袍，又別題游龍傳十四回，翰墨齋梓，寫書生崔袞，承母命，往京襲亡父職。臨行時，母出賜白狐裘一襲，使彼攜去。途中老僕病死，所預備到京之打點費，全數用盡。幸遇京師名妓甯輝之兄莫想然，慷慨解囊，始得抵京，又介之與甯輝相識。兩人一見傾心，輝遂以終身相託。袞住京師達一年之久，雖有甯輝接濟，究不充分，故一再設法，終無法覲見，以襲父職。

第一年元宵，正德帝往留春院巡幸，曾見崔袞，稍留即去。次年元宵再遇之，乃大異，訊甯輝：「此何關客，去年在此，今年仍未去？」崔袞不語，輝乃代白其身世，說明並非嫖客，係其兄之友。正德知為功臣之子，未能

覲見，已自有意。臨行天寒，返院借衣，崔袞竟出白狐裘與之，正德見是宮中物，訊其來源，袞具以告。事後頗受抱冤，因甯輝亦以正德是當地流痞，不知是天子也。孰知是夜天尙未明，崔袞即被傳見，立襲父職。袞感甯輝厚愛，奏陳其可憐身世，帝大感，乃賜旨完姻。

崔袞有妹名玉英，幼字高進賢。後兩家調遷，不通音問者凡十數年。崔袞父死，進京襲職，玉英因送行，爲對門另一宦者之婦所見。婦本已有媳，嫌其親家貧寒，強其夫婦異居。此時羨崔家有勢，玉英貌美，遣媒婆求婚，爲崔家所拒。趙氏不甘，設計搶親。事爲身居尼庵之媳所知，陰遣尼告知崔家。崔母與其義女僕商，期前送玉英赴庵小住，自着白衣，待趙家來搶。既至趙家，朱僕已送命婦服至，一面由其僕以搶奪命婦罪赴官控告。趙氏見事弄僵，自縊身死。在官之父，亦因此削職。小夫婦感情甚好，以母命不得不分居，此時亦遂和好如初。崔袞襲父職，與甯輝完姻，又至揚訪其妻舅莫想，然後同往四川，在旅店拾得一「招文袋」，係恩選四川成都之物，亦即是崔袞故鄉之父母官也。無何，其人來尋，接談之下，竟是十數年來不知音問之高進賢。此行不僅爲往四川做官，也是要就近尋找崔家，以了姻事。當時文定信物，也在袋內，袞大喜，於是同行返川，爲其妹完姻赴任。趙家之事，亦係趙氏個人陰謀，此時也前嫌盡捐，成爲好友。

觀燈與此同爲一源，可以想見，事實上之若干差異，當係傳說不同，或作者之自由改變而成。惟白狐裘與京戲遊龍戲鳳，似亦有接近處，故又題遊龍傳，然考之京劇，祇有戲鳳一段，不知該劇即是據此胚胎而來。

否？小說枝談有梅龍鎮考，據焦堂憤書解釋「遊龍」二字來源，對本事則絕未道及，大約除正德爲盤遊之君外，亦無可考也。

二 滴水珠

彈詞小說較難以得到的，是小型的一種。此類彈詞，即使刻印成書，也不過巾箱本一兩冊光景。不爲人看重的閒書，四本頭已不易保存，而況在數量上更少。因此，關於這一部分所能收到的，抄本較多於刻本。出賣這些抄本的地方，也地攤多於書鋪。

滴水珠就是這一類的抄本之一。以一個女子做中心，寫宋代的一個冤案。這女子叫做瓊瑤，幼年的時候，他異祖母的叔叔爲奪產的關係，把他父親勒死，從樓上丟了下去，僞說是酒醉跌樓。這時瓊瑤和母親，弟弟，都在外婆家，得信並不懷疑。到他父親託夢說她叔叔還要害瓊瑤的弟弟，他們纔知實情。於是母親馬上遷出，出首去告。那知她的叔叔與官方頗有來往，且錢能通神，雖告到撫台面前，也還是無用，照例發回重審，終不得直。

後來母子三人歷盡艱苦，跑到河南包拯那裏去告，那知還未審問，包拯因斬宣王事被削落職，案子遂又落在她叔叔關係人的手裏，被押回籍。他們心不死，後來聽到包拯復職，又設法趕了前去，不幸偏遇着包

拯放賬未回。她母親就在此期間一病身亡。瓊瑤這時已經成人，依舊想替父親伸冤，把母親棺柩寄在寺裏，把弟弟留在那裏做小和尚，自己在包拯回來時再攔輿去告。不幸稟又誤投到前審官手裏，復被押解。

這時她叔叔便把她賣給一個遠方富戶做妾。到了那里，他痛哭陳說，感動了那老人。不但不逼她做妾，反而資助他前去再告。走到中途，又遇着強盜，把她擄上山去，做押寨夫人。正在危急，她哭訴一切，方知寨主並非別人，乃是她失蹤很久的舅舅。自然她無阻礙而再被送至河南控訴。

這一次的控告是成功了，包拯發了緊急的公文去提人。那知回書既到，則她叔叔一家和承審的官員，都已在一晚不知被誰個殺害了。兇手並留題了一首詩在壁上，說是：「手足同根長，謀死昧天良。貪官得銀兩，含怨不消忘。貞婦抱節喪，頑夫滅剛常。幼子無依望，孤女哭斷腸。旁觀把劍斬，不平實可傷。難遇包拯相，殺爾又何妨？」案子便自然的結束了。

當瓊瑤母親沒有死的時候，曾把她許給河南一個做官的人家。父仇既報，那人家竟要遺棄她。說她叔叔把她嫁過人作妾，又曾被盜擄，靠不住是貞節女。又告到包拯面前，當面試驗滴血入水，竟自成珠，婚姻問題又解決。包拯覺得有孝女可欽，把這一盆滴水珠搬到宮庭內，爲她要求皇上褒獎。皇后收入她做女兒，在宮內結婚，又把她丈夫封了官。她不說強盜是她舅父，只作對盜的感激要求親身前去招撫。這自無問題，他舅舅也就成了朝庭的命官。

故事的骨幹，大略如此，情節是相當複雜的，其目的自然也是擁護封建道德。不過在舊的彈詞小說中，這不能算是優秀之作。蓋雖具有彈詞小說的特長，但在各方面都沒有很好的發展。瓊瑤是主人公，在前半却完全是多餘的人物，到一半以後，方以主角姿態出場，且讀者注意中心，在瓊瑤之報父仇；那知父仇既報，全書還有很多材料，分量配置不當，遂成了兩個故事，沒有統一的重心。技術上的瑣碎細屑，雖是彈詞小說的特色，滴水珠在這一方面，皆由於作者修養力的不夠，却使人不斷的感到完贅。無論從那一方面說，這不是一部成功的書。

三 欽命江南

欽命江南寫余成龍子余文榜事。文榜之妻蘇月英，係宦家蘇朝貴之女，係兩家指腹所訂婚，兩人故未曾相見也。會朝貴被任爲江甯府，舉家南下，再泊烏江渡，爲惡霸高風李雲所殺，月英被擄，蘇榮公子入水遇救，次日亦遭嫌被捕。

高李之橫行，全恃退隱朝貴范宏之勢，故蘇榮被原撫帶回訊問，范即來書，囑將榮治死，以免事態擴大。撫是清官，然畏范勢，不得已一面繫蘇於獄，一面密奏聖上，此奏又爲范宏在京同黨所扣，竟不得達。而蘇榮亦以一義監以子相換，得免於死，撫固不知也。

不久，余文榜以新科狀元，被任爲江蘇巡撫，賜上方寶劍，先斬後奏。其父成龍於臨行前囑其探聽蘇氏一家下落。文榜此行，攜有軍士三千人，將到遼蘇境，文榜祕密化裝相士，進行私訪，知烏江渡之強人，不僅恃范宏之勢，而范宏亦謀爲不軌，招軍買馬，預備奪天下。

首先是文榜在烏江過渡，因二凶強索渡錢衝突，被擲落江。幸遇救，得於無意中至二凶家，遇蘇月英。蓋月英被擄，二凶卽思成婚。月英誘言須過亡父百日祭始能答應，得苟延待救。文榜乃出任狀相示，說明自己卽是文榜，並爲之撰狀。約定大隊渡江，由女前去呼冤，以便領彼上任。

既至宿，陸續探得范宏陰謀，以及在地方勢力之大。幾次的瀕於危境，時遭范氏黨徒毒打，然文榜不稍屈，進行探訪如故。至蘇朝貴事，則會月英時，已全般得知矣。

某次私訪，途遭范宏爪牙毒打，因失印信，文榜焦急欲死，因失印信之罪，直可連至九族也。此印信爲韓氏女使所得，拾歸後爲小姐所見，知爲要件，特存以待訪者。文榜於第三日，算命至韓宅臨近，被喚去爲小姐算命，於無意中發現。由女紅娘說合，又與韓小姐私訂終身。第二次失印信時，爲一實力參軍所救，設法再取得之，而文榜又與其女再訂婚，女精武事，一驍將也。

第三次，余文榜有意探視虎穴，竟闖入范宏家，被捕毒打，搜出印信。後又被收入水牢，限部下三日內將文榜處死。幸守牢者都係被逼服務，知文榜爲巡撫，亦盼自救，爲之通音問於其部隊。副將遵示，到達烏江，首

捕二凶，攜月英返甯。到甯即圍范宅，將其全家逮捕下獄。范氏黨羽傾巢來襲，文榜三千人勢不支，幸賴參將與其女之援，得大敗之，並捕殺其首要諸幹部。

事定後，文榜親率大隊，囚范宏入京，天子震怒，處之如律，二凶亦斬首，在京重要黨羽亦論罪。蘇榮後亦高中，以承繼其父業。月英則於入甯時，已被送至韓家，直待文榜返後，始與三女同時成婚。

此本與同冊所收各種，當非一人之作，因作風種種，殊不相似也。寫作技術亦平平，寫文榜私訪部分過多。然此冊所反映之社會性却相當強，不僅可以看到當時貪污豪紳之橫行，亦能見到剷除惡勢力之不易。此卷亦是小型彈詞之類。

四 雕龍寶扇

彈詞雕龍寶扇一卷，同治舊抄本，與滴水珠、欽命江南三孝記合訂成冊，都是小型的。白狐裘也同樣的是小型。所謂雕龍寶扇，乃是外國進貢之寶。扇動之時，異香撲鼻，見火不焦，見水不濕，共是兩柄，天子賜與夏太師，以成傳家之寶。夏名榮，常州人，膝下祇有二女，愛若掌珠，遂各與以一扇。

某年，他們全家去杭州進香，當晚宿在舟中。時孤山有妖白蛇，驚其女美，午夜前來擷取，長女玉英正憑欄賞月，竟被刮去。夏太師訪知其故，張貼榜文，求能人救其女，以「得妻其女」為條件。窮書生高得華、武藝

超羣，前去應徵，友生郁監文與之偕。太師本嫌貧愛富者流，頗中意於郁，惜其又無武藝，不得已仍如約同高赴援。

孤山妖洞深不可測，高乘籃下墜，仗劍殺妖，救得玉英，先送彼乘籃出穴。夏太師見女已出，惡心頓起，攔郁與女去，置高於穴內不顧。玉英在洞，感高義，業已以身相許，返常結婚之夕，見非故人，又無貽贈之信物，龍寶扇及定情詩，大怒，遂郁出。時高得華已因龍王四太子之救返杭，旋去看郁，郁見寶扇，又生惡念，乘其醉將彼勒斃，草草裝殮諸郊外。實則得華未死也。郁攜扇再去，僞言高無意於女，求踐約，又遭女逐。女亦因是憤而投河。

商人薛仲戎，因掃友墓，經得華柩，聞棺內有啼泣聲，大駭異，乃聚衆破棺，得華得慶更生，具道經過。仲戎膝下無兒，只有一女，憫其身世，收爲義子，攜往京師攻讀。而玉英亦因路過宦者舟所救，得不死。因彼已改男裝，頂替得華名字，亦被收爲義子，隨任攻讀。郁監文由於兩番失敗，同樣閉戶苦讀起來。

仲戎女對高得華頗有愛意，某次竟向高求愛，雖遭拒絕，仍滴血爲誓，決不他嫁，得華不得已允之。另一面，則宦者女亦向男裝之玉英表示愛意，兩人私訂終身，固不知玉英仍是同性也。後各方分頭赴考，得華此時已改名薛景賢，中狀元，玉英改名姚天爵，中榜眼，探花爲郁監文。三人相見，互相猜疑，然終無人敢於正式探訊。

玉英既中，用高得華名義，至常向夏太師家迎娶。太師懊恨交加，自思玉英投河身死，如何交代。後不得已，乃以玉英侍女春香代。成婚之夜，雙方都拆穿。而高得華既中狀元，奏明與夏家訂婚經過，欽命回常婚娶。太師更驚，不知何來兩個得華。又不便違聖天子命，不得已又以次女代。得華見非玉英，大怒，後訊知所以，始知玉英已投河，懊惱萬分。已而福建有妖人造反，時郁監文已知薛景賢果即高得華，荐彼往剿，意想假手彼妖，以殺得華。

孰知得華竟凱旋歸來。聖上大喜，恩遇有加。會玉英義父見彼婚後仍鬱鬱不樂，以爲是夏太師以婢代嫁之故。又爲之再訂得華義妹，玉英堅拒，義父不許，玉英不得已，祇得前去入贅。其義妹早已許身得華，父命無可拒，於婚夕向玉英求情。玉英藉故一怒而去，爲得華所留，共宿書齋。是夜，玉英見得華思念自己過深，竟以喬裝事相告，兩人歡喜不盡。次日，得華上奏，得許與姚小姐配婚。那知娶來又是真的姚小姐。最後始再陳玉英喬裝經過，乞聖上寬恕。兩人重圓，郁監文發配。玉英姊妹，兩義妹，及春香，全歸得華。

全書採取喜劇形式，情節異常複雜。惟重複處過多，使讀時線索往往弄不清楚，最後書房會晤的聚合，即不十分自然。作者也想於主題之外，兼寫週遭，惜力有不逮，故成績平平。在彈詞小說中，不能算是上好的作品。

五 女學人傳

女舉人傳十六回，署如如女史作，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上海同人社印線裝本，殊罕見。以女舉人爲線索，雜寫由滬而漢，至信陽州趕考途中事，重心並不在女舉人也。

書中的主人公卽如如女士，素抱大志，曾游學日本，又到過北京山海關等處。光緒二十九年，信陽州開考，彼借用同鄉苗通名字，亦去應試，欲一考察場中情形，並稍試自己學問是否得中。依此幹線，逐步開展途中經過。

署名「女史」，顯然是一個假託，全書寫作也未見怎樣的高明。但自湖北而後，寫考生趕路，遇雨，車夫的借端敲詐，役吏勾通車夫斂錢，官吏的敷衍上命，却極真切。大約此書卽是作者旅途生活的寫述，很勉強的加上喬裝的女舉人做線索，不過要藉此以加強書的銷行而已。

在全書的開始，作者首先指出中國的危機：「你看看俄羅斯經營東三省，德國經營膠州灣，英國經營長江流域，法國經營珠江流域。而且俄國佔據旅順口，英國就佔據威海衛，法國佔據廣州灣，英國就佔據九龍。」他覺得傷感，認爲祇有大衆羣起努力，纔能挽救。

挽救的方法，在書末指出，祇有提倡科學，輸入科學，主張辦學堂，開圖書館，閱報處，辦白話報，開公開演說，建立農業貸本公司，勸青年游學。他對當時所建鐵路，中國做不得主，要聽外人指揮，深致憤慨。

寫途中趕路，最見生色。天雨道路泥濘，考生急於趕路，變成落湯雞。而又無車可雇，只得向縣里要差，再

被衙役車夫聯合起來敲竹槓。好容易上路了，車夫又不肯賣力，尅期趕到，被使用種種的方法，考生不得不自動的「再加錢，作者一路寫去，最充實也最精彩。如第十回：

「却說雷道柱來說道：車夫崔符告訴我，這兩天大雨之後，路上很不好走，要再買一頭好好驢子，方走得去。王雅卿在旁聽說，就向雷道柱道：你喚崔符來。崔符來前，王雅卿問道：這個地方怎能買得到驢子呢？崔符道：本行主人正正有一頭驢子要賣了去，討價錢二十五兩，我已還他二十兩。王雅卿道：不妨，不妨，加他一兩罷……」

那里知道考生被逼得買了一頭驢子，祇走得一天。那車夫又另轉出一個念頭。書里說：

「……到了五溝營地方，離崔符住家不過一里多路，館後，崔符就生起心來，向劉升道：今天是初三，明天是初四了，這里到汴梁，還有三百多里路。二位老爺如果要我們初七趕到汴梁，必要再買一頭驢子，方好趕得上。劉升道：昨天買一頭驢子，今天又要買一頭驢子，到了汴梁，你到底要我買多少驢子呢？王雅卿在旁邊怒罵道：好混帳東西！我不買驢子，看你初七趕到趕不到。我一定送你到祥符縣，一五一十的打你的屁股。崔符道：就是殺了我的頭，我也趕不到！」

考生見駭不怕，也就束手無策了，祇得另換一個苗通，來和車夫商議，崔符的結論是：「驢子不買，請你老加我七十兩銀子，我也趕到及的。苗通道是你如果初七趕得到，我心里自然明白，一定要加你酒錢。崔符道：加多少呢？苗通道：你不要問，我加你不是一兩二兩的。崔符道：請老爺在此地就要先付七十兩銀子，我方好走得。」秀才雖多智，對車夫到底沒有辦法，而且他們是很實際的：「先付後走，」以防到那里後，秀才

們借官勢不與。

歸結的說，這部女界人傳在藝術上雖沒有什麼成就，如果要想看看考生趕路的喜劇，要想考察科舉制度的最後一回現象，這部書是會有很多的貢獻的。再有一個特點，就是寫實的成分很重，而且並不誇張。

六 雅觀樓

雅觀樓全傳四卷十六回，維揚同文堂發行，道光元年刻，葉德均兄最近新贈。按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會著錄，謂係「芥軒刊本，」清無名氏撰，題檀園主人編。」以意度之，孫氏所見當是翻刻。道光本首有寫刻自題七絕詩二首，有「開借兔園爲說法，」及「挑盡殘燈寫俗詞，境非親睹不能知。」句，末題「竹西逸史題於五架三間新學堂。」是所謂「竹西逸史」者，當是此書之真作者，檀園主人當是贗鼎。此書係紹實，予曾於蔡愚道人寄蠲殘贅卷五揚州雅觀樓事條中，得知其本事：

「揚州錢某，以負販起家，積至數千金，遂開設銀鋪。有商家夥計吳姓來鋪換銀，匆匆而去，失一小包，中有萬金銀券一紙。錢即持券往兌。吳知爲錢所取，其銀乃歷年侵蝕所得，不能白於主人者，鬱鬱病卒。錢遂成富室。年已五十無子。是年除夕，夢吳來索欠，明年八月生一子，知爲宿孽。因爲年老無嗣，姑以自慰。子年十三四，卽淫蕩無度，視錢財如糞土，耗費不貲，錢氣結死。益無忌憚，淫朋狎友，如蠅染羶。復構大訟，繼以回祿，家業蕩然，妻入娼家。年甫二十，孑然一身矣。遂爲羣丐所

誘，縛足穿耳，傅粉簪花，喬扮花鼓妓，沿街唱曲。遇登徒子，給青蚨數百，即春風一度，羣知爲富室子也。蘇人朱某，司訓揚州，曾目睹其人，裝女侑酒，恬不知恥。揚州人著有雅觀樓小說，演述其事。」

道光維揚刻本爲早，即此亦可見。小說內容，即據此敷衍，惟主人公姓，書中改爲吳，而「商家夥計吳姓」則易爲西商；所設「銀鋪」則改作「錢莊」；說主人公係由放高利貸成家。存銀經過，亦不作「遺失」而是：

他又搭台開個錢莊，店號文盛，在一賣鹽西商人家對門。這西商在揚多年，賣鹽爲業，約有二三十萬金，本與文盛共換銀錢交易。……一日，西商聞得銀主要來揚盤賬，有收本意，西商本無鹽本，每年生意却私下賺得十餘萬金，意在獨得，不便入公。思量要隱瞞十萬金，無處存放。……遂密約吳某至家別室，置酒談心，屏退左右。西商膝地懇求，寄放本銀十萬兩，事平來取，當有重報……

後來是因爲當時未立憑據，吳某與妻昧心，否認其事，至西商抑鬱而死。小說把他妻子寫得更壞。後部則極寫其子，即西商投胎來者，吃喝嫖賭，無所不爲，聚妻納妾，穢德彰聞。卒至連遭意外，終於傾家蕩產，成了卑田院中人，演唱花鼓，偕其老母度日。以上共十五回。大概由於要點化讀者，說明因果的原因，又添上了最後的說果報一回：「周厚安重報故人子，觀我堂表現三世因。」寫母子二人投奔他鄉親故不成，一直過了三四年的乞丐生活，才在鎮江遇到周厚安，他的盟叔，把他們母子弄回家。到那裏那知他母親就死了。周厚

安便把他帶到廣東經商，那知到了那裏，他又不安分起來，竊取銀款到艇子上去嫖，於是他的亡父，在夢中出現，把前因後果，告知與他，並示以一詩：

倚翠偎紅總是空，前因後果了然胸。

今朝指爾迷途去，都付烟波浩淼中。

他由此警醒，當窗思索此二十八字意義，正想不出，忽竟失足落水，以下作者就接寫：「山水悠悠，流而不返，後不知所終。」以告結束。此書也是「四本頭」之類，作者素養，殊不高明，故就藝術水準言之，不過是平平之作而已。其所以仍得流傳者，想是由於「具有懲戒之意。」寫作主旨，在開場詩中，即可見之：

錢財無義莫貪求，巧裏謀來拙裏丟。

不信但看新說部，開場聽講雅觀樓。

雅觀樓是這主人公後來造的一座園亭，一切淫穢事件，大都發生其中。主人公自樓成後，遂被稱為雅觀樓，此係書名來源。

七 西湖小史

西湖小史四卷十六回，署上谷氏蓉江著，有丁丑李荔雲序，雪菴居士評點。余所見者，為光緒丙子六經

堂重刻本。據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目，亦未見到原刊。此是一般稱爲福建版的小說。這裏所說的西湖，是惠州的，非杭州的。但入後利用行軍之便，亦寫到杭州。有首卷，題西湖勝跡總目，對惠州西湖景物，說的相當詳細。

故事不外是才子佳人。但這裏面却很顯然存在着作者的寄託，說明政治窳敗，世事已不可爲，祇有退隱到山林去的一途。故書中的人物，有遺老遺少的一環。同時又還有些積極的慾求，故遺少之流，終於挺身而出，爲國效忠，不爲奸黨所挫，終於征服番，平定內亂，使國家統一，才子佳人團圓。是可見作者於對內憤慨之餘，對外力的威壓，亦深爲憤怒，故加上一個戰勝外國的結尾以自快。

不過征服番一節，似以蝴蝶媒爲藍本，所不同者，是蝴蝶媒祇是去做上邦大使，非是戰爭。又蝴蝶媒以兩男主人公配兩女主人公，在西湖小史亦同。大體言之，西湖小史之作，實係由蝴蝶媒一書脫胎而成，是毫無疑義的。此種襲取摭拾方法，在當時作家中，亦不一見。

故事的大體，是說大官隱士兒女們的婚配。自然都是書香人家，才子佳人都是貌美能文。中間夾上一個執袴子弟，竊取才子的詩以賤佳人，終於爲人看穿，致好事敗於垂成。幸才子之一，就館於佳人之的家里，事始得大白，而兩對婚嫁，終賴這一回的拆穿西洋鏡，到底造成功了。

婚姻既定，兩才子遂一同進京，自然是趕考。另一個也是要去尋失蹤了的父親，一個幾爲權臣所害，遇

友得救，已去深山修練了的人。他們在揚子江中遇了盜，分散開了。一個晉京得中，因拒權臣論婚，被派往征番，安排他死在那里。一個得到了父親音信，然後也去京應第二回的試。

征番的勝利了，凱旋歸來，極得皇上信任。一個雖也中了，却為權臣之子竊詩人所害，下了獄。幸賴前者此時已頗有威權，朝見皇上，替他伸雪。而這時，他們的家鄉匪勢極熾，官軍無能為力，皇上就派他們倆去征。軍過杭州西湖，後者又戀上了一個船妓，先娶了他做妾。因為這本書的正主人，照例不能僅止一妻。

軍隊快開到南方，匪徒震於副主人公征番的威勢，不敢出戰，掛起降旗。並聲明並非有意為盜，實係為飢寒及貪污所逼。照例是由他們倆奏請皇上，全部招了安，封了官，他們也晉了級。

餘下的就是婚事了。家裏雖經過遷徙，他們找不到，對方自是會找了來的。於是在軍事結束之後，就同時結婚。做了仙家的父親，也就在此時飄然而至，完了兒子的親事。後來他們看看朝事日非，而為國事已盡過力，都告退回家，偕美人在西湖上終老，最後也是仙去。

這小說雖是以蝴蝶媒為藍本，而加以若干的改動，但在寫作上，却是重新來過的。較之一般的建版小說易讀，文筆也還去得自然，以之與其他寫杭州西湖的小說並論，那是趕不上的。此書與蝴蝶媒還有一點不同的所在，即是強調神仙的描寫，是加進了不少神怪的成分。也就是比蝴蝶媒更加強的擁護了封建思想。

八 花鳥爭奇

花鳥爭奇三卷，和童婉爭奇一樣，也是饒安鄧百拙所編，天啓春雨堂梓本，演花鳥相爭事，圖刻極精，首有「潭陽陟瞻余應虬」題詞。內容和童婉爭奇類似，首卷演故事，二三卷分載有關於花鳥之詩文雜著。以我觀之，仍是以木刻見勝者。

故事開始於好事者作迎春詩，以爲開場。然後寫在「風微微，日遲遲，人熙熙，恍然華胥國中之景象」的時候，「鳥中有鳳凰者，乃百鳥之王，花中有牡丹者，乃百花之王，二王相率衆花衆鳥，共朝東皇於融和殿上，」因座次的關係，當時雖沒有衝突，回到行館玄虛館以後，雙方却開始了激烈的爭論。

百花中只有桃李不言，餘則嘈嘈雜雜，好像遭受了大恥奇辱。先是躑躅花頓足道：「綱紀壞了！」質問鳳凰爲什麼席次要要在牡丹王之上。百舌鳥挺身而應：「我鳳凰王居牡丹之先，何害？」花中之鬧陽不服，說鳥不如花，像不譴鳥。鳳凰不應該搶先。鳥中便有百舌出陣：

「鳳凰我百鳥之王，使備七德，文成五采，太平祥瑞，人所共睹，汝花中有麼？」鬧陽說：「我牡丹爲花中之王，色則國色，香則天香，魏紫姚黃，人所爭重，汝鳥中有麼？」於是百舌舉大鵬，「扶搖狂飈，九萬里只一瞬，花中無能敵者，」鬧陽說：「不然，蟠桃飽歷甘露，三千年只一花，」遠勝大鵬。

接着百舌又舉瑞鶴，騏驎，白鷗，青鸞，鸚哥，靈鶴，玉環鴉，翡翠鳥，芝田老鶴，鹿鶴，啄木，雁，鸞，鷺，而鬧陽亦舉仙桂，絳杏，木樨，菩提，瑞香，金錢，珍珠蘭，玉井蓮花，芙蓉，優鉢，菊解，菖蒲以應。

兩爭不下，百舌又說：「我鵲鴿急難，有兄弟義；鴛鴦配耦，有夫婦情；慈烏反哺，有母子愛；自信「我鳥中乃有此倫理。」鬧陽亦不示弱，又答：「我棠棣同華，豈不如兄弟；蓮蕊並蒂，豈不如夫婦；萱草宜男，豈不如母子；孰謂我花中無此綱常？」

百舌更以鳥中五友示威：「鷄乃忘機友，鶯乃賡詩友，鸚鵡乃伴話友，畫眉乃消愁友，鷓鴣乃呼睡友。」鬧陽竟以花中十友反攻：「桂花仙友，蓮花淨友，海棠名友，茶蘼韻友，梅花清友，菊花倩友，梔子花禪友，瑞香花殊友，茉莉花善友，蠟梅花奇友。」

百舌更舉五客：「白鷗曰閑客，鷺曰雪客，鶴曰仙客，孔雀曰南客，鸚鵡曰西客。」鬧陽曰：「我花中有十客，梅花索笑客，桃花銷恨客，杏花倚雲客，水仙凌波客，芍藥殿春客，蓮花禪社客，桂花招隱客，菊花東籬客，蘭花幽谷客，茶蘼清敍客。」

百舌打了敗仗，却惱了鵲鴿挺身而代，鬧陽退下了場，由菘楚來。雙方遂開始漫罵。鵲鴿說：「汝海棠正是妖物。」菘楚答：「爾雉四乃是賊婆。」鵲鴿說：「汝柳絮一或沾泥，休矣！休矣！」菘楚答：「汝精衛必欲填海，拙哉拙哉！」

然後鳥譏花襲白頭名，花亦反譏鳥襲杜鵑名。鳥譏海棠號醉妃的名實不稱，花亦說燕何曾配稱歌女，如此發展爭鬧得很多。最妙者爲鳥說：「汝花中合歡合歡，那裏見作些樂趣？」花答：「汝鳥中提壺提壺，何曾見沾得酒來？」最後是鳥罵：「你丁香空結雨間愁，害相思的雜種。」花答：「你杜宇不消心上恨，嘔鮮血的奴才！」

丁香杜宇聽得，不能再忍，便由他們倆吵了下去。結果是驚動了花鳥之王，二人跑出來查問。彼此責備不約束部下，他倆爭了起來，各領所部，不歡而散。兩人回到家裏，各寫一本到東皇那裏奏控。

東皇把他們倆都招了去，責備他們：「乾坤化育，聲者自聲，色者自色。有聲者不得自矜其聲，有色者又豈可自誇其色？」又告鳳凰：「爾爲鳥中之王，乃縱容百鳥，與花相詬，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乎？」也罵了一回牡丹。然後罰他們合製樂府曲一篇以贖過。鳳凰作的是秦樓簫引鳳，見雁憶征人，牡丹作的是唐苑鼓催花折梅逢驛使。二人寫完呈上，東皇大喜，替鳳凰所作題名鳳儀音，牡丹所作曰花神詞。

並且叫「六丁神將，從廣寒宮中，砍娑樹鋸板，命太乙裝爐，點雷供炭，選二鼓風，祝融扇火，飛廉鎔鐵，打那刻字之刀，命東壁圖書寫真，西垣翰墨林剖闕，更以花鳥中詩詞歌賦，彙成一帙，頒行天下，使天下之民，且謂朕風流天子也。」

經過這樣浩大工程的事，大概就是這一部花鳥爭奇了。兩曲似爲重心，但風趣殊不如較爭部分。此書

成於天啓，已逼近明亡，世亂日亟，一部分智識階級，對時局束手無策，祇得消極後走向消沉享樂，於此冊可以見之。

九 畫圖緣

中國通俗小說目載：畫圖緣小傳四卷十六回，舊刊本，書題新刊評點畫圖緣小傳，序後署天花藏主人題於素政堂。「益智堂刊本，題步月主人訂。」「積經堂刊本，封面題步月主人。」我所得到的本子，題畫圖緣平夷傳，約係嘉慶翻刻，原係揚州測海樓藏本，亦四卷。

在「四本頭」的小說中，這是較好的一部。男主人公花棟（天荷），浙江溫州人，因遊山遇天台山老人，贈以天書二卷，一為兩廣山川形勢圖，一為女主人公家園亭圖。天台老人告訴他說他的事業婚姻，全在此二冊子之內。

那時兩廣的峒匪勢力很大，為首的叫做瘋生蛇，常常地出來擾亂地方。詔書下來，徵求天下英雄獻策，因為峒匪盤據深山，地勢險峻，乃精加研究，前去獻計。這時兩廣的總兵桑，見天荷的策是以奇兵勝，不敢執行，加以部下嫉功，時進讒言，竟不能用。天荷憤而出走。桑總兵又恐失却人才，派人追趕。

在途中，天荷忽走到一異境，那地方竟和天書的第二幅圖相似，大為奇怪。這正是一個姓柳人家的園

亭。他前去訪問，一老者應客，招待殷勤。天荷欲謁小主人，始知爲地方惡少賴某所控，避禍他處。天荷悵悵，留詩爲別。適公差來，誤爲小主人，拘之去。

縣官懼勢，加以賴某有不少儒生爲爪牙，不敢得罪。後知天荷以一未曾識面之人，如此義俠，感激非常，請命老母，親至省城叩謝。兩人相見，親密異常，便留在天荷處。一日，兩人約爲花田之遊，天荷以事，柳路先去。適一妙齡女子亦至此處，兩方相見，彼此有情，旋女去，柳路乃大大的失望：

少年女子少年郎，那得相看不斷腸？

往往來來還想望，一聲去也沒商量！

旋天荷亦來，柳路告知經過，託爲設法。打聽的結果，知是趙參將的女兒紅瑞，聰慧美麗，那知還未進行，天荷再憤桑總軍的無知，又不辭而去，仍和柳路回到柳家。時賴某爲報仇計，正買通大盜，攀柳路爲同黨，縣官正急於星火的在找人。

兩人行抵城外，柳家有人卽來告知。天荷力以解除此難自任，隻身先到柳家。探知經過，祕密遣人探獄，僞作賴某所派，說已得到柳家重金，囑彼翻供。果然次日審訊，官有所詢，盜均言一切由賴包辦，柳路並非同黨，遂得免脫，賴被收監，但不知盜何故翻供，而盜亦莫名其妙也。

以此柳氏全家深感天荷，留他在家里住下。兩人談學論詩，極其相得。實則柳路因父命，恐礙正業，不會

做詩。每次所寫，皆其姊代和。後天荷亦有所疑，逼柳路聯句，路不得已，力請姊易服代，故聯吟終了，天荷竟不知，以二人面目極相似，藍玉在聯句時始登場，始終不曾開口也。

不久廣東的馬參將馬岳找來，說桑總兵用天荷的獻策，已勝了幾仗，想找天荷回去，又不好意思。此來係爲趙總兵的女兒作伐。綠瑞雲看見柳路，害起相思，派人打聽，誤爲天荷，現在九死一生，故特找來作伐。天荷恐提出柳路，爲馬所拒，將錯就錯，竟承認下來，並向柳母借碧玉連環給馬岳爲信物。柳始終不知也。

馬岳來到以前，兩人相處既久，自不免談及婚姻問題。因天荷提出條件，希望得一和柳路相似女子，柳路遂力爲其姊撮合，惟不言是胞姊，只說是另一人家，姓藍名玉。故當其借「碧玉連環」時，柳母深致疑慮，又不便訊問。二人婚姻，以此定奪：

相知最樂是談心，談到佳人情更深。再許佳人成眷屬，醉來安得不沉沉？

桑總兵根據天荷的獻策，勝了峒匪幾仗，後來匪從策上不曾說到的路來，却又毫無辦法了。祇得再來尋找天荷。天荷本不願回，再加又是檄文，乾脆的回絕了，匪勢因此一發不可收拾。桑總兵無法，祇得奏請朝廷，欽差御史夏侯官來兩廣監察勦撫。夏到後親看卷宗，知天荷有大才，乃派人攜厚禮，往請其前來襄助。

至則天荷已因父病返里。天荷之文定信物，卽係兩卷天書，此時已爲藍玉讀得爛熟。藍玉恐誤他功名機會，從夏信中又知匪的來路。於是據圖僞作「遺計」，說是上月天荷返里前所預留，「遺計」中並力詆

桑總兵無能。夏按此「遺計」作戰，果大勝利。遂奏請派天荷代桑總兵職。詔下，天荷全家歡喜，天荷亦遂自家起程。此時柳路已往京應試。

天荷到任之前，先至柳家，意欲成婚後再上任，為柳母所拒，天荷仍不行，藍玉乃設計，使婢女自代，在花園後樓上閒眺，又使小童應天荷要求，領彼去偷看。果然天荷大失望，意欲退婚，當即發牌，預備次日動身。柳路恰於此日中進士歸。天荷露辭婚意，大驚，訊其母姊，乃知究竟。

次日，天荷果如藍玉所料，以需用為辭，請柳路設法暫將天書借回，到任後再補信物。柳路與其母商，答以次日由藍玉面還。天荷見藍玉，以上次誤認，驚為天人，要求挽回，為藍玉所拒。不得已再請柳路母子設法，終至自己請求，始告轉機。二人遂擇吉成婚。婚後，藍玉始知天荷並無他聘，前此借物，實為柳路與花田女子訂婚。而天荷也到此時，才知道藍玉即是柳路胞姊。正是：

動人深愛無非美，服我驕心自是才。有美有才相對處，何愁風月不佳哉？

於是到廣東就任，勦匪成功，這是照例有的。因為軍務倥傯，把花田女子事擱下。柳路深致懷疑，再加之塗聽說，以為天荷實為己謀。實則在文定時，書上已寫明柳路，不過對馬岳說，怕桑總兵知道不便，特用此假名而已。不過除天荷一人而外，柳趙兩家是都全在夢中的。

因此天荷來做官，趙家歡喜不盡，見其攜新夫人來，始大怪，以其為上司也，又不便問。後來花田女子氣

憤不過，寫一首詩給天荷，質問他究竟。藍玉又代答一首，語意含混，更令趙家奇怪，兩次託原媒馬岳而訊，始告知經過。花田女子目的在親見其人，官職是毫無關係，遂以親來迎送為條件，否則誓不嫁。果然來迎的並非別人，遂在天荷署中成婚。以後柳路也在廣東做了官。

燦燦三星正在戶，河洲有路接花田。漫誇淑女顏如玉，只羨才郎美少年。

就在花天荷最榮華富貴的時候，那個天台老人又在馬頭出現，天荷下馬去追，他沒入一個荒寺中，原來就是馬撥的神。於是替他重建廟宇，以示報恩之意，全書亦遂於此收場。

這部小說是有異於其他才子佳人小說的地方。第一，這部書打破了一夫多妻的結局，而且主人公也似乎強調此種主張。第二，在結構上，也往往的出奇制勝，不像一般小說是那樣的平凡。第三，在女的一方面，不僅寫出她的美而慧，也把她的事業欲強調的加以描寫，偽作「遺計」一節，最易於看到。最後，在文字技術方面，雖沒有特殊優秀的所在，然而也並不平凡。正因其不平凡，這一部小說在擴大封建道德影響上，所顯示的力量也就更大。

十 西遊真詮圖

明刊西遊記有圖極精，惟今不易得，故茲說者往往求其次，尋訪初刊本西遊真詮，因此書採用之圖，即

明刊西遊記圖版也。惟順治初刊西遊真詮亦流傳甚少，余祇得一首冊，圖僅存至三十二回。最近見到一部，書賈竟欲以之充明版售，索五十元，可謂怪事，祇得棄之。

昨夜友人自平濟利路回，爲我購得光緒壬辰（一八九二）上海文通書局據茂苑琅環館藏本鉛板一種，題繡像全圖悟一子評西遊記，四十八開本，連史紙印，十二冊。以其爲「老石印」也，漫不經心。就寢時，手邊無書可讀，乃閒看此帙插圖。不意竟發現一奇蹟，蓋此帙圖像插圖，全部皆當時名畫家仁和和吳友如氏所作也。

點石齋畫報，飛影閣畫報，至今猶膾炙人口者，以有吳友如畫也。友如畫集，舊書肆至今居爲奇貨。惟彼曾作大套說部插圖，則未之前聞，並其畫冊中，亦無痕跡可尋。是此帙之得，真有足寶者。雖嫌其略有匠氣，終覺難得，仍是歡喜。

圖凡兩部分，首爲人像，凡十四頁二十八幅，繪全書主幹人物，神采奕奕，配置之背景亦極適當，一望而知作者非凡手，蓋真能得人物之神者。與一般說部插圖，祇繪一孤另另人物且呆板庸俗者迥不相同。李老君，黑風怪，紅孩兒，金星四幅，尤見生動。

插圖二十五頁五十幅，每回一幅，係自全百回中選繪，未作百幅，殊爲遺憾。作風一如友如其他作品，筆不苟，纖細周至。惜所用油墨非極品，色調不免稍晦。石印書中插圖有此精品，真始料所不及，燈下特爲之

十一 女界文明燈

晚清彈詞小說，近來又得到一種，書名繪圖二十世紀女界文明燈彈詞，著者署名鍾情心青，平權閣主人校，宣統三年六月明明學社出版，石印橫本，大約是當時門板書攤發賣的讀物。書前有平權閣主人弁言，其論彈詞云：

「方今社會，無論何等人，均競尙彈詞小說。以滬上論，不下數百處。而彈詞尤爲婦女所信用，往往履舄交錯，笑語相聞，而隅坐者唱開場，則肅然無一譁者。既畢，口講指劃，津津樂道之，甚或形諸夢寐。其感人之深如此。然其書，不過三笑姻緣，金扇等淫奔苟合之事，而美其名曰才子佳人，使聽者目眩神移，傳爲美談，轉相仿效，此社會所以墮落也。故改良彈詞，不啻編一女學教科書。」

彈詞影響之廣大，書場之衆多，舊彈詞之惡效果，改良之必要，於此均足見之。作者在書裏，也一樣的論到舊彈詞之不適宜於當世，以及這一本改良女界文明燈的好處：

女學沉淪千載久，教科書要算七言腔。妙不過，教忠教孝教貞節，就是有些過當，也是他未脫經生論幾章。任似餘風猶未熄，這彈詞算得魯靈光。只愁惡果重重結，才子佳人事佈場。果報錄，描寫採蘭兼贈芍；雙珠鳳，提倡竊玉與偷香；筆生

花，一夫多婦倫常壞；再生緣，女扮男妝亂紀綱。那有此，七字築成平等界，一聲喚醒綺羅香。平添百兆完人格，不數三千粉黛行。

作者對於這部彈詞是很自負的，所以道白中也有：「特選女界文明燈彈詞，專爲改良女子社會起見。憑着法鼓海螺，發人猛省；或者可挽回大局，扭轉乾坤。」「文明斐聲調鏗鏘，最合閨中女兒腸」的話。不過，雖並不能如作者所說，有那樣的影響，但他這一種另拓新境的精神，是可貴的。因爲在彈詞小說中，舊的作品，除很少很少的而外，是始終跳不出「才子佳人」、「英雄兒女」兩型，而作者能有這樣的眼光，總算是難能。

書凡八齣：立教，天足，遊藝，迷信，童養，破獄，茶會，拒約。用美國批茶女士的精髓到東方，在曲阜訪孔母，輸送歐西的文明開場。每齣內容，就回目裏大體能以看出，要加說明的，就是破獄是寫把童養媳從黑暗的家庭裏搶出來，拒約是寫美國的華工禁約，中國的排貨運動，茶會寫開通風氣的男女自由聚會。第二齣開場云：

解釋國民責任，要盡自由本分。莫道是裙釵，男女由來平等。平等平等，閒讀盧梭政論（且上引如夢令。）

此頗可說明當時寫作界中的一種風氣，就是要儘量的運用新名詞，新術語，以炫其新學之深。小說孽鏡裏曾經把這一傾向，挖苦得很利害：說有一個新學家，把新名詞錄成祕冊，稿子寫成後，就祕冊檢出可

用的，把它一一地嵌進去，換掉原稿的舊用語。此固未免過分，但傾向之盛，是可見的。文明燈雖也運用新名詞，大處雖是很自然的；而其餘的例外，如「夫婿多才，識得梵王之字；室家安靜，開翻盧梭之書」却並不多。全書之中，拒約裏的唱詞，是最可讀：

木屋幽囚新入境，夢魂淒斷舊家鄉。想起那美洲初闢誰力，斬棘除荆是俺黃種當。到今日土地廣闊忘汗血，便把俺同胞凌虐似牛羊。想起來，一般都是他洲客，不過是別種無如白種強。只要像日本近來能自立，便逢迎到處廣稱揚。今番奇約從新訂，莫道吾民容易逞剛強。且喜紳商謀抵制，不銷美貨拒重洋。

關於「華工禁約」的作品，我見到的，有梁啓超新大陸遊記、新民叢報臨時增刊裏的一章，小說拒約新譚、苦社會等，在彈詞方面，此是第一種。像這樣文字的效力，毫無疑義的，是比較文嚼字的作品來得大。文明燈的內容，確是如作者所說，是一部教科書，介紹女性維新的新智識。

我所見到的這八齣書是上卷，下卷出否不可考，因當時出書，大都是分次的，同時印一部的很不多。但即此也能窺到全體了。此書現在是比庚子國變彈詞更難得，國變彈詞出過人手，又是線裝，尙有人收藏，像此類門板書，恐怕並收藏者也無了。遂回有插圖一幅，間有佳者。

十二 法國女英雄彈詞

挽瀾詞人的法國女英雄彈詞，在晚清的當時，也是代表進步傾向的通俗作品之一，演法國羅蘭夫人。按梁啓超在新民叢報爲羅蘭夫人作傳，那時正是中國婦女開始覺醒，因此，這法國的女英雄，遂成爲她們最模範最典型的人物。雖也有不少的作家，強調於俄國之蘇斐亞介紹，究竟與當時初解放的中國婦女要求不大適合，影響是遠不及羅蘭夫人。挽瀾詞人之作法國女英雄彈詞，從這裏是很容易看到，就是要更進一步的，利用通俗文學形式，向婦女讀者介紹這個偉大人物，以促進當時的婦女運動。作者自己說：

……歎則歎，四萬萬人都醉夢，無才無德百無成。有的是，烏烟墮落男人志，有的是，纏足伶仃害女身。只落得，大地竟無乾淨土，將來拱手讓他人。做書的，一心想把中原救，要向文明佐太平。不但丈夫當努力，便女人責任也非輕。你看外洋各國英雄輩，多半裙釵隊裏人。也有困苦艱難開大業，也有干戈戰陣去亡身。也有經營慘淡扶王室，也有藥餌親調在陣兵。想我同胞諸姊妹，不過是，燒香吃素念觀音。將人比己真慚愧，忿火中燒不自禁。因此上，做這彈詞成十卷，其中專寫女豪英。願吾繡閣金閨女，飯後茶餘看個明。

寫作的目的，不僅要借此以促進婦女解放運動，也是要中國的婦女們覺醒，大家起來，同救在帝國主義壓迫瓜分情勢下的中國。在這部彈詞裏，他依據了羅蘭夫人的史實，毫不誇張鋪設的寫了她的一生。和一般的中國小說一樣，開始於她的家世生長，嫁給羅蘭，如何的羅蘭從事政治活動，以及後來如何的被捕，犧牲，一直寫到羅蘭的自殺，山岳黨的失敗。中間還敘了兩個奇女子，一是崇拜羅蘭夫人，到獄中訪她，把她

的著作帶出來的英國威廉，一是她本國的謀刺山岳黨魁不成，被捕而死於她就刑前的果爾德，寫法國大革命的經過也相當詳細。這不妨引羅蘭夫人上斷頭台的一節，以見作者的技巧：

……說話完時入獄中，遺書親友甚從容。親女一封尤懇切，說你須行事與親同。目今汝母身加害，母是留得徵音在。汝躬你須萬事百凡來慎重，方能不負教兒功。

這天一千七百九十三年十一月九日，却是羅蘭福拉底夫人瑪利儂菲立伯就義之日。

陰風慘慘陣雲哀，瑪利儂步上斷頭台。猛見台旁自由像，這夫人長揖幾徘徊。說到古今多少入生罪，總是借爾名頭付劫灰。說話完時刀過頸，人頭落地起風雷。……

也仍舊例的說到無可再說，繼之就是羅蘭之死，她的婢女的仗義育兒，山岳黨失敗，法國共和的成功。最後的結論則是：「閉將歷史覽西東，疆土泱泱界地中。一代暴君空有計，兩番議會竟無功。鄰邦問罪軍如墨，同黨摧殘血濺紅。今日共和稱法國，可知端賴女英雄。」對羅蘭夫人的估價，可謂是極高。他希望有人「能買七香絲十萬，大家爭繡女英雄。」

法國女英雄彈詞在意義上雖有可稱，在寫作的技術上，却也有許多的缺點。這是一部小型的彈詞，不過萬餘言的光景。在這樣的數量之內，想說盡羅蘭夫人的一生，及當時的革命史實，除掉簡略的敘述，本已沒有其他的方法。因此，在這裏面，所能看到的，也祇有史實的簡敘，而難見描寫。

史叔考佚著櫻桃記

太霞新奏記史叔考云：

叔考所著詞，名齒雪餘香，每篇多秀句，恨於律法，尙未深考，故不能多選。其所編傳奇，有合紗、櫻桃、鬚釵、雙鷺、學儼、瓊花、青蟬、鑿梅、夢磊、檀扇、梵書十一本，今所見僅合紗耳。尙欲盡蒐一覽，以快夢寐。

按合紗卽雙綠舫，夢磊卽巧雙綠，均見今樂考證。考證並載吐絨一種，下註云：「卽吐紅曲，考人無名氏。」叔考歷史不詳，所作曲屬於沈璟一派。王國維曲錄，祇記有「史樂，字叔考，會稽人」八字。合紗雖存，原刊已不易得。日前於舊書肆中，竟獲其久佚之櫻桃，殊出意外。

櫻桃全題櫻桃記，扉頁上旁題愛娟女全本五字，凡二卷。題會稽史叔考編，蕭山張季傳訂。共三十六出。插圖二幅，刻工很細緻。上卷圖題：「慢捲珠簾飛燕子，且向金鵝打櫻桃。」下卷題：「幸喜黃巢將軍力，却似織女渡銀河。」上本第十一出打桃，下本第二十二出被劫。板心每半頁高七吋九分，寬四吋四分。頁二十行，行二十三字，場子道白佔半行，刻行亦二十三字。全劇出目爲：

開場 起程 教子 贈金 跑馬 結拜 聘妾 分別 訪親 妝啞 打排 上任 見詩 托案 假病
去妾 飲馬 相面 付書 回書 劫書 被劫 哭別 女魂 投華 見父 殿試 計會 報情 送盒 効章

演丘奉先（素平）與穆愛娟事，而以黃巢（巨夫）與高選（倚瞻）樞紐其間。照例還有個壞人，宦家之子的管晏。丘高是同學，兩人結伴進京考試，路遇黃巢，三人便結拜為異姓兄弟。到京以後，不意祇有高選一人得中。高黃二人已無餘資，丘乃以所剩百金，分給他們，自己到青年姨母處設法，便探其姨妹穆愛娟。

丘穆二人還是幼年時在一起的，此時睽別已十餘年，俱已長大成人，自然是一見以後，相互傾心，女的想法去探望，自然是不敢，便走向花園，排遣愁悶。看見櫻桃已熟，便取竿來打，不意竟墮入隔牆的書齋之內，其時丘正在房中，他看見櫻桃落進，心里便以為：

呀！這櫻桃拋却誰何？（立高看介）呀！就是我心中那嬌娥！（占牆內有人說話，聽他是那個，在那里？）想他分明托物動我心窩，不然，當做潘安擲果，且濟相如片時之渴。（占小姐是誰？且是那個，丘相公麼？且果然是他！）聽鶯喚說，果然是他！——鎖窗繡

女打櫻桃，本是無意，見生竟先白心情，也就大胆起來，寫了一首詩，叫侍女瓶兒送去。結果自然是丘生重重地拜託瓶兒，要他成全他和愛娟的終身大事。接着便是好事多磨，女的一首詩，當女父到生房里來的時候，竟被發現，追求根源。其時正值管晏來後，生便謊說是管之作。那知這時管正向穆家求婚愛娟，女父見

詩頗具才情，次日竟許之。

這突然事件的發生，使一對情侶，焦急萬狀，而又無可奈何。幸而不久就是掃墓日，女的裝病不去，男的在中途故意墮馬，作受傷態先回。兩人又得一次晤面。男的提出了最後的要求，女的則堅決的反對，要他回鄉努力，得中再婚，她死守着他，決不嫁與管姓。

正在難捨難分，女父却中途折回了。原因是他見女兒不去，姨姪又墮馬，這里顯有問題，於是急歸探視，果然發現了祕密。這一怒，真非同小可，幸經女母趕回求情，結果纔決定了，把男的趕了出去。女的自然不能有什麼表示。

這里非得回轉來說一說黃巢不可。本來，在他進京考試還未遇到丘高的時候，他曾在飯店里仗義解救了店主經濟的厄。店主人感激得很，便將女兒嫁給他。婚後，黃巢便去都應試，約好試後帶她回家。那知離京歸來，女的早又被管晏弄去了。

管晏的父親南仲，是神策都將軍，在朝很有勢力，兒子便倚仗他的勢在鄉里無所不爲。黃巢應試既敗，又遭此厄，遂一怒而爲盜。所以他作盜以後，第一回的上場詞就是：「一飯不忘，織仇必報，方是黃巢。」

丘回家了，思念愛娟不已，乃遣人送信與她。她也覆了一封信，說明事急，叫他帶回。不意中途遇盜，書信竟被劫，原來此盜正是黃巢。於是他馬上點兵下山到穆家把愛娟劫去，順便到他那被奪的妻家報仇，那知

他的妻子早已被休回來。他騙她說攜她回家，把愛娟的衣服給她穿上，然後殺去頭放在道中，拔隊回山。及至官兵開到，認尸爲愛娟，也就不再追趕。

這時高憑已經做了官。山寨中不便放女眷，黃巢便修了一封書，叫人把愛娟送到那裏暫住。往下便是丘東平再度應試，得中狀元。他以爲是黃巢劫了自己的妻子了，出朝請征。皇上派的副帥便是襲着父職的管晏。

隊伍經過高憑地屬的時候，高使他祕密的和愛娟見了面，知道錯怪了黃巢，便裝下重病，不能起行，讓管晏一個人去。結果是管晏被黃巢殺掉。這惱怒了退休的管父，以爲丘是爲着愛娟舊事，有意致他兒子於死地，告起御狀來。這樣丘便不能不用種種的方法證明是真病，得着皇帝諒解。然後是奉旨歸家，和愛娟團圓結婚。成就了「幾回憂焦，幾番驚恐，都埋就許多榮慶」。

故事是很曲折風趣的，不過也脫不了一般曲子的定型。不過以黃巢作樞紐，却另有一種新的空氣。寫人物，也以黃巢爲最顯明，最有個性。此本在當時扮演，定受觀衆好評，不知何故竟致散佚。此番偶而發現，可說一奇遇，惟全書殘去第十九出第二頁，第三十六出最後數行，爲一遺憾。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裝幀後記。

關於秋瑾的戲曲

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六月五日，秋瑾因徐錫麟案的牽涉，在紹興軒亭口就義。此事發生以後，立刻引起了全國很大的反響，對於清庭的處置，表示非常的不滿。文學上的反映也是一樣，應用了各種各樣的形式，寫了很多的關於秋瑾的作品，不斷的向清庭抨擊。小說有靜觀子的六月霜十二回（改良小說社版：一九一一）部分談及的有十年遊學記、女銅像等。這幾部書，在拙著晚清小說史（商務版）里，都已論到。現在想說的，是寫秋瑾的幾種戲曲：

（一）六月霜傳奇（羸宗季女，改良版，一九〇七）

（二）軒亭血傳奇（嘯塵，小說林版，一九〇八）

（三）軒亭秋雜劇（吳梅，小說林版，一九〇七）

（四）碧血碑雜劇（龍禪居士，小說林版，一九〇七）

羸宗季女的真姓名不詳，所可考者，他也是紹興人，因秋瑾事，他不僅對清庭諸多憤慨，對紹興人士，亦

深致不滿，自序有云：「吾鄉秋瑾女士之獄起，申江輿論，咸以爲怨，幾於萬口一辭。而吾鄉士夫顧嚙若寒蟬，僕竊深以爲恥。」他寫六月霜傳奇，其動機是「同鄉同志之感情」和「義務所在不容以不文辭。」書前有題詞多篇，都係女性手筆。前附吳芝瑛秋女士傳，紀秋女士遺事。傳奇凡十四折，前提引首：

（蘇慕遮）鬼雄雌，仙女厄，名士傾城，一例都驚絕。今古寥寥天地窄。若個才人，忍更相摧折。飽刀銜，紅雨熱，斷美人頭，忍矣邯鄲。我輩不願長惻惻，藉甚香名，寰宇平生色。

（沁園春）秋雨秋風，南望仄身，有懷故都。痛離魂倩女，冤同精衛，浮雲夫婿，忍甚秋胡。彩鳳隨鴉，明珠彈雀，染府淒涼詠采蕪。偶才婦，教飄零至死，薄倖知乎？使君故是庸奴，帶虛辱吾卿女丈夫。問漫漫長夜，何時始旦，深深葬玉，此元說。東亞羅蘭，支那瑪麗，罪案重重定有無。血和淚，告同姊妹，善自枝梧。芙蓉城，謫仙降塵世，苧蘿村，越女破天荒。天壤卽隨鴉惜，采厚，人間世打鴨驚鴛鴦。

傳奇六月霜的內容，和小說六月霜是一樣的。小說出在後，當是據傳奇演述。這一部傳奇，寫得並不怎樣好，例如：

綫織，儘燈下縫裳。倘朋友來遠方，更安排酒菜。若比蛛絲罥庭芳，似只許蘭迨人嘗。誰容汝天外歌，昂担盡風霜，受盡悽惶；誤了青春，老了華妝。

作者對於秋瑾，對於當時的中國，對於女子解放運動，都有相當的了解，可惜竟不完署長洲靈鳩的吳

梅，亦作有軒亭秋雜劇四折，載小說林（一九〇七）首楔子一折，寫秋瑾在日本學成回國。在佈局上，這是最有力最經濟的方法。內容寫與諸同學話別。這里所表現的秋瑾是不大健康的，還是諸同學勉她爲國努力。惟就作曲技術講，這是最完善的一種。錄秋瑾唱詞仙呂賞花時及么篇於次：

（仙呂賞花時）是俺個不受征調的雌木蘭，往常時，猶古自駿馬長鞭要做一番，今日呵，拂袖下神山，則俺熱心兒，肯被這天風吹散，（帶云）若還向鄉里小兒，說白道綠呵，則怕別人家顛倒要惡心煩。

（么篇）多謝你車馬江干送我還，更一曲陽關別詞翻，俺呵早飛夢家山。猛可里，把程途急撥，呀！便抵得個易水蕭蕭白日寒。

以下亦未續登，不知何故。本期小說林，尙刊有徐寄塵秋女士歷史一篇，記秋瑾事甚詳。龍禪居士碧血碑雜劇一齣，載小說林第十一冊，專寫吳芝瑛營秋墓事。龍禪常熟人，本名龐樹柏。篇首有小敘，及其夫人程嘉秀題詞。內容是秋墓工程已完，吳芝瑛前來祭奠，住持老衲，前來瞻禮，請夫人作聯題柱，又極讚徐寄塵女士之秋女士墓表，乞賜遺像，以便掛在禪堂朝夕供餐。直至天色晚了，吳芝瑛纔別墓而去。劇中寫吳芝瑛走到墓前唱：

（梁州新郞）（旦）繡繡行處，紅心草長，滿眼引人悵。只見那，棠梨樹下，深藏一座新坊。漫說玉骸狼藉，碧血飄零，有我來新葬。只是，舊遊回首處，意難忘，行近孤墳土亦香。採溪毛，搗酒漿，今朝還是將坟上。思往事，倍悵愴。

極能寫出一個故友的傷感悵惘之情。以下漁燈兒兩令，寫秋瑾的犧牲，以及爲她招魂之意，亦有致。最後的尾聲是：「欲歸船，心悵悵，你看墓門留段夕陽黃。風景不殊，斯人何在，空惹得英雄兒女哭一場。」此劇雖祇一齣，且富傷感氣分，但秋、吳二人的影像，表現得很是清晰。

按吳芝瑛營秋墓於西湖，頗遭清庭之嫉，蓋恐死人將散播革命影響也。據周桂笙新庵筆記「御史常徽，奏聞於朝。未幾慕平碑毀，女史（指徐自華寄塵）與夫人幾亦不免。方事急時，美國女教士麥美德營救殊力。後夫人以手寫楞嚴經，並所製景泰密陶齋匾額，獻江督端方，乞爲斡旋，獄始解。」

二

我曾經寫過一篇關於秋瑾的戲曲，介紹了晚清的作家爲他而寫的四種曲本，卽是羸宗季女的六月霜傳奇，嘯廬的軒亭血傳奇，吳梅的軒亭秋雜劇，和龍禪居士的碧血碑雜劇；載在雜誌女子月刊四卷八期。以後又繼續的收到了一種石印本的鑑湖女俠傳奇，也是一部可稱的關於她的戲曲，這里，特再補作一個介紹。

鑑湖女俠傳奇，蕭山湖靈子作，茗溪開天主人校正，上海振新圖書社發行，民國元年（一九一二）仲春出版，寫作期仍在清末，這就從本書內容有意歪曲，以避免清庭文網的一點上，也可以看得出來。據「丁

未仲秋同里癡曇」序，知此本又稱秋瑾含冤傳奇。書前題詞甚多，有蕭山庸閒叟的秋女士贊並序，蠡成劍俠的書軒亭冤傳奇後，作者的敘事，以及謝企石，庸閒叟，越州狂士庚辰人日生，陳清泉，折柱詞人，梁可榮，丁癡曇，漱懷子，李麗泉，陳鉢，惜秋女史，和作者的題詩。有蠡城劍俠的題詞虞美人影。書後又有作者的「丁未九月九日軒亭冤傳奇告成，因題七絕八首於後。」逐回有山陰杞憂生評。有人物插圖二幅，又每齣插圖各一幅。全書共分八齣：

(一)賞花 寫秋瑾在園與諸姊妹賞自由花，因此花名瑪利儂，即羅蘭夫人名字，而談到她的偉業，中國女子的任務，說及天足會的開會。最主要的唱詞黃鶯兒：「百萬女同胞，點櫻唇，擺柳腰，風前錯認飛瓊到聰明誤用，勇力全消，畫樓深鎖如花貌。淚暗拋，沉沉女界，越看越心焦！」寫她所看到的當時的女界。

(二)演說 寫秋瑾在天足會里的講演，從女界說到全國，當時的局勢，以及怎樣自救，都說得明白中肯。如梁州序云：「楊妃羅襪，潘妃錦帶，難免天然淘汰。娉容修態，遠鈞三寸堪哀。陋風將廢，新理漸開，我待要洗滌千年害。坦平履道男兒慨，立脚跟，歐美派。身兒暢，足兒快。」這是主張放足。又皂羅袍云：「何日一舉，雄飛天外，痛世間男女平權，兩字長埋。吐納風雲混沌開，扭轉山川天地，大半生倚賴。墜落塵埃，一朝破壞，發達雄才，趁今日要把這家庭改！」這是說男女平權與家庭革命。又皂羅袍云：「原來是封豕長蛇堪駭，看強鄰環伺，釀成毒霧陰霾。禦夷無策走狼豺，引兵有會養蜂蠶。列強利害，聯袂齊來，華人虐待，負屈誰哀？熟眼兒希

望我支那敗。」這是更進一步的說到中國在當時如何的被帝國主義進攻。說到這裏，她是不禁悲感當哭了。所以接下去的北梅江令就說：「你不見義和構亂全球駭？你不見聯軍蹂躪乾坤晦？你不見賠款浩繁築債台？你不見外交失敗中原殆？君也疑猜，民也疑猜，獎羣佞豪傑沉埋，媚外族國權破壞！今日呵，真個河山割裂魔妖快；他日呵，難免種族淪亡猿鶴哀。風也西來，潮也東來，怕只怕狂瀾難挽，徒呼無奈！」她要大家趕快覺悟，不然的話，那就要難免於「種微國破五洲哀，勝敗難逃天演派。」這一出寫得是極沉痛的。

(三)游學 寫秋瑾和她的丈夫王廷鈞及王母的衝突，離婚後到日本留學，徐振漢到碼頭上接她。兩人談到日本的維新經過，談到救中國的決心。有金絡索爲證：「鵲啼血淚鮮，蟄起星辰變，累卵江山，存亡指顧間。向日愁眉展，恨綿綿，我要學獅子談經吼石蓮。你不見文明公敵同洲哭，你不見專制淫威異族憐。迷津喚，只爲是興亡勝敗由天演。願同胞快着先鞭，願同胞快奮空拳，要扭得乾坤轉。」

(四)臥病 寫秋瑾到日本後的臥病，原因是：「離故國，住他鄉，惹起燕疑鶯謗。別拋兒女涕淚飄零，別朋友空悵惘。」據評，此是當時事實，係據秋瑾返國後的自述。

(五)創會 寫秋瑾在東京組織青年會，離日返國，在上海辦女報，回紹興，事實相當複雜。內寫秋瑾辦女報用南鮑老催調，詞云：「血流淚零，縱談時事鬼神驚，關心女界肝胆傾。這部女報呵，抵得自由鐘，驚迷鼓照胆鏡。但求筆比男兒勁，何難權與男兒並。則小小羅家冊，要博得同胞慶。」後來又接寫她在紹興辦「體

育會，「體操競走場面。」

(六)驚夢 寫秋瑾在紹興被聘爲明德女校教員，在被捕前作惡夢，卽是天地淪陷，人沒有頭。用刷子序寫夢道：「黑風刮垢，聽一聲霹靂，淪沒神州。刮地皮官吏如狼，安顏廈國民似狗。一霎時海水狂流，不能夠砥柱中流，怕他年故國含羞。」在開始又寫到她登龍山遠眺，當風狂吟：「趁今日同登望梅樓，往事難回首。你看只山明水秀，兀的是雄冠全球，笑我輩山雞漫向鷓鴣鬥，齊指望涸鮒勉從江海游。睡獅吼，英雄倡自由。待何時，同胞洗盡國民羞！」(玉芙蓉)

(七)喋血 寫秋瑾在紹興得到徐錫麟失敗消息，她認爲這事雖「慘烈，却悲壯」，唱小桃紅云：「皖江慘劇鬼神號，怪不得九原笑也，拼個頭顱，殺盡魔妖。平地滾洪濤，不減他睡獅吼，猛虎哮，杜宇啼，哀猿嘯，也激起漢族同胞，笑徐生，不畏斷頭刀！」接着就是紹興府逮捕她，審問她，莫須有的定案，軒亭口就義。寫她從容就義，用江神子作爲她自己的唱詞：「神州一女豪，拼頭顱報答同胞。喜今朝玉碎香消，魂遊天國路迢迢。此去何須悲悼！」

(八)哭墓 寫秋瑾的友人虬髯客，吳競雄去墓前憑弔，用折桂令說明她的一生：「她甘心別夫拋子，飄泊風塵。渡東洋似荆卿入秦，返祖國似紅玉從軍。恨女權不振，快立定脚跟。熱心演起沉淪，開天足嘉惠同羣，創體育喚起民魂。舍舊謀新，捉月擎雲，撒了家鄉，剩了孤身！」最後就是兩人商議，同去請湘靈子作軒亭

冤傳奇了

統觀全戲，可知作者當時確是一位「有心人」對秋瑾是有着極端同情的，寫作的也相當的好。其缺點有二，一是抹煞了秋瑾是爲種族犧牲，二是把秋瑾寫得太傷感了一些。前者據評，是由於當時環境，爲公開印行關係，不得不然後者則完全的反映了作者情緒，已經相當損害了秋瑾的本來面目。話雖如此，從大體上看來，這究是一部可稱的書。又據杞憂生評當時的日報上還載有小說一種，題作軒亭復活記，大概是一部無聊之作。我的藏書中有一部中國最後偵探小說三大案，哀民著，通智社發行，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版，其第二案爲「軒亭恨」亦係記秋瑾事，說紹興縣官要強納民女爲妾，女求援於秋瑾，秋以一女僕作新娘，自己作隨身女僕嫁去。夜深人去，此縣官發現新娘不類，再細觀女侍，卽是素識之秋瑾，乃大狼狽。秋以不再麻煩民女爲條件，次日不張揚其事，此當更是無稽之談。因說秋瑾，特便記之。

琵琶行的戲文

把唐詩敷衍成開篇，這是彈詞鼓詞中所常見的。至於把詩歌編成戲文，除却情節複雜的焦仲卿妻之外，却很少有。不意幾個月前買到一百餘冊的廣東舊唱本，里面竟有兩冊白居易的「琵琶行」戲文。這兩冊書，實際上只有五頁，千餘字的光景。開始是生的上場：

「（生掃坂唱）在扁舟，設離筵，江頭餞別。（中板）撩人景物動相思，梧桐葉落秋風起，蘆花紅樹晚烟迷。（白）下官白居易，只因性情直梗，致令今宵江頭送客，被貶潯陽，思想起來，正切離鄉之歎也。（唱）可歎功名如夢寄，宦情似水話不虛。說甚麼錦衣和玉食，一爲遷客萬里飄離，斜倚在篷窗愁難已，又聽得清商韻淒淒。舉目尋聲四下來觀視，却原來，紅粉爲着白頭悲。須要憐香把玉惜，殷勤呼喚禮相施。我本是同病相憐人在此，相請娘子過船裏，同訴襟期罷了，我的賢姊妹，休避嫌疑，切莫推辭。」

接着是旦角上台，緊接着前面的詞唱下去，說是：

「（旦唱）正在淒涼拭玉指，誰人深夜喚聲移？按着了琵琶來觀視，却原來官長暗猜疑。（白）奴家京城歌妓是也。正在自訴衷情，又聽官長呼喚，待我過船，自有道理。（唱）見官長，蒙相呼，因何事？莫不是聽琵琶，憐憫淒期？自古道，人世知音能有幾，但只願萍水相逢成知己。就在今時黑夜里，懶把殘裝理。過隣船，步輕移，半掩桃腮羞的的。見官長，忙施禮。」

儀。夜沉沉，人寂寂，荷蒙相召，爲甚端的？我的我的官長，細說奴知，免我猜疑。」

兩人見面了，照例謙讓一番，男子說女的「明珠落在春泥，」並進一步的探問身世：「（生唱）看爾非是凡庸氣，爲什麼明珠錯葬在塗春泥？驚動粧台非別意，敢求指法，切莫相辭。（白）娘子呀！方才一曲未終，聽得鴻聲鶴唳，因此請出芳容，再來領教領教。」這麼一來，女的於是：「官長不嫌淘氣，奴家當得從命。」於是乎她繼續唱：「（寡婦訴冤曲，唱）恨恨恨，天不把眼來放。虧殺奴家年少雙親死，留下了紅顏女，落在烟花地，與人人同歡。一雙雙，一對對，好不羞恥？年老從良去，有誰知？嫁商人，重利輕別離，去奴他鄉里，相會在何期？恨冤家，雨淋漓，越思越想越慘凄，好不教人痛傷悲？」生聽到這話，就「（生白）好呀！原來是霓裳羽衣之曲，其中無限淒涼。可憐閨闈名姝，流落在天涯之地也。」且照例的「（旦白）待奴再訴呵。」這算是「商人婦」自訴的一個前曲。往後是正式的告訴了：

「（慢板唱）未開言，好一比，梨花帶雨。待奴家，把從頭，細說端的。（生唱）勸娘子，休得要，珠淚交揮。必須要，把從頭，細說我知。（旦唱）想奴家，原本是，長安歌妓。自幼兒，學習得，絲竹琴棋。（生唱）却原來，教坊中，分才佳麗。可算得一個風流妹，怪不得名播京師。（旦唱）想當初，在秦樓，何等聲勢。那王孫，和貴介，長日相倚。（生唱）花正開，蝶滿枝，古今一體。何況爾，生來是，蕙質芳姿？（中板）本該要，早進了，侯門之地。爲什麼，今日里，飄絮無倚？我本是不才明主棄，他鄉作客故人稀。住在了這所邊陲之地，並無音樂，可把清怡。黃昏苦聽猿聲淒，午夜愁聞杜鵑啼。今日里，領芳容，私幸好。好一

比，廣寒宮，落下瑤池。知音相對情難已，恨只恨，我兩人，乃是井別鄉離。（旦唱）幼年間，只曉得歡娛兩字。怎知道，今日里，飄絮黏泥？實指望，捐脂粉，從良而去。有誰知，嫁商人，不采不理。無情義，就把奴拋棄。恨光陰，他這里，如同水逝。青娥一老事，全非，留下弱質棲塵世，長江空對月華移。今宵訴盡平生事，問官長，你道淒其不淒其？」

這一大段的唱訴，和白居易的琵琶行比較起來，從藝術上講，自不如白作，但白的詩却因此一戲文，而被通俗化了，雖然這譯手並不高明，許多原作的精彩，被喪失掉，在這陳訴以後，就是結束的唱：

「（生唱）往事不堪回首記，離合悲歡有定期。從今且把愁眉寄，怕只怕山川草木悲。（旦唱）世上千般愁苦事，難比他鄉作客受寒棲。天涯淪落憑誰倚，滿懷愁恨有誰知？（生唱）爲卿翻作琵琶記，留下芳名萬古題。（旦唱）蒙君過愛多感激，萍水相逢賽故知。（生唱）今宵難免傷心語。（旦唱）兩行珠淚濕羅衣。（生唱）耳畔鐘聲鳴野寺，催殘更漏月沉西。兩人分袂情難已，呀呀，但只願我兩人後會有期，呀呀！」

所謂琵琶行的戲文，是至此中止。原作傷感的氣分，是反映得很強，而且有因通俗化而更顯着力量的地方。想不到一面爲智識階級所忽視的這種小冊子里，竟有努力大胆在譯作高深詩歌名作的人。聯繫到唐詩開篇，雖不足異，然也就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歡喜了。

清末的時調

頗想搜集一些清末流行在民間的時調，看一看維新運動，庚子事變，在這一方面的反映如何。結果是，除附刊在當時雜誌裏的而外，單本竟無法得到。因此本文的取材，也祇能被限制在這一方面。

清末第一件大事情，自然是庚子國變。反映這大事件的時調，曾經看到的，有送郎君，警世吳歌，時事曲，十二月太平年，小五更，有的全部唱庚子，有的是部份的接觸到。最主要的是十二月太平年和北調小五更，作者是竹天農人。太平年裏有這樣的唱句：

六月裏，蓮花開，百官一去民當災。武衛軍吃糧不能打仗，太平年，反把洋兵讓進來，年太平。

十一月，小陽春，北京城中被各國分。堂堂龍旗無蹤影，太平年，小旗爭書日本願民，年太平。

十二月，整一年，畫了和約回了變，危急存亡全不管，太平年，火燒眉毛暫顧眼前，年太平。

從這裏，頗能看到民間的一些憤恨，正和作者在小五更裏所唱的「第二更」一樣：「二更鼓裏鳴，二更鼓裏鳴，外國的人馬進了北京。亂奸淫苦壞了衆百姓。男女放悲聲，家破財又傾。武衛三軍無影又無聲，文

武官這時難願命。『大概那時候的百姓，都希望政府能背城借一的幹，而事實竟辦不到。目擊種種的失敗，彈唱起來，遂不免有多少的憤恨，而託微詞以達。但我馬書生的驚世吳歌，却來的直截痛快：

正月裏梅花朵朵開，

外國人殺進中原來。

文官只想拿個家當保，

武官只怕做礮灰！

他憤恨極了，他覺得要救中國，祇有維新，振興工商業，改用機械耕種，造鐵路。而最要緊的是去掉壞官。『拿格星壞官才換脫，大家小戶可以安樂過時光。』他認為最倒霉的是小百姓：

十一月裏山茶雪裏開，

小百姓命裏要當災。

橫捐豎捐捐勿斷，

弄得賣田賣地賣嬰孩！

其他幾首也大抵如此，不滿意政府，義和團，洋人，覺得大家的前途都很陰暗，希望大家努力，實行改革，以免受『瓜分之禍。』伯溢仿四季相思的同胞歌，最表現着這一種熱望；鮑士仿十送郎的從軍行，也是這

對於維新運動，態度也很一致，即是主張維新，但反對假維新。而實質上，自上而下，都並沒有誠意來改革，騙騙小百姓而已。所以紳士仿北調歎煙花的歎中華，一開始就唱「文武官員都是這些無能輩，橫着良心把那飯碗抓。」接着是一件一件的拆穿假維新的西洋景。如「講武備」的結果是「一聽槍砲早已沒命逃；」開礦的結果是「金銀銅鐵沒有一點兒影；」「造鐵路」是「一年兩年修不好，十年八年付了汪洋。」他希望大家認真的改革過，農用肥田粉，工用機械，商人齊心，那麼，就不怕各國要瓜分了。他接觸到這方面的作品也不少，如戒纏足，戒吸煙，自然也應該歸在這一類。又有說秋自強歌，也是這樣的希望，其間如「此時誰家心腹地，飄飄一例順民旗，」都是極沉痛的。其對維新守舊都不滿意的也有，這裏可以舉出醒世道情的兩節：

守舊黨，暮氣深，擁鼻詠，抱膝吟，煙枯蠶死無人問。
三更黃卷銷豪氣，一片青氈裏遠心。
委心任運無他恨，只賸有黃齏半甕，自把那樂趣追尋。

維新黨，太猖狂，崇盧孟，黜康梁，自由革命天天講。
發財只是書多卷，罵世無非報一張。
皮靴草帽嬌模樣，最可愛，幾莖

頭髮，黑茸茸宛比毛長。

三

那時又流行着一種「時調開篇」，有仿馬如飛調的商務開篇；有上海吟，有愛國歌，破迷歌，也都是仿的開篇體。破迷歌（蝨穹）寫得頗不差，尤以上海吟最足以說明當時的上海，短小而又精悍：

如此繁華冠五洲，春江浦上水悠悠。遠見那帆檣萬道如梭密，錯疑陸地可行舟。那知道奏輪火瑄機關妙，不輸似木牛流馬武鄉侯。國旗招颯風吹起，五色澄鮮漢院綢。無非是英法德美寫蝨蚪，通商口，占勝籌，有干戈不把版圖收，却在這經濟問題苛細求。軍火今番雖歇絕，米糧萬担漏卮流。綺羅繡貝三都賦，火齊珊瑚越國譚。象牙管，玳瑁鈎，一一神工鬼斧細雕鏤。捆載而來銷路廣，列肆而居把利牟。分良窳，辨劣優，不能抵抗只含羞。雖然是銅山金穴人無數，紛紛服賈與牽牛，力量何能爭上游！况是通鐵路，置電郵，曠苗山谷易窮搜，不似閉關絕市扼咽喉。試看馬路條條上，貴家公子翠雲裘。何會下箸皆珍品，吳綾蜀錦替纏頭。兵馬縱橫全不管，猶然歌舞在紅樓。艱難稼穡誰人曉？辜負當年燕翼謀，民窮財竭此來由。書生自笑無良策，空思借箸補金甌。發聾振聵爲吾分，聊寫胸中百斛愁，願諸君勿疑江上四弦秋。

這是很傑出的一篇，很具體的說明了庚子事變以後的上海，各國是怎樣的在商業上加緊侵略，而國人又是如何的醉生夢死。上海的繁華被他唱完了，「有心人」的心懷也完全的被唱了出來。這幾首開篇，

和一部分時調，從思想作風上，很像庚子國變彈詞作者李伯元的手筆，但我現在還找不到其他的旁證。

四

這些時調開篇道情，都是發表在雜誌繡像小說上的，這不是那些真正流行在民間的作品，所以在事實上，只是說明了智識階級的憤慨，傷感與熱望。其他刊物，除月月小說偶登一兩篇外，是不收這一類的作品的。大概是因爲「太不高雅」吧。我很希望能有機會發現那時真正的民間流行的歌曲。

滿江紅雜曲

年來頗注意於明清散佚小曲的搜集，計先後所得，已有數百首，其間抄本最多，坊刻的僅得數十種。二月前，又續得抄本一冊，抄寫時期約當嘉道，搜羅很富，有曲近三百首，就調門說，有如此的十四種：

銀紐絲 疊斷橋 滿江紅 湖廣調 九連環 歎五更 歎十聲 武鮮花 繡花棚 蕩湖船 南京調 南
詞 湘江浪 銀綻絲

其間最多的要算滿江紅。除一般的滿江紅形式外，又有對口滿江紅，十景滿江紅，滿江紅五瓣花，滿江紅穿心等。其內容，自以情歌為主，也有歷史的說唱。關於潘金蓮的就有兩首，一是武大郎託夢，二是武松殺嫂。俞伯牙碎琴也有三闕，此外還有白蛇傳等等。可見在當時，這滿江紅雜曲是很盛行，現在却是不多見了。

滿江紅調中最好的，要推下面的一首：

一見冤家氣昂昂，罵了一聲無情薄意小才郎。今晚上與你算一算離情賬，薄情的少耍裝腔。這幾日在何方，貪戀誰家琵琶，絃子，四虎，月琴，魚鼓，簡板，子呀曰呀，叮兒嚙兒，賭錢吃酒，划拳行令，吃着大煙還要唱，貪戀誰家女紅粧？可憐奴，想到你，等到那一更鼓兒黃昏後，二更鼓兒月轉樓，三更鼓兒難成就，四更鼓兒淚變流，五更鼓兒天明亮，冤家呀，何曾進奴的房！祇當那日受了涼，小肚子下脹，叫奴頭痛腦悶，眼花腳亂，心酸肉麻，扒也扒不起床。哎哎呀，殺頭的，喪盡天良！想當初，

我愛你生得那眉目伶俐，細軟平和，妖妖條條，俊俊巧巧，無彈無唱，無說無笑，無頑無耍，有情有意的小才郎，那時與你地久天長，今晚與奴跪在踏板上，不必要想上奴繡花床。

這一類的調子，頗有些和彈詞的開篇相似，自然不免於粗俗之譏，但在細緻的赤裸裸的寫舊婦人的心理的一點上，確是相當不差的。所謂民間藝術，無論是彈詞，是小曲，其特長之點就在此，描寫非常細膩。所謂對口體，那是用問答的形式，如對口滿江紅這一首：

有句話兒問到你，情哥問我做甚的？我對你恩情對得天和地。罵那人兒把心欺。我也曾待你好。誰說道你是假意。因何常常與我淘閑氣？只怪你多犯疑。耳聽旁人說，嚼舌頭說我怎的。他說另有人兒很如你的意。如意人兒就是你。你不必花言巧語將我來哄，哄騙你可依？日後放作明白些，閑話兒少要提。船頭做的穩，舵兒登的正，那怕他一陣陣狂風起。冤家賭咒爲誰的？我和你相好相到底。這才是有情的。

對口體也有較繁複的，在這抄本裏就另外有一首，有時一人要連唱兩句，調子較這一首要緩慢得多，情趣的傳達也較此爲婉轉。也有很幽怨的，如秋聲自歎，玉美人一類的題目。但調門總是較強，和現在流行的小曲不大類似。所以不能流傳下來，其因或者也就在此，也未可知。這裏再抄一首幽怨的：

僧郎君，原許我三月三，茶靡架下來等候，終日指指頭。又說到五月五，小虹橋邊看龍舟，此話赴東流！還約定七月七，後花園中手攙手，織女會牽牛。（跌斷橋）忘記三月三，哎哎呀，五月不回還。哎哎呀，七月七夕空相盼。哎哎呀，悔當初不

該將他償。哎哎呀，越思越心煩。哎哎呀，越思越淒慘。哎哎呀，終日熬煎瘦損奴容顏。哎哎呀，到曉來，陣陣傷心陣陣歎。哎哎呀，相思難忘。哎哎呀，咳嗽又發痰。哎哎呀，見新忘舊，該上刀山。哎哎呀，皇天爺豈能容這負心漢。哎哎呀，癡心望你還。哎哎呀，誰知你是沒心肝。哎哎呀，想當初恩愛付與波瀾。哎哎呀，大不該丟得奴家二誤兩就。哎哎呀，（轉原浪板，）愁腸成百結恨悠悠，扣佳期好事難成就，相逢不能夠。奴這個小命兒，就是度過八月十五中秋節，難挨重陽九月九。只心問口，薄命不自由！

這一首，在寫作技術上，是較前兩首「雅馴」得多，但智識分子氣分也就重了。大概是出自一個半智識階級之手吧。即此三例，可見滿江紅一曲，是能多方面應用的，無論你要傳達那一種的情緒。雖然在小曲方面，也有種種的調門，可是並不像詩那樣的受束縛，字句方面，是有自由伸縮改動的自由的。至於屬於歷史的一部份，那是和開篇很少分別，稍加更易，就可成爲一首「篇子」，這裏是不需要多說的。

黃花崗紀事

——廣東的拍板歌

光緒辛亥（一九一一）三月二十九廣州起義失敗以後，在廣東產生了不少的民間歌唱。有班本居民走難良教沙良民罵防勇。有清歌黨人起義，黃花崗祭革黨，黃花塚黨魂遊十殿。有粵謳連日事，黃花塚，辦係累墜，四季憶情郎，離亭燕，傷往事，心緒事，愁莫訴，官係好做，無所謂。其間最重要的一篇，是紀念事變經過的拍板歌黨人血。

這是一篇很長的清歌，用拍板在街頭演唱的，內容分做溯源禍始，機謀洩漏，黨人會議，決計舉事，督署被焚，黨人失敗六節，把事變的源源本本都唱了出來。看作者的態度，對革命是同情的，但是那樣的環境之下，却不敢放胆的寫。所以歌里有這樣的唱句：「呢段歌文非杜撰，據佢官場警告我不敢加增。又有報章紀載堪為證，始終黨事盡係實在，慨情形。」他最初唱的，是黨人起事的原因：

「自從黨人倡革命，宗旨堅持沒有變更。極力向同胞來鼓吹，外洋遊說到處相迎。二十餘年人物衆，個個抱國家主義。把性命犧牲，拒話把佢官場來警醒。迫於破壞正可圖成，眼見瓜分慘禍燃眉急，重話要圖救國拚捐生。」

這理解當然並不完全對，所謂種族革命的意思，他似乎並不了然。可是，從這里至少能夠看到，當時小民對於國事的憂慮，對清庭的不滿，以及如何的希望革命成功。接着他唱出在官方的各種佈置和繳新軍械的事。「慮到新軍來助革黨，繳收槍械羽翼唔成。」而且「料得佢機關就在城中設，搜查戶口又派兵丁。」同時，又嘲笑那些無用的偵探和警察：「佢料偵探無能難為力，警兵又係似條蟲，試想偷運軍裝非一日，何曾被佢識破行蹤？」他猜想官方所以然會知道的原因，不外是：「躁暴青年唔子細，抑或奸人作線想領花紅。」因為洩漏了秘密，遂不得不提前起事：

「初一之期還有兩日，重有弟兄來到怎動兵戎？佢勢餓得咁交關難以久待，若再遲疑就變凶。想話不待日期先舉事，又怕兵單力薄救應俱窮。……若然必待時期到，重怕今宵手足就無處藏蹤。豈不是束手就擒甘待斃，唔曉及時變講也英雄。古道見機而作仍係權宜計，縱然失敗逼住去交鋒。」

他委婉細膩的唱出了黨人不能到約定日子起事的原因。然後又唱黨人在決定起事時够興奮：「於是人人得意眉飛舞，咬牙切齒怒目牛噴。」說他們「拼把性命犧牲來救國，救民水火免受熬煎，掃除專制，恢復人權。要救得瓜分禍，振興祖國上慰軒轅。」因此，連「幾籬蝦米飯也不願沾嘗，」就如飛的作戰去了。以下就是在督署作戰的大段描寫：

「……衛隊見佢勢頭唔係好野，商量正欲舉槍枝。不料一聲炸彈飛來到，真係飛時好快說時遲。轟然發響如雷震，

可憐衛隊多數喪陰司。有的胆小如鼠忙遁走，有的向前相拒勉強支持……第二隊上前來接仗，走到二堂放火好不驚奇。短火無烟多命中，加以紛投炸彈好似雨霏霏。個個李氏清華真有用，身當巡捕胆小如鷄。臨陣交鋒先退縮，深深躲避以至衛隊難支……嚇到清衛員弁無魂魄，紛紛狗走與雞飛。衛隊與革黨人多戰死，尸橫甬道血成池。」

他竭力的描摹革命黨人英勇，諷化那些警察官兵的無能，有如「鳥飛兔走」，這一夜戰到天明，革黨因力量單弱，到底是失敗了：「軍火用完誰接濟，奈無援救怎可與敵相迎？又見防勇愈增人愈衆，逼於奔潰四散零星。死傷性命何勝計，重有生擒斬首要受嚴刑。」於是我們的作者，就不免因悲哀失望而傷感起來，悲歌當哭的唱出一段煞尾：

「思亂事，恨填胸，虧我撫膺太息歎時窮。你睜四面楚歌頻激刺，中原擾擾到處苦雨淒風。自殘同種真無謂，儼如敵國不相容。我未曉天心何用意，忍令斯民受苦遇此災凶……尸橫道路誰憐憫？街渠盡是血腥紅。後得善堂來殮葬，不至屍骸暴露在途中。傷心流涕東門外，黃花崗上骨叢叢。去歲新軍曾歷劫，血痕猶在颯颯陰風。黨人今又埋斯土，未悉重泉之下是否相逢。若然覲面休憐惜，勿把神州時事說情衷。無端禍變更堪痛，終乜用，切勿語當今時勢，係製造英雄！」

這真可說是一篇很優秀的民間史詩，在數百句的唱詞里，很悲壯的唱說了這一回事變的經過。可惜自一度出現之後竟被埋沒了三十年之久，不如那些兩性的情謳，倒沒有被人忘却，還時時的被人津津樂道。一九三六年六月八日。

明人筆記小話

一 喃喃錄

於全燬書目中見陶奭齡今是堂集，雖知其與公安一派頗有關涉，訪求之心固未嘗有也。既得望齡歇菴集，讀其弟奭齡書二十五通，見其兄弟情切，因念奭齡集中，必有不少望齡史料，雖神往而仍無意於求也。及至書賈收得今是堂本小柴桑喃喃錄相示，始知奭齡在文學方面之素養與成就，有超出曩日假定之上者，寥寥兩卷書，竟不惜以重價得之。

喃喃錄係奭齡晚年之作，收隨筆凡三百八十四則。所談以做人爲主，旁及文學、政事、人物、花鳥、談佛者亦不少，書前自序一，將其晚年情懷，作書原旨，盡情吐露，爲一篇絕妙之抒情文字，四庫不收奭齡書，既遭焚燬，不知尚有幾部留存人間。今所得者，除隨筆小文而外，雖僅一序，然亦聊足慰情矣。

書中最使吾注意者，爲望齡史料中明末政治社會情形；其在文學，則有戲曲記載，及奭齡對於劇之理解。卷上有云：「世間極奇特事，識破原只尋常。譬如演戲作諸魔怪，千態萬狀，小兒畏怖啼呼，寢警夢噩，而長者顧之，直付之一笑，蓋知其所由來，只是這一個人也。」是奭齡之於人理解，亦以一「戲」視之，與望齡

類似，顧雖明知其爲戲，却以爲此是教化人之重要工具，不能等閒視之。故又云：「今之院本，卽古之樂章也。每演戲時，見孝子悌弟忠臣義士，一言感心，則涕泗橫流，不能自己。傍視左右，無不皆然，此其動人，最神最速，較之老儒攤皋比，講經義，與老衲登座說法，功效百千萬倍，有志世道者，宜就此設教，不可視爲戲劇漫不加意也。」其理解較之當時腐儒，實爲進步，因而對於渡蟻等劇，更有好評，「渡蟻還帶四德等劇，視之尤能令人知因果報應，秋毫不爽，殺盜淫妄，不覺自化，而好生樂善之念，油然而生矣。」

惟夷齡對於淫靡之作，則力加指斥，以爲有害風俗人心甚大，如卷上云：「近時所撰院本，多男女私媾之事，千篇一律，深可痛恨。而人家又往往於家庭搬演，聚父子兄弟，併幃其婦人而共觀之。見其淫謔褻穢，備諸醜態，恬不知愧。此與昔人使婦人裸逐何異？一堂之人，幾同禽行，豈不可悲？」

又云：「今人家搬演淫媾戲劇，以爲尋常之事，不復呵止。曾不思男女之欲，如水浸淫，卽日事妨閑，猶時有瀆偷犯義之事，而況乎宣淫以道之？試思此時觀者，其心皆作何狀？不獨少年不檢之人，情意飛蕩，卽生平禮義自閑，到此亦不覺津津有動，稍不自制，便入禽獸門，可不深戒？」可見夷齡雖強調戲劇，其主旨仍不外以此作爲宣傳封建道德之工具，與馮夢龍一班人之思想，相差可謂極遠。然當時戲院風氣，於此一短文，却可以全般見到，至夷齡對於演劇之具體計劃，彼亦曾詳言之：

「余嘗欲第院本作四等，如四喜百順之類，頌也；有慶喜之事則演之。五倫四德香囊還帶等，大雅也；八義葛衣等，小

雅也；尋常家庭燕會則演之。拜月繡襦等，風也；閑庭別館，朋友小集，或可演之。至於曇華長生邯鄲南柯之類，謂之逸品，在四詩之外，禪林道院，皆可扮演，以代道場齋醮之事。若夫西廂玉簪諸淫媠之戲，亟宜放絕，禁書房不得齎，禁優人不得學，違則痛懲之，亦厚風俗正人心之一助也。」

此種計劃在實踐上殊屬難能，蓋大多數觀衆既無將來「吃冷豬肉」之想，此種辦法，實不能適應彼等之欲求也。馮生掛枝兒所以風行一時，且繼之以「二弄」，其因殆不外此。政治窳敗，民衆失望，生活趨於頹廢享樂，自也是助長此種風氣之一因，觀於曾盛極一時之若士「四夢」，至此亦不得不絕響，便是一有力證據，夷齡於卷下中記云：

「或曰：湯若士邯鄲南柯二記，煞有喚醒人處，或可時扮演，以警世俗，而今絕響何也？余曰：吾聞諸雲門湛師，昔有西陵脚夫，爲人担酒，失足破其甕，念無以償，癡坐佇想曰：得是夢便好，是惟恐其非夢也。有寒士遇與解額，方赴宴，恍然猶意非真，自謔其臂曰：莫是夢否？是惟恐其是夢也。今富貴人方鐵鑄門限，作千年調，而忍以夢幻之說，破其眼前之歡興耶？」

所謂「眼前之歡興」實是「四夢」絕響原因，至「鐵鑄門限」其說不免主觀，未能洞見事實之根底，富貴人縱作「千年調」，然不能左右當時劇壇之動向也。喃喃錄中戲曲資料，大略如此，若細加體會，則當時戲劇活動情形，與夫政治社會概況，當可「思過半」。此書校梓者，爲其「吳甯門人李爲芝」中縫上端刻「今是堂」，不知亦是全燬今是堂集之一部分否？

附喃喃錄自序

小柴桑喃喃錄者，柴桑老人錄所以訓子姓之言也。既以老而休居，日與子姓聚語，凡身所經營，與夫耳目所聞見，及聞古而有獲者，卽拈以相示，既相示已，隨而錄之，故語無倫次，重複鄭重，喃喃焉老人之言，故曰喃喃錄也。傳曰：「趙孟年不滿五十，而諄諄如八九十人。」「諄諄」猶「喃喃」也。喃喃固老人之恆態，與余年已望七，非復如趙孟之未艾也，則夫喃喃焉，如秋蟲之宵唳，又其必至之候，無足怪者。憶余方盛年，入而侍於諸父，出而奉教於鄉先生之林，聞其提耳之命，皆其身所備嘗之艱阻，與夫所盡知之情僞，憂深思遠，諄諄而不能自休，而余時方意氣飛越，謂夫人情之不過如此，而天下事無不可爲，漫焉不加細繹，直以其語爲平平，甚且以爲勞勞而可厭。及乎年之漸長，閱歷既深，然後追思昔之所言，皆澀乎其可味，犁然而有當於余心也。欲哀而輯之，以自爲寡過之地，而遺忘已多，所存乎胸臆之間者，僅千百之一二。迨今以身所經營，耳目所聞見，閱古而有獲者印之，無不吻合。然後欲以父兄之緒論，貽之子孫，而不自覺其喃喃之至於如此，真淵明所謂：「昔聞長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者也。詩云：「老夫灌灌，小子躑躑。」又云：「誨爾諄諄，聽我藐藐。」惟其「灌灌」也，夫是以「諄諄」也，惟其「躑躑」也，夫是以「藐藐」也。余昔既以其「躑躑」而傷「灌灌」之心，今又欲以其「諄諄」而回「藐藐」之聽，殆不可得。小子乎？姑試取而存之。異日者就而繹之，必將慨然而歎，信余說之不謬，而悔其昔之不蚤用以自藥，如余今日之追恨於無窮也。崇禎乙亥長至日，會稽陶爽齡題。

二 枕中祕

枕中祕一卷，衛永叔輯編。據周高起序，謂此編「亦儒亦墨，亦禪亦仙；既令人澹，復令人幽，既令人古，復令人豔；展卷掩卷之間，可以辟寒，可以消暑，可以坐隱，可以臥遊；可補世說，可廣閒情；倚枕北窗，南面王真，不與易也。」全書收晚明文凡九篇：

- (一) 二六時令（惺初張鼐著）
- (二) 國士譜（澹雲王路著）
- (三) 書意（窗野吳從先著）
- (四) 讀書觀（陳眉公）
- (五) 護書（屠本峻）
- (六) 勝境（永叔衛泳訂）
- (七) 園史（永叔衛泳摘）
- (八) 問賞（永叔衛泳輯）
- (九) 澹容篇（永叔衛泳訂正）

這一部書，與屠本峻的山林經濟籍，在意義上有若干不同的所在。山林經濟籍是一部純粹的隱逸生活的指導書；而枕中祕則是涉及生活各方面，從如何的做一個「國士」，一直到怎樣「消閑」。永叔氏編著的書不詳，我所見到的，除冰雪攜正續十二卷（收明文五一五篇）外，就僅只這枕中祕一種。

我看到枕中祕是在得着鍾伯敬祕笈十五種後，此書和鍾本重見的，有勝境園史閒賞三篇。這三種都收在祕笈第十五卷致品內，相互校閱的結果，發現鍾衛二人所收，我雖能有所假定，但還不能獲得更有力的證據。兩「祕」相較，大概勝境一篇，鍾本係摘錄或全錄，而衛本則是部分的摘錄，部分的以原意改編。如洞的一項，鍾本是：

「洞以窈窕深邃爲佳。須如瓊宮瑤室，鬼斧神工，有天然之趣，無雕鏤鐫削痕。乃可蓄道流，栖逸士，宜桃花萬株，宜寒雲一片，宜圍棋，宜藏書，宜辟穀，宜忘形，跌坐，宜澗水潺潺，宜松風謾謾，宜樵蘇作伴，宜猿鶴同羣。」衛本則節改成：「窈窕略迹，洞之致也。如瓊宮瑤室，鬼斧神工，却無鐫削痕迹。桃花萬樹，寒雲一函，與道流逸士，翻藏書，說鍊形法，不覺澗水潺潺，松風謾謾。」

全體大率類此。至摘錄項目，鍾本爲峯，嶺，岩，洞，湖，溪，泉，瀑布，樓，齋，池，籬等十四種；衛本則是峯，嶺，岩，崖，澗，坡，湖，潭，水簾等十種；相同者半，相異者亦半。改作部分，有優於原作者的，其次爲園史，在項目上，衛本所收爲多，而鍾本節錄之數，却遠超衛本，是各有所長，各有所短，爲補足鍾本起見，特錄其缺者，計在

「杏」項後，衛本有「橘」文云：

「種法於正月間取核撒地。長至三尺。二月移栽，以枳棘接之，其本易活，澆以米泔，勿犯豬糞。冬後採實既盡，以稻艸覆之。蛙蟲以鐵線搜出，仍削杉木釘塞之。一種曰柑，香味特勝，一種曰橙，堪以調餚。又一種曰香櫞，採置盤匱，以爛蒜蓋其蒂上，香滿一室，皆絕品也。種法略同，因附記之。」鍾本「竹」後衛本有「柳」一條，謂：

「古來名士風流，往往寄情於花柳，予耽幽寂，豈復情癡。但花落眼前，柳生肘左，如可觀化，何患風塵耶？種法正二月間，取臂大枝，長尺有半，燒頭三寸，埋土令沒，以水頻澆，數條俱生。留一茂者，堅木爲依，以繩之，一年之中，既高丈餘，掐去旁枝，務令從聳，復去正心，則四散下垂，婀娜可愛，或云倒掙爲楊，順掙爲柳，先用沙木削釘，釘地作穴，然後掙之，永不生蟲。或於根下埋蒜一枚，或候臘月二十四日掙之亦可。」

而「橘」後又有「桐」一項，文甚短，謂「秋後收子，春間種之，無不卽生，婆婆直上，擊子剝之，真秋爽也。」此編在鍾本不作園史，總題花典，首爲郭橐花榮辱史，次爲園史總法，與衛本同。以後爲花草三十四種，衛本所收，除已補者，亦略有不同。又其次爲閒賞，按此卽鍾本之美景，是一種月令，鍾本所收，爲春、元旦、元宵、花朝、清明、夏、端陽、秋、七夕、中秋、重陽、冬、冬至、除夕、日、月、雲、霞、風、雨、霜、雪等二十六項。見於衛本而爲鍾本所無者，在端陽後有伏一則：

「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候也。秋爲金，金畏火，故遇庚日必伏。是時朱明司令，大地幾爲火宅。吾所取者，風亭月榭，環

以湖山，籠以竹樹，爐烟裊裊，簾影重重，遠近荷花，左右圖史，河朔風流，碧洞佳趣，陶然一醉，兀然一枕，便是羲皇上人。」在「雲」後，衛本有「霧」；「匹練抹林，輕綃蔽日，籠樓臺而隱隱，鎖洞壑以重重。潭影難覓，花枝半掩，樹若增密，山若增深，景若增幽，路若增遠，則勝概之助也。」

「日」「月」「雲」「霞」鍾本所收，大體是全文，衛祇收其首節。又「雨」後，衛本尚有「露」一項，文云：

「露爲澤雖不及雨，而潤過之。沾濡香逕，濕透芒鞋，沆瀣下九霄，捧金莖於仙掌，瓊漿儲萬斛，調玉屑於皇家。又如凝荷蓋紛紛，老蚌明珠，綴花鬚點點，餒人紅淚。苔堦滋碧，羅袂生寒，皆灑灑湛湛者爲之也。」

鍾衛兩本異同，大略如上，因此文目的，在攝衛本以補鍾本之不足，故詳及鍾本所無者。此三種，衛本雖無作者名，然已註爲「訂」「摘」「輯」，使讀者一覽而知爲他人之作；鍾本則並此而根本無之，誠是缺陷。至此三文究竟自何處而來的問題，以我的推測，不外是費元祿的園史。園史這一部書，我未曾見過，僅看到眉公的序，但元祿的轉情集二卷，却已買得，據目頗似園史，內容與眉公序所說者亦無異，疑是增訂重刊本。當時匆匆看過，未加細較，現在想用作參證，惜又不在手邊，祇有俟諸他日了。

枕中祕所收其他文章，書畫，讀書觀護書，三文，都是論讀書，作文，藏書的，來自眉公集，山林經濟籍等各人專集，其內容是爲一般人所熟知的。國士譜則是一種封建的國士觀，論一個人應該如何的把自己鍛鍊

成爲國士。侗初爲晚明一大家，文集我未曾見到，僅看到陸雲龍所選的小品十六家小品二卷，稱其文爲「英英麗色，入眼呈妍，馥馥奇芬，逆鼻馨起」，此書所收二六時令一文，分十二時，說明在逐一時間內，應如何讀書，如何養生，除就此以考侗初個人生活外，實無其他意義。悅容篇可以說是把「女人」作爲一種「雅供」來精密的研究如何裝飾她，佈置她，以供男性享樂的文字，可以作爲說明當時士大夫階級「婦女觀」的代表之作，從書名上就會使你感到神祕的枕中祕一書，其所祕者不過如此而已！

三 山林經濟籍

山林經濟籍全書共二十四卷，編者屠本峻，是屠隆的叔父，我所見到的書，是惇德堂刊印，柴懋賢（士德）校訂的本子。內容計山部三卷，林部四卷，經部三卷，濟部六卷，籍部八卷，外首輯一卷。書前有序三篇，一是萬歷丁未臘月「甬東王嗣爽右仲」所作，二是萬歷己酉孟夏「綠雨谿人沈泰仲靜然」所作，三是萬歷癸丑夏「柴懋賢士德」所作。序後有「萬歷戊戌修禊日」作者的前引。序引內容，沒有值得特別介紹之處。

「首輯」總題着隱逸首策，彷彿一部書的序論，闡明隱逸之士的高尙與其價值，是五部隱逸傳總序集合而成。

(一) 東漢書逸民傳敘 (范曄)

(二) 晉書隱逸傳序 (唐太宗文皇帝)

(三) 宋書隱逸傳序 (梁沈約)

(四) 南齊書高逸傳序 (梁蕭子顯)

(五) 梁書處士傳序 (陳姚思廉)

「首輯」之末，更有一敘，題作「輯古今名理佳言，考槃幽事，爲山林經濟籍。」作者是屠一衡（仲椒）。這一序不與他敘並列，而特殊的刻在此處，不知是否以此代「首輯」後跋。

山部三卷，收三種：

(一) 畫圖金湯 (屠本峻)

(二) 隱覽 (屠本峻輯)

(三) 洛陽名園記 (李文叔)

隱覽分勝概幽事曠懷三部，都是古今作家作品中雋語的輯錄。勝概中，如「玉女潭深不可窮，投絲一絢未及底。巖光綠可染衣，水作碧琉璃色。雲鬢膏沐，草木猶香，信是洗頭盆也。」(王穉登荆溪疏)幽事如「月

甚佳，謂先生必至，乃竟不然，令人惆悵。閣上高坐，觀閣下遊人如蟻，海艇如梭，簫鼓間作，雜以使酒怒罵之聲，儼然元龍在百尺樓，視此輩於地下，蓋爽然自快也。今夕能過我否？當張燈閣檻，以待與足下倚閣共吟『懸燈千燭夕，捲幔五湖秋』之句耳。」（薛千仞貽屠申叔中秋西閣看月帖。）曠懷如「夜來月色清絕，一碧無翳，小園諸品，影落清漢，掩映如畫。羣從對影坐，談諧雜俗，醒醉相笑樂，劇飲無算。命童子以吳音調鶴南飛，聲入雲杪，因念二十年誤落塵網，奔走折腰，豈知有四時之景？今幸得歸，蒼松白鶴，猶笑主人歸來之晚。」（沈懔尺牘。）都是很好的短章，而山林經濟籍全書，事實上也祇有這一部分最是「上品」。論書畫的書畫金湯，不僅重見於鍾伯敬祕笈十五種，衛永叔枕中祕，在其他論書畫的作品中，也很易於找到。洛陽名園記更是所在多有。

林部四卷，收八種：

（一）士君子食時五觀（黃庭堅）

（二）燕閒類纂（李義山等）

（三）章弦佩（屠本峻）

（四）廣放生（×××）

(五) 卦說二卷 (×××)

(六) 易 (×××)

(七) 讀書十六觀 (陳繼儒)

(八) 演讀書十六觀 (屠本峻)

這一部份，是最不能引起讀者興味的，對於一個文學研究者，是毫無實益，雖說燕閒類纂、讀書十六觀，在史籍上也是有名的著作。燕閒類纂，在這裏所收的共三卷，一是李義山之作，二是王君玉蘇子瞻所作，三是屠本峻的補本。陳繼儒讀書十六觀頗易得，屠演本所輯者，計清賞錄、李琰之解頤新語、王微之嚴滄浪、陸游、晏元憲公、黃山谷、蘇子容、孫革老、太平清話、抱朴子各一則，顏之推四則。

經部三卷，收

(一) 觴政 (袁宏道)

(二) 酒文選 (屠本峻輯)

(三) 牡丹 (屠本峻輯)

中郎觴政及酒文選，在酒徒讀之，或感興味，我却有索然之感。牡丹一輯以牡丹榮辱志爲主，此本亦重

見於伯敬與永叔書，對於藝花者是一篇有用的作品。

濟部六卷，收五種：

(一) 瓶史索隱（屠本峻）

(二) 盆史（屠本峻）

(三) 香聯（×××）

(四) 茗（×××）

(五) 野菜三卷（屠本峻輯）

這一部分，最有價值的，要算野菜三卷，與赤水鴻苞集同為博物學研究者的好資料。其餘數卷，無可述者。瓶史索隱，是談中郎瓶史，每則後面，加以題跋，發揮作者意見，以及補充的材料，然亦不過和原作一樣，是消閒之作而已。盆史是說花盆，與瓶史為姊妹作。

籍部八卷，收八種：

(一) 艾子雜說（蘇東坡）

(二) 艾子後語 (明陸灼)

(三) 艾子外語 (屠本峻)

(四) 權子雜俎 (明楚黃秋定向)

(五) 愍子雜俎 (屠本峻)

(六) 歸有園塵談 (明徐學謨)

(七) 婆羅館清言 (屠隆)

(八) 霞爽閣空言 (屠本峻)

以上前五則，有總題名曰五子諧策，霞爽閣空言有屠隆一序。前五種頗易見到。歸有園塵談，與眉公小窗幽紀相類似，格言式的雜感而已。其間也有佳作，如云「暴發財主，收買假骨董，眼前已見其糊塗；新科進士，結識假山人，日後必遭其纏累。」如云「起身早，見客遲，老人家之行徑；嘴頭肥，眼孔淺，窮措大之規模。」這些都頗有新辭新義。此類著作，明人寫輯者甚多，惟大都是迂腐之作。婆羅館清言亦是同樣體例的東西。赤水隨筆，吾祇覺其寥冥子游是一大傑作，然亦限於前篇，後篇仍無可取。霞爽閣空言，體例與清言等，無特殊優點也。

像這樣一部雜七雜八的絕對消閑的書，在新山人，新處士，或許會認為是無價的經典；但對於一個古文學的研究者，文學史的著作人，毫無必要。要說有意義，就是能以我們知道當時的一班「高士」，「怎樣」的感覺着「日長如年」，難以排遣，尋出事情來消磨。這書四部提要未曾著錄，特補記之。

附記：居隆亦有山林經濟籍一種，內容分爲棲逸，達生，治農，訓族，奉養，寄興，澤遊，玩物，八部，未見。

四 珊瑚林

袁宏道集中，曾收有德山塵（一作著）譚一卷，據引謂，此是選稿，非全帙云。按塵譚全稿，實即三先生佚稿中的珊瑚林二卷，爲其門人張五教（宏道引作明教）所錄，宏道自收一卷，據陳眉公序，卽是從此冊揀出。書後並有無咎居士馮賁跋。

宏道選塵譚標準，是「擇其近醇者」，從譚道的標準來說，或誠如其言，所收全是精粹。所可惜的是，在被遺棄部分里，也有不少有關文學的史料，如記中道之論李卓吾云：「李龍湖般若甚深，但道不勝習，然自是寂普以上人。」問李氏藏書大旨，中道答云：「寧取真正的奸雄，不取掩覆的道學。」又問：「學道人當看此書否？」答說：「學道人不看也罷，蓋此書無筋骨，人讀之反長其不肖之心，徒令小人藉口。凡看此書者，欲

人不可不具此眼耳，若以爲訓則大錯。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頗足更進一步的去認識小修是如
何的在理解龍湖。同時又問中郎道：「李卓老臨死時得力否？」中郎答：「不得力。」問：「如何不得力？」曰：
「若得力，便不死。」雖是玄外之談，要亦足以作爲研究卓吾者之一助。且與柞林記譚，可作一參證也。

紀小修者亦有一則，說：「小修病目，閉步於庭，歎曰：書又看不得，飯又不消化，心中又東想西想，只得數
行幾步去。一友問：以此閒思亂想，將若之何？答：妄念起時，不隨之，不止之，故曰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初學道者，
往往嘖嫌妄念，但見此心十分不好，因圖謀計較，強欲念頭停歇。不知念本至圓，如何肯依你停歇？徒自勞耳。
」是又可以見到小修生活的一斑。

書中曾評到東坡文，說是「東坡諸作，圓活精妙，千古無匹。唯說道理，評人物，脫不出宋人氣味。」此則
塵譚已選入。其關於中郎自己的，則有說西方合論寫作動機的一則：西方合論一書，乃借淨土以發明宗乘，
因談宗者不屑淨土，修淨者不務禪宗，故合而論之。此書久佚，後由日本抄回，現已有佛學書局印本，書前
有小修中郎傳。此則小修集中未見者，傳中所說，頗有可疑處，或是僞作，也未可知。

寫至此，又想起書中有關卓吾的二節。文云：「常讀書，亦是操練之法。李龍湖曰：古人往矣！獨有言句在
耳。不觀古人言句，自以爲歇矣了矣。倘閱之有透不過處，方知自己未到，必用心參究。所謂攪濁河之長竿，撥
寒灰之妙手。」又云：「龍湖曰：世間好事甚多，安能一一盡爲之。此語絕妙。」都可見卓老胸襟，是如何的開

闕。此外最精粹的部分，則爲論老莊云：

「老莊生當亂世，其學惟善下，惟韜晦，惟處於不才，是退藏於密者。」又云：「百花至春間便開。紅者紅，白者白，黃者黃，孰爲妝點？人特以其常見，便謂理合如此。此理果可窮耶？若梅花向夏秋開，便目爲異矣。問：此與老莊自然何別？答：這裏如何容得自然？」而最重要的，當爲論儒與老莊同異一節：

「儒家之學順人情，老莊之學逆人情。然逆人情正是順處。故老莊常曰：因，曰自然。如不尙賢使民不爭，此語似逆而實因，思之可見。儒者順人情，然有是非，有進退，却似革。革者，革其不同，以歸大同也。是亦因也。但俗儒不知以因爲革，故所以必務張皇。卽如耕田鑿井，渴飲飢食，豈不甚好？設有讎學者，便要聚衆講鄉約，或逞精明者，便行訪行革，生出種種事端，惡人未必治，而良民已不勝其擾。此等似順而實革，不可不知。」

接着又問：「儒者亦尙自然乎？」曰：「然。孔子所言絜矩，正是因，正是自然。後儒將矩字看作理字，是以民之情爲矩，安得平？今人只得理上絜去，或以己之所有者，責人心以必無，或以己之所無者，責百姓以必有。內欺己心，外拂人情，如何得平？夫非理之爲害也，不知理在情內，而欲拂情以爲理，故去治彌遠耳。」

又更進一步的問：「二氏之學，清淨無爲，出世可矣，似不可治世。」答：「世出世法，豈是兩事？如今做官的，奚必不打人，不罰人，纔叫無爲。謂百姓有犯者來則治之，不犯者聽其自然，勿生事擾民，此卽是清淨無爲，豈不能致太平？」從這些地方，我們可以了解到公安一派，是在如何苦心的在想拉儒佛爲一，而又想把儒

與老也同化起來，完成其三教唯一的主張。此即從小修語中，宗道白蘇齋類集雜說四卷中，也頗可完全看到。在這些地方，能够更深入的看到公安文學的骨子。

五 讀書志

讀書志十三部，江陰周高起伯高纂編，萬曆庚申玉柱山房刊本，是一部輯抄古來讀書人關於讀書的遺聞佚事的書，甚爲少見，編刻亦精，書前有趙宦光，吳天胤，華淑諸家序，及周伯高自序，並附蘭馨居士綺山勝略一篇，蓋伯高輯此冊時，正在此山中，作以示潘景升，並刻之於卷首也。又有概言九則，其十三部之名目爲：

好蓄護專辭慧適友助激觀遇閤

各依其類，分部排列，每部首有小啓一則，或散或駢，意在闡明部旨。如好部，所述皆係古好書之一的故事；蓄部所說，則是歷來藏書史料。其說買書，詹鼎一則最好：「元詹鼎幼喜讀書，嘗見好書於市，無費以購，至賣其所乘驢買之。」護部寫善護書者，實則所舉，也有未盡足法的。杜暹一條云：

「杜暹嘗聚書萬卷，卷尾必自跋曰：清棒寫來手自校，汝曹讀之知聖道，鬻及借人爲不孝。」自私心未免太甚。專部言志專也，如江泌一條：「齊江泌隨月讀書，月光斜則握書升屋。」此種人比囊螢讀書者，可謂

還要勤。「癖」言好書成癖也。小啓云：「伯高曰：王濛之茶，劉伶之酒，支道林之馬，米海嶽之潔，皆情之專遇而癖焉者也。夫人無癖弗奇，癖用之書，其致更遠，故次專而述癖部第五。」所有收朱買臣故事，惟言「後買臣守會稽，見故妻，仍厚報之」云。

又錢思公一條殊妙，言思公一生好讀書，其時間分配方法，爲「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詞。」上廁則閱小詞，其規定真未免太惡作劇。六爲慧，所述皆極聰穎，能旁悟人物。七爲適，內記衛濟川一條，殊有類於神話：「衛濟川有六鶴，日以粥飯啖之。三年識字，衛檢書，只令鶴啣取，一一無差。」至言鄭泉事，更是一奇想：

「鄭泉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臨終言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年後化而成士，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可謂想入非非。此種說法，真是書呆子自適之語。次爲友部，爲助部，記有鄭元和事一則，寫妓李娃（游國夫人）助元和讀書事甚詳，與說部所述，頗相類似。次爲激，蘇秦事自爲其一則。爲觀，張率條下有伯高按曰：「近胡梅林雅重徐文長，以其文示唐荆川，隱其名。唐極警賞，詢知爲徐，與結歡去。復示茅鹿門，讀未半，遽曰：此非吾荆川不能，胡以徐告，遂面赤，勉卒讀。謬曰：惜後不逮耳。嗚呼！玉石憑題，古今同感矣。」文人派別的醜態，於此則見之矣。讀書志伯高時附小按，間有可稱者，此其一也。又次爲遇，與助部類似，不過此類只在對別人文字的稱頌，非助之。最後一部爲閏，伯高啓曰：「道成放學而藏於書，吾有慨於古之讀書，能成其道

者，縷縷述之，更述其述而不盡述者，以足十二部之遺，蓋歸奇象閎，易先之矣。一閱之意可以見之。讀書志之內容大抵如此，在讀書人方面，是一部好類書，特殊意義則無也。

書末附刻讀書處砭俗支言五十五條，其體例仿義山雜纂。後附小跋，是一篇相當好的小文。文云：「支言刻既成，伯高自跋曰：歲在庚申夏孟，偶攜數卷，坐閱桐窗下，於時晴光在林，鳥語時墮，不須玉磬頻敲，而俗緣已盡淨矣！遂抽筆書古事數則，黏之屏間。蓋欲以俗破俗，自砭砭人，永拔塵根也，未能免俗，請監於茲。」

附讀書志自序

少無適俗韻，澹澹落落，自謂於世寡所偶。故雖求友情長，不敢交好當世，其賢豪長者，或以世俗外收之，亦復不棄。雲林烟島，古今名勝之區，長思徧訪。春糴不宿，臥遊頻年，勝情徒爾蘊結也。侍兩尊人之暇日，借仲弟取青箱書讀之。有以未見書，及翻刻善本售者，不難質衣隨購。嘗有絕句云：但使書無缺，何妨榻不完，足以自誇，非漫興語。好爲裝輯，分古今二架藏之，不使一塵點污。每抽卷展翫，以相娛樂。世上風波，胸中壘塊，閉卷都消，不復知身之爲窮書生也。何假南面百城，昔人信非誑我哉。雞窗藜火，風雨晦明，兩人討論之餘，時復留情著述，談經衍傳，多所屬草，無貲板行，讀書志其一也。初謂篇帙不多，可先付梓，刻既竣役，計日侵忽三年。家貧無易事，豈其然乎？志稿纂始己未，續成庚申，憶予于兩年間，青氈兀坐，窮搜正史，旁及稗官，出我心目，佐以筆舌，取其辭事之有合于讀書者，刪潤類分，每得一則，如對良友，歷名區，喜不自勝。刻成而後，喜又可知也。緝閱再過，可以觀，可以興，志之時義大矣哉！抑予還自愧耳。媿夫心手不靈，徒割裂古人之成書，而不能自

成一書也。鍾伯敬曰：采輯古人之詞事，勒成一書者，要使覽者忘其詞事之出于古，若我所自著之書，而原文又鮮所刪潤，尋常口耳，忽成異觀，此合作述爲一心，聯今古爲一人者也。予小子豈其人乎？不過窺豹於管，矜得一班而已。按志者記詞事之名，昉於班史之作漢書也。予小子閱形一室，游心千秋，敢希不世業哉？亦曰：勉修家學，志所志也云耳。周高起書。

六 戲瑕

錢希言戲瑕，初見之於皇明百家小說，繼又遇於說郭續集，然皆輯本，未得其全也。去年冬，得見此書全帙於杭州，蓋三卷云。書中最重要的材料，是水滸傳一條，考證了水滸版本，且告訴了宣和遺事的作者是誰；在小說閑談中，已另有記。次則記坡公會改作三生石上事，即今收入太平廣記者。此外有贗籍一條，對於當時的偽書，敘述甚詳，殊爲不易得之材料，其間有云：

比年來盛行溫陵李贄書，則有梁溪人葉陽開名畫者，刻畫摹倣，次第勒成，托于溫陵之名以行。往袁小修中郎嘗爲予稱李氏藏書、焚書、初潭集、批點北西廂四部，即中郎所見者，亦止此而已。數年前，溫陵事敗，當路命毀其籍，吳中錢藏書版並廢，近年始復大行，於是有李宏父批點水滸傳、三國志、西遊記、紅拂明珠、玉合數種傳奇，及皇明英烈傳，並出葉筆，何關於李。

說卓吾書有偽作，實不止希言一人，我會見某書載藏書續集亦非出溫陵手。在當時不僅作者死後爲

然，即生前也有發現，故中郎在吳，曾關僞眉公集的版子，希言所開目，也未盡可靠，如水滸傳，溫陵曾批過，袁小修珂雪齋外集遊居柿錄（即日記）已說得很詳細，且承刻者是刻中郎敝篋等集的吳中袁無涯，皆有可據；三國志我曾見李批原刻，也似非僞作，其他則尚無法證實。

至於這姓葉的歷史，希言在同條里，也有很詳的說明：「晝，落魄不羈人也。家故貧，素嗜酒，時從人貸飲，醒即著書，輒爲人持金鬻去，不責其值。即著櫛齋漫錄者也。近又輯黑旋風集行於世，以譏刺進賢，斯真滑稽之雄矣。」可見此僞作者在文學素養上，也是相當高的。他也提到袁中郎的狂言，「又有贗袁中郎書，以趨時好，如狂言杭人金生誤。而一時貴耳賤目之徒，無復辨其是非，相率傾重貲以購，祕諸帳中，等爲楚璧。」此小修在集中已累言之者。

他又說及顧氏詩史，他說：「昔嘗於太原齋頭，見雲間刻顧氏詩史，閱之，乃中翰正誼名也，予與王先生相顧驚歎。王先生曰：孟嘗君能得士，此豈虎頭公所能辦哉？後予過雲間，乃知華亭有詞人唐汝詢仲言者，雙目瞽，著成是書，顧氏以三十金詭得之。嗟乎，唐生之文誠賤，何至此甚也！千古不白之冤，竇異世子雲者起，故嘗有定論耳。」按唐汝詢就是唐詩合註的作者，是一個孜孜不倦的學者。

實則當時僞書，殊不止此數，如僞徐文長集，僞鍾伯敬集，稍稍留心考察，是隨時可見的。如於陵子一書，即是徐集僞書的一個好例，而我所得的徐文長祕集，與鍾伯敬祕集十五種內容更復相似，是可見不僅鍾

祕不可靠，徐祕也未必出自文長之手。別的書更不用說了。

卷三有山人高士一條，也可以看出當時的趨向。我曾兩論明末的反山人文學（夜航集與海市集）嗣後又在譚元春集中見到他的反山人論。希言此則，也可說是反山人文獻的一種。他在本條，首先說明當時山人的普遍化：

「詞客稱山人，說客辯卿謀。臣策士亦稱山人。地形日者醫相訟師亦稱山人，甚者公卿大夫，棄其封爵，而署山人爲別號，其義云何？今婁江諸士子，爲人題扇，往往自署曰山人某，尤可絕倒。」鄭板橋說清初滿街都是「名士」和明末的當時滿街都是山人，真可以作一回很好的匹配。

伴着山人繁榮，自然產生一種反山人運動，據希言說：「吳中張伯起著山人歌」（英按此歌載馮夢龍山歌，海市集曾抄引）猶龍子鏡山人掛枝兒，欽愚公序萬太學詩，直詆山人爲大盜，爲乞兒，「當時反對運動的激烈，於此也可以想見一斑了，惜乎山人掛枝兒今日已難於再見。其他各條，有關於文學掌故者不多，也沒有特別可以引起注意的。周亮工云：說郭刻成而說郭所收各書亡，是真有見地的話，若非全帙的找到，則此四則最重要的材料，恐怕不能被我們見到了。

按戲瑕一書，四庫已著錄，提要有云：「引陳鴻長恨歌傳，證說郭飛燕外傳之贗託；以及瑯環記出桑懌集；都志，女紅餘志，皆出好事僞託；葉書僞造李贄諸書，顧氏詩史本唐汝詢作諸條；差可資參考耳。」這也可

以說明希言之證僞書，在戲取中可算是最有意義的。

七 閒情小品

閒情小品二十八種，附野老紀聞一種，華淑輯編，也是當時的閒書之一。惟所選較爲精粹，且多由華淑個人日常抄輯，故尙可觀。書前有陳繼儒，陳所聞，吳天能，張志徵四家述，華淑自述和凡例三則，全書的目次如下：

書紳要語（有引） 睡方書 花寮（有引） 兩窗隨喜 清史 迷仙志（有引） 田園詩 清涼帖 花
間碎事 文章九命（有引） 千古一册 揚州夢 揚州夢補 樂府餘編 酒考 品茶八要 香韻 頌詩雜約
寮言 貯書小譜 書齋清事 禪榻夢餘 煮泉小品（有引） 丹青志 筆餘雜識 伏戎記事 溪山餘話

附錄——野老紀聞

惟細察內容，自煮泉小品以下五種，是否出自華淑手，殊是一問題。因以前各種，首頁題下，皆刻有武陵華淑編字樣，此五種則皆爲陳眉公，不見華淑矣，此其一。其次，則前各種皆短小之作，煮泉以下皆是完整筆記全稿，且與寶顏堂祕笈所載者，完全相同。大約此書付刻後，書賈感到篇幅不大，臨時從祕笈中拉入五種，初未計及破壞了全書的統一性也。故我談閒情小品，將止於煮泉。

書前的自序有云：「今年栖友人山居，泉茗爲朋，景況不惡。晨起推窗，紅雨亂飛，閒花笑也；綠樹有聲，閒鳥啼也；烟嵐滅沒，閒雲度也；藻荇可數，閒池靜也；風細簾清，林空月印，閒庭悄也。以至山扉畫扇，而剝啄每多閒侶；帖括困人，而几案每多閑編；繡佛長齋，禪心釋諦，而念多情想，語多閑辭。閑中自計，嘗欲擇閒地數武，構閒屋一椽，顏曰十閒堂，度此閒身，而卒以貧廢，亦以好閒，不能致也。長夏草廬，隨興抽檢，得古人佳言韻事，復隨意摘錄，適意而止。聊以伴我閒日，命曰閒情。非經非史，非子非集，自成一種閒書而已。」是則閒情小品編輯之動機，已充分說明，其目的，不過在「閒適」而已。

不過這些作品，也並不是毫無意義的。有關修身的部分，如書紳要語，有重要的史料，有優秀的閒適小文。凡例三云：「是編全憑冷眼，半出情腸。寫兩句胸中之野趣，葉葉枝枝；排幾行世外之幽談，閒閒冷冷，不衫不履，看古道蒼苔，一人踏遍。爲醒爲醉，笑空山明月，若個尋來。敢望漆園之名理，或爲東海之清言。」這就是說，此書雖目的在於閒適，其間也有許多的人生大道理。

如揚州夢和揚州夢補兩帙，卽是一好例。所寫陳思王、楚襄王、司馬相如、崔護、杜牧、白居易、蘇東坡諸人的故事，因各人的詩篇，演述成短小美麗的說部，在藝術上是不愧爲佳作的。崔護一則尤佳，清錢尚濠曾抄入買愁集，茲再錄之以概其餘：

崔護初舉進士，不第。清明獨遊都城南，得村居，花木叢萃。叩門久，有女子從門隙問之。對曰：尋春獨行，酒渴求飲。女人

啓關，以盃水至，獨倚小桃柯，佇立而意屬殊厚。崔護起，送至門，如不勝情而入，絕後不復至。及來歲清明，徑行尋之，門庭如故，而戶扇鎖矣。因題詩於左扉云：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祇今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後有聞道人跋，不知是否卽本帙作者也。夢補共七則，不記作者姓氏，意者謂華淑續稿，亦未可知。揚州夢記詩人韻事，樂府餘編則係記名男女歌者佚聞，是中國戲曲史中的好資料。所記有李龜年、李羣玉、張紅紅事。清涼帖一種，是屠隆逸稿的專集，計收道情九首，辭世偈八首，對玉環帶過清江引八首。極可見赤水晚年心情，與冥寥子遊是匹配之作。花間碎事十則，說藝花，說花品，說宜稱，並皆佳妙。特殊是寫花的情韻，花喻美人，尤極想像之能事，而以「情韻」一條爲最：

夫花有喜怒，寤寐，曉夕。潛雲薄日，夕陽佳月，花之曉也；狂號連雨，烈餓濃寒，花之夕也；唇擅烘日，媚體藏風，花之喜也；暈酣神斂，烟色迷離，花之愁也；欲枝困檻，如不勝風，花之夢也；嫣然流盼，清光溢目，花之醒也。曉則空庭大度，昏則曲房與室，愁則屏氣危坐，喜則歡呼調笑，夢則垂簾下帷，醒則分音理澤。所以悅其情性，時其起居也。

文章九命、千古一朋，一寫作家的苦難生涯，一寫千古不磨的友誼，疑與桃花夢並是王世貞作。前者在文人厄運史上是一冊好資料書。睡方書十九則，全是節抄古名家寫山居生活之樂的敘述文字，極誦山居之清雅。如羅大經鶴林玉露中的山居記事，都被選入。雨窗隨喜二十七則類之。所不同者，則前者係輯各人自白其山居之願，而此則純粹的寫預想的山居生活之佈置，以及因節季的不同，應如何的享樂。清史也是

同類的作品，惟所選者全是俳句而已，有如婆羅園清語、花寮一軼，前有華淑自序，其間有云：

素負花癖，而家貧善病，能治園圃。庭前花竹數株，又鮮僮僕。勞苦自愛，不能時時澆灌。長夏空齋，鎮日無事，取古人花木小史，剛擇手錄，題曰花寮。如入漁人桃花源，桑麻雞犬，一一異人，恍有遺世之想。

卽此可以想見其內容。所收都是古往名人藝花的小軼事，和因花而發生的兩性間的細行，凡數十則。香韻專說香，有如香乘之類。迷仙志一卷，所收都是子夜歌之類的情詩。其目爲：

十索六首 五色賦 燕子樓詩八首 回心院詞八闕 雜憶詩二首 春晝 無題詩八首 唐人傳奇小詩四首 清平樂詞四首 六憶詩三首 藥名詩

各詩作者一時已無法查考，傳奇小詩是較難得的。清平樂詞四首，內有二首爲楊用脩所作。田園詩十首，係陳眉公稿，後有華淑跋，說明此詩是眉公至彼頑仙廬時所出示者。酒考、品茶八要，卽題已可想見其內容，不再復贅。頌詩雜約以下五種，多係李義山雜纂性質，如察言說書有可參者四，舉離騷、楞嚴、水滸傳、宗鏡。可謂較有見解。

在當時一般的選集中，此是較精之作。卽此可見明季的「山人」生活，和一班「準山人」所憧憬的夢。以考察的態度讀之，未始無所得；至於要因此以憧憬，以模倣，以與之同化，這不是今日讀此書者應有的態度。

八 煙霞小說

最初看到煙霞小說這書名，彷彿是在絳雲樓書目上，雖也嚮往，意終難致，就不曾設法訪求。日昨書商忽以此書來，大喜過望，急於燈下讀竟之。書爲萬歷庚寅（一五九〇）刊，白綿紙印，原裝八冊，每半頁十行，行十八字，單欄。以其罕見，索價極昂，力所難致，不得已竭全夜力，取其中之重要者，與舊藏之他種叢書本，互相校刊一過。晨起意尤難盡，爰成小記，然後以書歸之，是亦不得已中之聊以自慰法也。

煙霞小說雖罕見，願其所收筆記，大都爲習見之作，全書分八帙。第一帙收楊衙吉之吳中故語，黃暉之蓬軒吳記及別記。第二帙收馬愈（仰之）之馬氏日抄，鹿冠老人杜瓊之紀善錄，王凝齋之掾曹名臣錄。第三、四兩帙收陸祭之庚巳編。第五帙收紀周襄公見鬼事，無撰人姓氏，及徐禎卿異林，祝允明語怪四編，和猥談。第六帙收楊儀（夢異）高坡異纂及陸灼艾子後語。第七、八兩帙收陸延枝說聽。各種都係全文，未加刪節。書前有范欽烟霞小說題辭，文云：

余不佞，頗好讀書，宦遊所至，輒搜羣籍，而尤喜稗官小說。竊怪夫棄此而祇信正史者，譬如富子，惟務玉食，而未嘗由殺海錯，可乎？同年周子籟爲余言，魏恭簡公於書無所不讀，雖小說亦多涉獵。愚謂公理學師也，猶兼好之，况吾輩乎？頃過吳訪陸詒孫，視余抄本小說十餘種，總名烟霞。余方欲集異聞，以是名編，孰知其意已先我矣。遂書于首，識所見略同也。

嘉靖己未（一五五九）春日，四明范欽題。

此書刊於作敍後之三十年，不知亦是覆刻本否？所收各編，除馬氏日抄紀周襄公見鬼事，紀善錄，掾曹名臣錄等四五種外，大多散見明清刊行的叢書中，如續說郛，古今說部叢書等，而後者所收亦是全帙。如故語，皇明百家小說所收亦是全卷。別記，亦有百家小說本，惟刪去十一則：

郭媪 傅俊生二子 袁某 變倒馬坡 王某 徐誌點僧 仙遊廟 狼狐 王勇

吳記，似亦見過，倉卒間不能憶及在何書矣。此記所錄，上卷多當時名公大臣軼事，下卷亦以人物紀為主，祇為類較雜。其可記者，祇小玩具二則。其一說王癩子，謂「王出刻小童置案上，長可三寸，眉目咸具，手足能動。王索碗貯水，鼓掌呼童子浴。童躍入水，作澡浴狀，須臾躍出。」其二云：

南京一樂工，能刻木為舟，大可二寸，篷、楫、舵咸具。兩人對酌於中，壺觴盈釘滿案。一人握楫，一人還舵，皆有機能動。置之水中，能隨風而行，略無欹側。一舟必需白金一兩，好事者競趨焉。殆與古之棘猴者無異。

紀善錄一卷，大都為記「善」之作，殊無可取。掾曹名臣錄係顧璘國寶新編之類，所記共十三人：劉敏、李友直、徐晞、楊時習、沉鍾靖、平思忠、胡鼎、王堂、曾仍、劉本道、王愷、單安仁、李質。馬氏日鈔他處似未見過。馬愈，吳郡人，其子目為：

李廷珪墨 擒虎 門字脚 搏肉狼 奇盜 井氣 獨醜怪 胡宗伯 塞井 四指揮松 十八藝 異驪

番藥 印毒所產 慈皮袋 蟹蓋圖 舵槳袋 水火稱毒 石鬪 犀毗 蝦蟆 回香料 牌額 方城石 特迥
 香 風異 狄梁公碑 朔漢三銘 常州二守 私印對偶 徐尙書 談公綽 正統 破韓令 牛羸鬥虎 藝花
 法

凡三十六則，亦多異聞之類。以文字說，余頗喜蟹蓋圖一篇，記畫之佳作也。李廷珪墨一則亦有趣，說大內李氏一墨，磨歷六百年，尙未磨完。茲錄其較短而有意義的門字脚一則，以見馬氏作風。

「門」字兩戶相向，本無勾踢。宋都臨安，玉牒殿災，延及殿門。宰臣以「門」字有勾脚，帶火筆，故招火厄，遂撤額投火中，乃息。後書門額者多不勾脚，我朝（明）南京宮城門額，皆詹孟舉所書，北京大明門額等，皆朱孔陽書，「門」俱無勾脚。

表：
 庚己編四卷，百家小說所節甚少，說部叢書則已全錄，其最可稱者爲洞簫記一則，百家小說曾以此篇另作一帙，予以說部叢書，百家小說與烟霞小說三種對勘互校，其相異處，大多沿誤，無大差別，異同有如下

烟霞小說 著方空。紗袍 插。銀燈上	百家小說 著方錦。紗袍 插。銀燈上	說部叢書 著方錦。紗袍 燃。銀燈上	烟霞小說 暫遊此世中。 美人雖	百家小說 暫遊此世間。 美人雖	說部叢書 暫遊此間。 願。美人雖
-------------------------	-------------------------	-------------------------	-----------------------	-----------------------	------------------------

<p>心念昨者佳麗 逡巡 酒味醇冽 昨聽得蕭聲 聲不能按也 逡巡越明夕 夜向深矣 卿舉一念 多言河畏身此 每一舉念 及諸仙人 輒於辭 從久江來</p>	<p>心念昨者佳麗 逡巡 味醇冽 昨聽得蕭聲 聲不能安也 逡巡越明夕 夜向深也 卿舉一念 多言河畏身自 每舉念 及諸仙 輒於辭 從九江來</p>	<p>心念昨日佳麗 逡巡間 酒味醇冽 昨聽蕭聲 不能解也 逡巡去越明夕 夜深矣 卿一舉念 多言可畏身此 每一舉念 及諸仙人 輒於辭 從九江來</p>
<p>數百顆 方便致之 白袍老人 亦有舊識 微諍罵者 聞呼捲簾 而輒背之 相見愧未 何復云云 夫人吾誠負心 管蒙顧覆 如前語云 踪跡其鏡</p>	<p>數百顆 便方致之 白袍老神 亦有舊 微諍罵者 呼捲簾 而乃背之 相見愧未 何復云 夫人吾誠負心 管蒙顧覆 如前話云 踪跡其鏡者</p>	<p>數十顆 方便致之 白袍老人 亦有舊識 微諍罵者 聞呼捲簾 而輒背之 相見愧否 何復云云 吾誠負心 管蒙庇覆 如前語云 踪跡其鏡</p>

紀周襄公見鬼事，內容如題所示，無足述者。祝允明語怪四編，說郭績集雖收之，惟刪去二十三則，餘者不及半矣，然其最佳之桃園女鬼，則仍在也。異林一卷，說郭本全收，中惟女士五條，與文學稍有關係，蓋介紹四女詩人，二殺虎女勇士。說金陵妓者云：「金陵妓者徐氏，亦有文藻，作春陰詩，末韻云：楊花厚處春陰薄，清

冷不勝單袂衣，亦爲清唱。」詩句最佳，然亦符合其身分也。其次當推孟淑卿一條：

孟淑卿，姑蘇人，訓導澄之女，有才辯，工詩，自以配不得志，號曰荆山居士。嘗論宋朱淑真詩曰：「作詩須脫胎化質，儼詩無香火氣，乃佳。女子鉛粉亦然。」朱生故有俗病，李易安可與語耳。」爲士林所稱。然性疏朗，不忌客，世以此病之。篇什甚富，零落已多，最傳者數篇，悼亡詩云：「斑斑羅袖濕啼痕，深恨無香使返魂。豈蕊花開人不見，一簾明月伴黃昏。」又春歸云：「落盡棠梨水拍堤，淒淒芳草望中迷。無情最是枝頭鳥，不管人愁只管啼。」……真欲與文姬、羽仙輩爭長。

允明猥說，他處屢見，可不及。陸灼艾子後語，屠本峻曾收之山林經濟籍，并東坡諸家作，稱五子諧策。楊夢羽高坡異纂，說部叢書亦曾收其三卷全文，所記亦不外「異事」。說聽二卷，說部叢書亦并見載第六集中，所記亦以「異事」爲主。大概此叢書之所以題爲煙霞小說，其因當是在此。蓋輯得各種，其記錄中心，固無不在此也。書雖名貴罕見，然竟有機緣一讀，殊是快事，匆忙記完，真不免洒然矣。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日。

九 古今譚概

郭石其兄自嘉興買書回，以一殘冊見遺，展視之，乃馮夢龍之古今譚概也。夢龍著有此書，曾見前人書目，惟今已難得，獲此殘冊，亦殊可喜，所存一冊，爲第五至第九，其目爲謬誤、無術、苦海、不韻、辯嗜五部。內容係輯錄古今實事，分類編排，各系題目，每部首有夢龍自爲小引，起句作「子猶曰：『如謬誤引云：

「……齊有人命其狗爲富，命其子爲樂，方祭，狗入於室，叱之曰：『富出。』其子死，哭曰：『樂乎！樂乎！』人以爲誤

也，而孰知其非誤也。然而不可謂非誤也，夫不誤猶誤，何況真誤？集謬誤第五。」所集譚概，也都類此，以風趣幽默見長，而「俗不傷雅」。所收凡五十二題，各題所含，有時多至五六則，時有附跋。選抄二則以概其餘。其一題鬼誤，錄二之一：

續笑林：有赴飲夜歸者，值大雨，持蓋自蔽，見一人立簷溜下，卽投傘下同行。久之，不語，疑爲鬼也。以足撩之，偶不相值，愈益恐，因奮力擠之橋下而趨。值炊糕者晨起，亟奔入其門，告以遇鬼。俄頃，復見一人，徧體沾溼，踉蹌而至，號呼有鬼，亦投其家。二人相視愕然，不覺大笑。

其二題誤哭，文云：

今春，吾蘇北教場演武，故事碗手三人，試三碗，碗不響，有罰。第二碗，偶走藥，火噴面黑，其人詣河頭洗滌，而第三碗，藥線甚遲，碗手懼責，以口吹之，碗忽發，破頭而死。而第二人之婦，初時聞其夫爲碗傷，倉皇來視，卽見死屍橫地，以爲夫也，便大哭。第三人之婦亦來同看，反以好言解慰。俄而第二人至，第三人之婦放聲舉哀，而前婦收淚轉爲解慰焉。

這都可以說是人生的小諷刺，全書都是如此，不過有的并不引人發笑而已。第六爲無術，計有五十一題，其引甚短，亦是一極妙小文。曰：

子猶曰：夫人飯腸酒脯，不用古今浸灌，則草木而已。溫岐悔讀南華第二篇，而梅詢見老卒臥日中，羨之，聞其不識字，曰更快活。此皆有激言之，非通論也。世不結繩，人不面牆，誰能作聾瞶相向，但不當如禰正平開口尋常相罵耳。集無術第

六。

所舉事實，如說韓信云：

黨進領許昌，有說話客請見。問說何事？曰：說韓信。即杖去。左右問之，黨曰：對我說韓信，對韓信亦說我矣。

事殊幽默，且可作說書史的參證。問歐陽修云：

謝無逸閒居，多從衲子遊，不喜對書生。有一舉子來謁，坐定曰：每欲問公一事，輒忘之。嘗聞人言歐陽修果何如人？無逸熟視久之，曰：舊亦一書生，後甚顯達，嘗參大政。又問能文章否？無逸曰：文章也得。無逸子宗野，時七歲，聞之，匿笑而去。

夢龍作小跋曰：「此等舉子，如何喚作書生？惟不喜書生，故來謁者有此等舉子。」事妙而跋尤妙。

司馬相如宮刑云：「相國袁太冲，同二縉紳在賓館中坐久。一公曰：司馬相如日擁文君，好不樂甚！一公曰：宮刑時却自苦也。袁閉目搖首曰：溫公吃一嚇！吳趸人寫上海的斗方名士，有類乎此，初以為過分誇張，不謂古已有更甚於此者。」

倒語一條，說誤「翁仲」為「仲翁」，此已習見，又一則却不習見，錄之：「又水南翰記云：英廟大獵時，有祭酒劉某和詩，以珣弓作弓珣。監生詩誚之曰：珣弓難以作弓珣，似此詩人欠致標。若使是人為酒祭，算來端的負廷朝。」此外尚有祭文一條，亦甚佳：

「瀟浪云：黃陂季生無學，好弄筆。求人文稿，曰：文稿。見耒耜曰來報。見唾咳曰垂亥。每于尺牘中用呵呵。稱醫家曰國

首。簡褻曰簡藝。租糧曰相量。寫人號下又加尊號失記。寫過己名，又書名具別幅。此等不可勝數，傳爲笑談。一日母死，託邑人段祺作堂祭文，段代書言曰：

某年月日，兒某舉亡母柩就封某山。某不敢索文稿於人，謹寫其胸中所有而言曰：嗚呼！躬乘來報，二十餘年。垂亥不聞，又經一年。人皆呵呵，我淚如泉。方母病劇，國首難尋。倉忙舉事，簡藝殊深。大荒之後，相量少足。諸親俱在，無人不哭。尊號失記，母心如燭。含有姓名，具在別幅。」

其爲諱殊甚。

苦海部計三十三題，引云，「昔鄭光業兄弟，遇人獻詞句有可嗤者，輒投一巨皮篋中，號曰苦海。」其來源並內容如此。如盧延讓條云：「盧延讓業詩，二十五舉，方登第，卷中有狐衝官道過，狗觸店門開之句，張濬每贊之。又有賊貓臨鼠穴，饑犬舐魚砧，爲成汭所賞。盧謂人曰：平生謁盡公卿，不意得力於狐狗貓鼠。」此言可謂諷盡世人。

雪詩計二條，其一爲習見的「黃狗身上白」，其二爲「陸詩伯雪詩云：大雪洋洋下，柴米都長價，板橙當柴燒，嚇得床兒怕。又云：玉皇大帝賣私鹽，一個蘇州拖麵煎。又云：不聞天上打羅櫛，滿地紛紛都是麵。又曰：昨夜玉皇哀詔到，萬里江山都帶孝。」此則「洋洋下」一首實不弱，不知因何不傳。又嘲對偶者云：

「李延彥獻百韻詩於上官，中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惻然曰：君家凶禍，一至於此？延彥曰：實無此事，圖對

偶親切耳。一客謔云：何不云愛妾眠僧舍，嬌妻宿道房，就得保全兄弟。」

可謂罵盡。後來的笑林廣記選載之。此卷末，又附九字詩一條，頗新穎，文曰：

「中峯和尚有九字梅花詩云：

昨夜西風吹折千林梢，

渡口小艇滾入沙灘坳。

野樹古梅獨臥寒屋角，

疏影橫斜暗上書窗敲。」

又引盧贊元《餘韻詩》，惟不及此自然。夢龍跋云：「詩云不佳，然自一畫以添至於四言五言七言極矣，復九之，必且十一十三以至無窮，如吳中之急口山歌而後已。故附於笑末，以爲文勝之戒。」是夢龍蓋不同意於九字長詩者。

不韻計五十目，小引亦佳，文云：

「子猶曰：語韻則美於聽，事韻則美於傳。然韻亦有夙根，不然者，雖復吞灰百斛，洗胃滌腸，求一語一事之幾乎韻，不得已。山谷常嘲一村叟云：濁氣撲不散，清風倒射回。此猶寫貌，未盡傳神。極其伎倆，直欲令造化小兒羞澀，何止風伯避塵已也？」集不韻第八。」

所記大多爲反常和惡癖，如花仇二則：

「唐韓弘罷宣武節度，歸長安私第，有牡丹雜花，命剷去之，曰：吾豈效兒女輩耶？」

「揚州瓊花，天下無雙，煬帝特移栽金陵，而枝葉枯瘁。帝怒，乃杖八十發回，復活一年而死。」

怒而杖花，殊爲奇事。清帝記崇禎怒而鞭石，大概仿此。記後有夢龍跋，涉想殊韻，「普天花王，何必金陵？違性受辱，失此良種。惜不遇花太醫，爲花神洗瘡止痛耳。」

其意亦可見也。黨進畫真云：

黨進命畫工寫真，寫成大怒，詰畫師云：我前時見畫大蟲，猶用金箔貼眼，我消不得一對金眼睛？

當中記黨進不少，大都類此，蓋黨爲一不識字之人也。故無術部有黨進讀書一則，說：

「朝廷遣防秋，陸辭，故事例有敷陳。進把笏前跪移時，不能道一字。忽仰天頰厲聲曰：朕聞上古，其風朴略，願官家好消息。侍衛掩口。後左右問曰：太尉何故念此二語？黨曰：要官家知我讀書。」

最後一卷爲癖嗜部，凡五十八題，其意卽題可見，前引也不過闡明而已。故其內容，僅就小題，亦自可見，不必徵引全文。夢龍曰：「天授既殊，情緣亦異，盈縮愛憎，自然之岐也。鯉且甘帶，鴟鴞嗜鼠，甲棄乙收，孰正唐陸哭笑之是非！」其輯錄此部之態度固如此。擇錄其目之一部分如次：

茶 就飲 善飲 食憲章 善啖 瓜韭 脯臛 噉梅 食性 好睡 書 墨癖 吃墨看茶 好草聖 蘭

亭癖 碑癖 畫癖 好古 吟癖 弄葫蘆 愛李杜詩 好唱 好音樂 琵琶 毯 弈 變陸 好獵 禽癖 狗馬
 花癖 雜妓 眉癖 好外 好談好客 譽人癖 好好先生 好佛 好施 驢鳴口 愛醜 好臭脚 笑癖
 哭癖

錄畫一則爲例：

宜與吳滄洲性嗜書畫，弟惟積粟，清士常鄙之。會有持徽宗題跋十八學士袖軸來售者，價索千金。弟如數易之，置酒燕兄，及嘗鄙己者。酒半，出以相視，兄驚嘆曰：今日方與平時鄙俗扯平。

其他各則，大多言「癖」無「諷諭」者，不過有的「癖」是過於離奇而已。古今譚概內容大體如此，爲時所限，不及詳考，但即此也可略見全書的內容了。

十 雪濤小書

襟霞閣將刊冰華生雪濤小書殘本，惟不詳冰華生姓氏。按冰華生爲江進之（盈科）別署，與袁宏道爲摯友，曾爲袁作敝篋等集序。袁與江尺牘，載集中者也不少，哭江詩尤足見兩人交情。小修曾爲之作傳。伯修也有與江綠羅書。著作有雪濤閣集十四卷，不多見。去歲曾向某藏書家借得一讀，並選抄一小冊。最後一卷爲小說，實則寓言而已。

雪濤小書是閒情之作，全書共四種，計譚叢二卷，閒紀一卷，諧史一卷，詩評一卷。襟霞閣所刊者，約係此書之下半部。寶顏堂祕笈收雪濤叢談一種，即譚叢選本。說郛續集內之雪濤詩評，即由詩評中轉錄。惜續集重印本，閩秀一篇，已有目無文。四種之中，當以詩評爲最佳，但這也許是由於我的偏嗜。至文集中的「小說」，則另係他稿，與譚叢並無關係。

進之忠君愛國之忱，極爲熱烈，又最關心民衆困苦，於正集中，於小說中，時時可以見之。蜂老人一篇是其代表。讀進之書，我謂其使感到不快者在此，其優越處也在此。

這裏，還是說他的詩評吧。詩評是詩話體，也是詩論體。在形式上的特點，是不採取一般詩話的雜亂排列法，而是分類的述評。在內容上，則「論」多於「述」，又顯然是一部詩論。進之對於詩的理解，全般的從里面可以看得出來。如用今篇所說：

「夫詩人所引之物，皆在目前，各因其時，不相假借。非不欲假，目到意隨，意到筆隨，自不暇舍現在者而他求耳。至於引用故事，則凡已往之事，與我意思互相發明者，皆可引用，不分今古，不論久近。蓋天下之事，今日現在則謂之新，明日看今日即謂之故，居今之世，做今之詩。」

和公安「信腕信口」的主張，是完全一致的。故此開頭的第一篇，即力詆王李的模古。他主張「求真」，曰：「善論詩者，問其詩之真不真，不問其詩之唐不唐，盛不盛。蓋能爲真詩，則不求唐，不求盛，而盛唐自不能

外。苟非真詩，縱摘取盛唐字句，嵌砌點綴，亦只是詩人中一個竊盜掏摸漢子。」（求真）這都是說明進之在文學主張上完全屬於公安體系的證據。

閩秀詩評可說是一卷閩秀詩選，於詩後各系小評，詩前略附小傳，計新選約二十餘家，評也無可取處。諧史我已三見，初見於徐文長祕集，再見於鍾伯敬十五種，此第三種也。前二種係展轉抄襲，既非出於徐文長手，亦非鍾伯敬所錄。進之諧史所不同於前二種者，則此冊所及，都是當時所發生事，或朋輩中事。如記袁宏道一則云：

「袁中郎，諱宏道，與予分宰長吳二邑。中郎操敵懸魚，其於長安貴人，一無所問餽。時阿兄諱宗道，官翰林編修，予嘲中郎曰：他人問餽，以孔方爲家兄，君不問餽，乃以家兄爲孔方耳。中郎亦復自笑。」

又云：

「袁中郎在京師，九月卽服重綿。余曰：此太熱，恐流鼻紅。其弟小修曰：不服，又恐流鼻白。」

是都有關於作家的文獻。其他如李空同等，卽多涉及。所述趣事，也多有可取。如楚中顯者一條云：

「楚中有顯者，其居室也，常苦嬌庶不陸。卽賓客在堂，往往聞聲自內徹外。偶一詞客謁顯者，值其內闈。顯者欲藉端亂其聽，會廳上懸鳩鵲一幅，指謂詞客曰：君善品題，試爲老夫咏此圖可乎？客因題曰：鳩一聲兮鵲一聲，鳩呼風雨鵲呼晴，老天却也難張主，落雨不成晴不成。噫，可謂捷才也已。」

類此者甚多，未能一一舉。此書又名互史外編，查互史一書，爲潘之恆編，未見，不知其內容何若。此外編不知是繼潘之作否？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初版

中國俗文化研究

全一冊

實價一百六十元

不許翻印

定價480元

著

者

阿

英

行者

中國聯合出版公司

刷者

中國聯合出版公司

行所

中國聯合出版公司

代售處

各大書局

12
712244
3

2

712244

3

1950年10月10日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北京